



新

思

潮

要目

- | | |
|-----------------------------|-----|
| 軍閥混戰的社會基礎 | 黎平 |
| 改組派在革命現階段上的作用
及其前途 | 谷孫 |
| “馬克思主義之批評”的批評 | 鄭景 |
|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
克思主義的“科學”？ | 王島 |
| 什麼是“民生史觀”？ | 谷孫 |
| 軍閥混戰成癡一覽 | 朱啟賢 |
| 工人政黨土地政綱的修正 | 谷孫譯 |
| 文明是建築在資產制度之上
嗎？ | 烈英 |

6



《新思潮月刊》影印本出版說明

《新思潮月刊》，創造社后期綜合性刊物，內容着重介紹馬克思主義、蘇聯的情況，並對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了批判。1929年11月15日創刊，25開本，第2、3期為合刊，1929年12月15日出版，第4期1930年2月28日出版，第5期為《中國經濟研究專號》，1930年4月15日出版，第6期1930年5月15日出版，第7期1930年7月1日出版；先由新思潮社發行，第5、6兩期由江南書店發行，第7期改名為《新思想月刊》，由新思想月刊社發行。執筆者有彭康、李一氓等。1961年3月根據原書影印，共印900部。

上海文藝出版社

內部發行

統一書號：10075·1078

定價：1.30元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新思潮月刊

第六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 思 潮

第 六 期

目 錄

- | | |
|----------------------------|-----|
| 1. 軍閥混戰的社會基礎 | 黎 平 |
| 2. 改組派在革命現階段上的作用及其前途 | 谷 蔭 |
| 3. “馬克思主義之批評”的批評 | 鄭 景 |
| 4.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 王 昂 |
| 5. 什麼是“民生史觀”? | 谷 蔭 |
| 6. 軍閥混戰成績一覽 | 朱破雲 |
| 7. 工人政黨土地政綱的修正 | 谷蔭譯 |
| 8. 文明是建築在資產制度之上嗎? | 劉 奕 |
| 9. 編輯後記 | 編 者 |

- | | |
|-----------------------|------|
| 7. 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 | 王 昂 |
| 8. 希臘哲學發展之三階段 | 林非譯 |
| 9. 讀『中國封建社會史』 | 杜 荃 |
| 10. 二本國家論底介紹 | 谷 蔭 |
| 11.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俄國革命史 | 潘文鴻譯 |
| 12. 一九二九年中國關於社會科學的翻譯界 | 君 素 |

第 四 期 要 目

- | | |
|-------------------------------|-----|
| 1. 中國的社會到底是甚麼社會？ | 丘 旭 |
| 2.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
的科學？ | 王 昂 |
| 3. 新文化運動與人權運動 | 彭 康 |
| 4. 馬克思主義精粹 | 吳黎平 |
| 5. 領事裁判權之『自動的撤銷』 | 谷 蔭 |
| 6. 銀價暴落的原因及其影響 | 鄒 景 |
| 7. 評『學生團體組織原則』 | 牛 彝 |
| 8. 談郭眞先生的中國『農民問題』 | 胡 平 |

第五期要目

中國經濟研究專號

- | | |
|------------------------------------|------------|
| 1. 中國經濟的性質 | 潘東周 |
| 2. 中國土地問題 | 吳黎平 |
| 3. 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 | 向省吾 |
| 4. 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
其發展及其前途 | 王學文 |
| 5. 中國勞動問題 | 李一氓 |
| 6. 中國商業資本 | 向省吾 |
| 7. 中國歷史上兩次最大的農民暴動 | 鄒 農 |
| 8. 書評
(一)評『中國土地政策』
(二)評『中學生』 | 吳黎平
馬訓政 |
| 9. 五一革命之意義 | L |
| 10. 由「三一八」說到學生與政治 | 牛 霖 |
| 11. 巴黎公社之收權教訓 | 李德謨 |
| 12. 統一譯語草案 | 編輯部 |

軍閥混戰的社會基礎

黎 平

(一) 軍閥混戰的基本原因

自黨國「統一」中國以來，差不多有兩年了，但是所謂「統一」，不過是一種空中樓閣似的幻象，很快地全國又陷於繼續不斷的軍閥混戰之中，人民所受的剝削與摧殘，是愈益深刻與慘酷了。

在這個「民生」陷於「奄奄待斃」的時候，我們老百姓已經嘗够了黨國「建設」「調改」的恩惠，我們不能如此繼續下去，我們應該掙開眼來，把兇狀看一個徹底，來

找得我們的出路。

我們要反對軍閥混戰，先要明瞭軍閥混戰所以發生的原因。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們應該從經濟上政治上各方面地去分析。我們以前曾經說過『黨國』是不能統一中國的，因為牠絲毫不能解決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的矛盾。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所作的預言，是完全得到證實了。自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遭受暫時的失敗之後，革命所提出的任務，顯然是一絲一毫的沒有得到解決，現在軍閥混戰自然是反動統治勝利的必然的結果。

現在我們來分析軍閥混戰的基本原因，究竟是什麼？

第一，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帝國主義矛盾的反映。自黨國勝利之後，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勢力，是絲毫不曾減少。在『革命』外交的優待之下，帝國主義者確實是得了不少的實益。帝國主義非但沒有像取消派所說，『向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讓步』，而且反在各條戰線上採取進攻的形勢。在政治上，各帝國主義爭着搶奪各種的特權，在經濟上，各帝國主義更拼命擴充自己的市場。美國攫取了中國的航空權等，英國獲得了海軍的『整頓』權等，日本也在經濟上政治上得到了許多的『特惠』權。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成績，確實是斐然可觀，帝國主義是益發厲害

地壓制着中國小百姓們的生命。

但是在這個，競搶肥肉的過程之中，自然是免不了要發生『爭吵』。世界經濟的危機，使帝國主義不能不更加緊的向中國進攻，更厲害的剝削中國，擴大自己市場，來補救自己國內經濟的恐慌。在全世界上，各帝國主義間，特別是英美二大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日益尖銳與深入，大家都在秣馬厲兵準備着堅決的肉搏。倫敦海軍會議的失敗，明白地表現出帝國主義衝突之不可調和與日趨緊張。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帝國主義的矛盾，自然首先反映於相互衝突最厲害的地方，反映於中國。正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獨佔的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即是說，名義上獨立的許多帝國主義國家所共有的殖民地；各帝國主義國家，利用自己的政治工具，來擴大自己的勢力，來攫取更多的經濟利益。所以帝國主義本身的矛盾，不可免的首先要反映於帝國主義工具之間，而形成各派軍閥的衝突與混戰。民國以來，那一次較大的內戰，不反映着帝國主義利益的衝突？近年以來，在國府統治之下，亦何莫不是如此。蔣桂之戰，蔣張（發奎）之戰，蔣馮之戰，蔣唐之戰，以及最近的蔣閻之戰，那一次不反映出帝國主義的矛盾（一看帝國主義報章的宣傳，即可以明瞭。）各帝國主義

4 軍閥混戰的社會的基礎

在把中國分成許多勢力範圍，日本佔據了北方，英國佔據了南方及中部揚子江流域一部；遲到的美國，沒有佔據着一定的勢力範圍，牠於是提倡門戶開放，以其金錢權威，盡力利用南京政府，想來造成美帝國主義領導之下的「中國的統一，」使之可以獲得最大的剝削權：所以美帝國主義竭力鼓吹中國統一，（自然是美國影響之下的統一）而英、日帝國主義者，則竭力反對，主張維持地方政府的權利。南京政府主張「統一軍權，政權，財權」，可是南北兩方大軍閥，則私極反對，於是每次編遣之後，就跟着爆發內戰，英日帝國主義，用盡一切力量，來保持自己的勢力剝削範圍，不許他人侵入；掌握全世界經濟牛耳的美國，那裏能夠容許此種情形，繼續存在下去呢！所以英日與美國之間的衝突，就反映於中國各派新軍閥的衝突，而產生繼續不斷的軍閥混戰。

帝國主義是全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統治者，帝國主義本身的矛盾和衝突，是軍閥混戰的最大的根本的原因，不了解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及其本身的衝突，那末我們就不能明白了解軍閥混戰的實質。

第二，在各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中國劃分成許多經濟的區域，各區域各有牠們特殊的經濟中心，而成為各該

帝國主義經濟系統內的有機部分。在中國沒有歐美各國那樣，能夠影響全國政治經濟的中心城市，因勢力範圍的劃分，各區形成割據的形勢，在經濟上政治上以某一帝國主義為後盾，可以形成相當的獨立的形勢。譬如中國南部，在英帝國主義領導之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經濟區域，牠有牠的特殊經濟系統及經濟中心——香港，牠包括兩廣及福建南部一帶，在英帝國主義護翼之下，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不受其他地方的重大的影響。在東部以上海為中心，影響蘇浙皖贛各省（五省總司令的區域！），在華中，以漢口為中心，影響於鄂湘川贛（一部分）各省，牠是和上海區密切相聯的。在這兩區之內，最大的勢力，還是屬於英國，可是近年以來，美國對於這兩區的進攻，特別厲害，美帝國主義的影響，確有極大的增長。在北方，又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經濟區域，牠以天津青島為中心，影響於直魯豫晉陝各省，牠的經濟，具有另外一種性質與系統，最大的帝國主義力量，自然是日本。至於東三省那更是一個完全與中國本部不同的區域；在中國本部帝國主義利益，還可說是相互錯綜的，可是東三省則差不多可以說完全由日本獨佔的殖民地。一切經濟政治，都完全在日本帝國主義操縱之下，日本不許其他帝國主義侵入也不容某個違抗牠

的命令的將軍驅起(郭松齡的例)，這是日本的特權區域，是日本對華政策的結矢。

除東三省以外，其餘勢力範圍的劃分，自然不是絕對的，在這些勢力範圍中，各帝國主義國家都在互相競逐。居領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勢力，竭力鞏固並擴大自己的權力，排斥其他帝國主義的力量，他們各在這些區域裏，造成自己的經濟系統及政治工具。

在帝國主義籠罩之下，在這些經濟區域裏，就各形成特殊的階級集團。此種帝國主義勢力範圍內的經濟的基礎，首先形成了買辦資本；帝國主義利用買辦資本及地主階級，作為牠的經濟政治侵略的工具；買辦資本與地主就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在每一經濟區域裏，都有一個特殊的階級集團，他在經濟上政治上依靠着某一帝國主義國家，與之發生機體上的聯繫，而對於國內其他經濟區域的統治集團，則常時發生尖銳的衝突（這是與帝國主義矛盾相適應的）。所以在各區階級集團之間，就因着帝國主義矛盾的增長，而自身利益上的衝突，也更是厲害；這樣衝突，就成為軍閥混戰第二個有力的原因。

各區經濟的發展，自然是極不一致的，因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區階級集團內的成分與性質，亦各有不同。譬

如在兩廣一區的統治階級集團內操主要作用的，是買辦資本與地主階級；民族資本的作用很小；在上海區因工業比較發展，所以民族資本的作用，就比較兩廣大些，不過這種民族資本都是與買辦資本及地主階級有密切的聯繫的，實際上最大的經濟權力，還是握在買辦資本的手裏。在北方區，經濟發展比較更要落後些，那裏操主要作用的，就為地主階級，次之的買辦資本，至於民族資本，則作用較上海小得多。所以因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各個階級集團的成分，各有差異；不過因此絕對不能說，某一集團，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某一集團是代表封建利益。而某某兩派軍閥的混戰，就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的戰爭。這是絕頂錯誤的，因為由此可以引申出絕頂荒謬的結論，說資產階級既為反對封建而戰，則這一戰爭在客觀上就要帶着進步的作用。不，我們決不能這樣的說。我們祇能說，因為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某區階級集團所包含的資產階級成份，比較別一區來多些，前者所代表資產階級利益，比較後者多些。但絕對不能因此說前者代表資產階級，後者代表封建，因為兩個階級集團內，都包含着各種階級成分，包含地主買辦資本及資產階級分子。取消派分子以為南京是資產階級政府，代表着資產階級利益；如果這樣，

那反抗南京政府的，不就是封建餘孽了嗎？（這正是南京方面的宣傳）這樣的話，祇表示他們絲毫不懂中國經濟情形，不知分析中國階級關係，而閉着眼空想。

所以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結果，把中國割成好多經濟區域；而在這個經濟基礎上，形成利益不同，常相衝突的各個階級集團，使之成為軍閥混戰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第三，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在各省就產生中國特殊的軍閥制度。這些軍閥，是封建式的政治代表，他們一方面代表該區統治階級集團的利益，他方面又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帝國主義利益及各階級集團利益的衝突，就由軍閥來具體的執行。在這上面，我們不應該忽略軍閥本身的地盤觀念（正因他們是封建的政治代表）。他們多想擴充自己的政治勢力，割削區域，尤其是想攫得富庶的幾省，特別是沿海的口岸與大城市。因為這種攫取，對於他們本身力量的發展，有極大的關係，一，他們可以從這上面，獲得更多的財富來源，以充實自己的腰包，並擴大自己的兵力；二，在大城市裏，有很多物質的基礎（如兵工廠，大銀行大商店等）可供他們的敲榨與利用，以增厚自己的兵力及政治勢力；第三，軍閥特別注意於大的海口，因為有了這些海口，他們首先可以與帝國主義主人發

生密切的聯絡，得到他們軍火上及其他物質上的接濟，以儘量擴充自己的力量。譬如蔣桂之戰時，馮系想攫得上海附近的豐饒區域，而南京則思統治武漢重鎮及廣東富區。蔣馮之戰，也是如此。馮玉祥僻居於陝甘貧瘠災荒之區，他盡力的向武漢及山東方面發展以求獲得富區重鎮及其有名的兵工廠，或是攫得山東方面的海口，以便與外方帝國主義發生聯繫，所有這些，都證明軍閥本身的地盤爭奪，是軍閥混戰的第三個重要原因。

軍閥在客觀上是帝國的工具，可是我們決不能由此就以爲某系軍閥勢力的失敗，就是某一帝國主義的失敗。固然，一系軍閥的失敗，會使那幫助牠的帝國主義受到相當的損失，可是帝國主義在牠失敗之後，儘可以另外再造出別一個工具。因爲某一區域，既在經濟上政治上均處於某一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所以代之而起的另一軍閥，在名義上儘管服從中央政府，在實際上還是不能不做該帝國主義工具。這樣，帝國主義的統治，就產生無數的軍閥，而使中國在其統治之下，永沒有統一的可能。

以上是軍閥混戰的最主要的原因。此外還有一點要附帶的說，就是廣大民衆不滿的增長亦相當的促進了軍閥戰爭的爆發。在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之下，勞苦羣衆對於統治

階級的仇恨及其鬥爭的情緒，不絕增長。於是某系軍閥爲『燃藉』民衆起見，把一切罪狀，加到對方的軍閥身上，使民衆轉移其視線，仇恨對方的軍閥，而企圖以此緩和反對自己的革命運動。所以在軍閥混戰之初，各方軍閥，都痛詆對方，認爲是『民衆一切痛苦』的根源，馮以此抵馮，蔣以此抵蔣，其目的還是企圖轉移羣衆的視線，以緩和反對自己的革命運動而已。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軍閥混戰的真正原因。牠是帝國主義統治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帝國主義把中國割成許多勢力範圍，許多經濟區域，牠們把各該區歸屬的自己的經濟系統之下，而形成各省割據的形勢。所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統治，不根本推翻，則中國真正的統一，沒有希望，中國軍閥的混戰亦不能停止。各派軍閥，各代表該區階級集團的利益，要消滅軍閥制度，就要根本改造各個的經濟關係，消滅各區的反動階級集團的統治。可是能夠完成這個任務的，祇有偉大的工農革命。

(二) 軍閥混戰的現狀

蔣桂，蔣馮，蔣唐，戰爭之後，蔣閥的戰爭又開始了。在元旦時國府大開勳章暨辭褒獎的閱『同志』，不三

月，已成『黨國府』的大敵。自然，關『同志』，和中央國府再多打一次或幾次仗都不要緊，至多不過多送幾萬幾十萬人作砲灰，而在首都或許又可以大開其歡迎會慶祝會，頌揚勞苦功高的總司令們的偉大殺人之功，而國府又可以大發其勳章，青天白日章等等，豈不痛哉，豈不快哉！

但是苦頭是我們小百姓吃的，一切負擔，都落在我們的肩上，小百姓的『民生』，不僅是絕頂困難，而且簡直是不可能了，在這上面他們自然不肯相信黨國要人的堂皇美麗的辭句，他們要從酸苦的經驗中尋求真理，而找出出路來。可是這是另一方面的問題。我們現在且看這次蔣閻之戰的社會基礎，在什麼地方？

要明瞭蔣閻以及蔣馮戰爭的根本原因，我們應該詳細考察國府『統一』中國以來的北方政治經濟形勢。

我們先來看經濟上的情形。自北京失去首都地位以後，北方的經濟情形，更是絕對的惡化。普遍的災荒，又給北方的經濟的致命的打擊。生產的低落，商業的衰廢，災民的衆多，負擔的加重……所有這些，都使北方區的經濟，陷於絕頂深刻的危機之中。這種經濟的危機，自然要絕大的影響於統治階級集團，及其帝國主義的主人翁。

北方區的統治階級集團，痛恨蔣所領導的上海區統治階級，奪去了北方區的優越地位，牠要恢復以前的經濟政治勢力，所以竭力反對南京政府，而主張首都北遷至平。同時統治北方的帝國主義主人翁——日本——雖然和南京也不無一夜之緣，可是常住權究竟還是握在牠的最大敵人——美帝國主義——的手裏，因之，日本盡力企圖在北方另立自己的政治工具。

由此可以得出蔣閥以及蔣馮戰爭的主要原因。

一，最主要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衝突，具體點說，就是英日與美國間的衝突。雖然南京有時也不妨向英日獻媚，可是主要的關主，自然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百般地利用南京政府企圖統一中國，以遂其剝削的大慾。南京的進取，無疑地表示出美帝國主義對於英日的進攻政策，反之，日本竭力維持並鞏固牠在北方區的統治勢力，英國保持牠在南方的領導地位，牠們決不會輕易地讓美帝國主義侵入。美帝國主義很明瞭，不經過戰爭，要取得英日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南京對閻馮的戰爭，正是明顯地表示出英日與美國兩方面間的衝突。

美英日的經濟的危機使牠們對於中國的進攻，更形加緊。美國巨量生產的過剩，使牠不得不焦急地在中國尋找

更多的市場，但英國工業的經常的恐慌，以及日本產業的衰頹，却使他們絕對不容許美國來絲毫奪取他們利益。尤其是日本，因着北方區域經濟的衰落，非但不能讓美國絲毫侵取其利益，而且自己反竭力企圖往外擴張。在美國採取攻勢的這種情形之下，英日就不有相當的聯合。南方的改組派與桂系，顯然是處在英帝國主義的羽翼和幫助之下（汪精衛之拜謁麥克唐納）。北方的閻錫，顯然是處在日本的影響之下。此次『培一切反蔣派於一爐』的大合作，自然是顯明地表示出英日合作對美的政策。所謂『左』的改組派，始則與極右的桂系聯合，再則與北方的閻錫聯合，這真不愧為廣東人所說的『契弟』（即北方所謂兔子之輩），其實這上面都不過表示英日帝國主義從中拉攏的作用，所有這些派別，不過是帝國主義大提錢戲中的木人而已。

二，在這次蔣閻戰爭的兩個對敵營壘中，雙方都包含着極複雜的階級成分，這是兩個甚至兩個以上的階級集團的衝突。現在我們先來看南京的『中央政府』方面。

在蔣領導之下的南京政府，決不是像取消派所說的，祇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而且牠也決不能夠僅僅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南京政府代表整個階級集團的利益，

即牠是豪紳資產階級的集團的代表。在牠裏面，上海民族資產階級佔據着重要的地位，但這資產階級一方面和買辦資本及帝國主義密切的相聯（上海工業資本，大部分是由買辦資本蜕化而來，而在帝國主義銀行輪船公司等等控制之下）他方面又和各地的地主，發生密切的聯繫（一部分資本的來源是由於地主的積累，而且在採買原料上銷售商品上，都要經過那種與地主密切相聯的本地商業資本的斡旋）。所以上海資產階級，雖然在南京政府裏佔據極重要的地位，可是牠決不能不聯絡南方地主買辦階級的代表，陳濟唐等，他方面更不能不聯合地主階級的代表何鍵，陳調元等等；因之南京政府，祇是一個極複雜的階級集團，不過在牠裏面，上海資產階級所佔的地位，是比較其他集團裏的資產階級份子優勝得多。由這意義上講來，我們可以說南京政府『統一』全國的企圖，客觀上反映出上海資產階級在美帝國主義影響之下統一全國市場的夢想。

反過來看反蔣的集團。這個集團裏的階級成分，更是複雜，自極右的桂系西山會議派直至所謂『左』的改組派。在這個集團裏，一部分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影響之下，他一部分是處在英帝國主義影響之下。

由階級性質上來看，這個集團也包括着地主，買辦資

本及資產階級的利益。閻錫山馮玉祥顯然是代表着北方地主商業資本的利益。因首都的南遷以及尖銳的恐慌，北方的地主與商業資本，絕大的失去了他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影響，尤其是經濟的危機農業經濟的破產，使他們在經濟上處於絕頂困難的地位。他們要補救自己的地位，鞏固自己的力量。他們決不願受上海資產階級的牽制，而失去自己獨立性，而且帝國主義主人翁，日本，也絕對不許他們這樣，因此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領導之下，他們就在北方樹起『對南京獨立』的旗幟而主張另組政府，以北平為政府所在地（見四月七日申報北平電），由此我們可以窺見他們的用意所在，他們的目的，顯然是在於樹立另一個政治的系統，與南京相對抗以圖補救自己經濟上政治上的恐慌。其次，這個集團，現在還包括南方的地主買辦階級分子，他們的代表，是白崇禧李宗仁黃紹雄等。他們是英帝國主義的最忠實的走狗，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影響的階級，選派分子，以前就是最先的反共的開刀手；再次這個反蔣集團，包括改組派，這是最無恥的卑污的政客集合。他們口頭上說要爭『民主政治』，可是實際上却以野雞拉客的手段，和一切殺人不能眼的新軍閥相勾結，他們在英帝國主義指揮之下與極右的柱系相聯合，現在又在惡動服待閻

馮；在客觀上他們的政治主張，雖是代表着中國民族資本的幻想，可是實際上，他們的民主主義的政綱，祇是一種好聽的空話，他們唯一主要的政綱，是反對工農革命，反對蘇聯，他們賣蔣系政府『反俄不力』，剿匪無功，他們想代替蔣系來幹一個快活，這就是他們之所謂『政綱』。要對『左』的改組派賣身賣到何等地步，可以一聽其首領陳公博最近所負責發表的政見：『并電，陳公博對黨務，已示通融，謂現在無論新舊老少凡不滿南京政府者，均可聯合一起，共同對付，各找出路，至純粹黨章論，恐不足以資號召，此事各軍事領袖，最為贊成。』這真是改組派的露血見骨的活現形。他們最大的作用，就是為軍閥作工具，用『左的』『革命的』辭句，來欺騙民衆，來實行其協助屠殺民衆的大業！最後在這集團內，還包含着關外的張學良，他是東三省地主商業資本的政治代表，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根據他的地理及經濟地位，他不會積極的參加此次混戰，可是他至少是反蔣的一個重要力量。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反蔣集團內的階級成份，比較蔣系集團，更要複雜得多，在牠裏面包含有地主，買辦階級及資產階級分子，不過資產階級分子的作用較小，實權大都在地主階級代表的手裏。他們在反蔣的旗幟之下，暫時

貌合神離地團結起來，可是內部的傾軋與裂痕，是尖銳達於極點的。

蔣與馮馮的戰爭，不過是這兩個階級集團在政治上經濟上衝突的具體的表現。

三，可是最後，我們不要忘記馮馮本身的爭奪地盤的企圖。南京的集團，顯然是佔取了全國最豐饒最易括錢的區域（蘇浙皖魯鄂粵各省），僻居窮瘠荒涼的西北之馮玉祥，日夜企圖獲得武漢區域（武漢區的財源及兵工廠，試看前次及這次，馮軍進攻目標，均為武漢），而獨佔直轄的閻錫山則思進取山東安徽江蘇等省，這都是些比較富裕的省分，是經濟上政治上極為重要的區域。

上面這三個原因，形成了新的軍閥戰爭的爆發，這種軍閥戰爭，在現在的經濟與政治的形勢之下，是不可避免的，是遲早要爆發的，但這既不是最初的一次，也決不是最後的一次。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經濟及政治的統治，存在一日，軍閥混戰，也就一日不能消滅。黨國要人，自然可以大打其出手，可是我們小百姓苦矣。小百姓是不能長此下去的，他們一定要在將瀕絕境的時候，找出他們的最後的出路。

(三) 軍閥混戰的前途

新的軍閥混戰，是愈演愈大了，蔓延了，這樣的混戰的前途究竟怎樣呢？

無論這次混戰的結局怎樣，無論那一方面大開其『勝利』的慶祝會，但這戰爭是絕對不會有徹底的結果的。所謂戰爭的『結局』，祇能成爲下一次軍閥混戰的醞釀與準備。

我們現在就兩方面的實力來看。反蔣集團的主要根據地，是直晉陝甘等省，牠的背後靠山，主要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可是在他們的根據地內，祇有直晉二省在經濟上比較好些，其實都是災黎遍野，已至括無可括，抽無可抽的地步。在財政上，他們的力量，自然還不及南京；因爲南京雖窮，至少還有較好的可以進一步榨取的區域。再次在軍事上，他們內部的組織及技術設備，也均不及南京。這種軍事技術的高下，或許能夠使反蔣派受到極大的不利；再次，反蔣派內部的成分，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是極端的複雜的，現在他們雖然在反蔣的旗幟之下，共同聯合起來，但這種聯合，是極其短促的，不可靠的，而且就是在這聯合之中，各派也都是同床異夢各相傾軋，誰也

不願意他人握領導權，觀於改組派，西山會議派，桂系等等與閻馮的往來談判，就可以明白地見到這點。所以反蔣集團要想絕大的戰勝（不要說消滅了）蔣系，是很少可能的。而且日本帝國主義因本國經濟的困難，也決不能予以極充分的幫助。

再就蔣系的集團來看。在政治上經濟上，牠自然比較現在的反蔣集團強些。在政治上，牠無論如何，總算握有名義上的『中央政府』的金字招牌，可以和帝國主義直接打交涉。在經濟上，牠有上海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爲後盾，有蘇浙二省的富饒剝削區域，而且以『中央政府』的名義，掌握着國內最重要的稅收（關稅鹽稅等）。所以南京雖窮，比較閻馮，至少要好些。此外更重要的，還在軍事上。自軍火輸入解禁以後，帝國主義者可以公開販賣軍火給『中央政府』，這自然給蔣系集團，以絕大的便利，蔣介石向德美定購新式殺人工具，聘用德國技師，在軍事危急時，施用最殘酷的手段（如前對張發奎軍隊施放毒氣），此外，他還擁有中國主要的航空軍力，這樣蔣系集團在軍事技術上，自然是勝過牠的敵人。在蔣系內部，雖然包含着極複雜的階級成分，可是因種種歷史上的政治上的利害關係，他們的聯合，比較現在的反蔣集團稍爲密切些。在

蔣系背後，美帝國主義自然無疑的加以幫助。所以總起來看，蔣系勝利的機會，是比較的多些。

但是蔣系雖能勝過反蔣集團，但他根本不能消滅閻馮反蔣集團的勢力，第一，蔣系力量，本身極其複雜，雖一時因利害關係，共同討閻，但他們終不肯為蔣所用，來根本消滅其敵人；他們決不肯棄去其故有地盤，來為蔣某作專門的斧頭，第二，閻馮即使失敗，至多也不過讓出一些地盤，回到老巢，蓄力養兵，以圖再舉，他們雖然沒有堅決戰勝蔣系，但他們保守自己地位的力量，是有的，所以即使失敗，他們的實力，決不會消滅。

但是使他們不能徹底解決的，還有更主要原因在：

(1) 首先，我們已經分析過，軍閥混戰的最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矛盾的反映，因此，中國軍閥混戰的結局，也要視帝國主義本身矛盾的如何為斷。蔣閻之戰，是英日與美國兩方面衝突的反映；現在我們來看，英日與美國本身的矛盾怎樣呢？雖然他們的基本矛盾，是不斷的增長着，可是他們還決沒有達到堅決破險的地步。牠們還沒有準備好作最後的堅決的鬥爭，牠們還想維持表面上的和平，來充分準備自己力量，以作最後的肉搏。倫敦海軍會議上英美日三國間某種妥協的成立，充分地表示了這

點。所以在他們尚未最後決定破釜之時，他們的工具的混戰，也自然是不會徹底的，他們也決不會用盡全力來幫助，以達徹底的解決。因此，他們雖然談使中國新軍閥『戰』，但尚沒有令他們『徹底一戰』的決心。這是使這次蔣閥之戰不會怎樣徹底的第一個原因。

(2) 但是現在更主要的使混戰不能徹底的原因，還在國內革命運動的復興與漸趨高漲。中國革命自一九二七年遭受極大的失敗以後，曾經過短時期的低潮狀況，在這個短時期中，革命力量，是在準備着新的浪潮。最近一年以來，因經濟恐慌的加深，特別是農村經濟的急遽的破產，『民生』之陷於絕路，使工農除了鬥爭以外，沒有別的出路。城市的工人運動，已由消沉狀況，進於復興，農民的鬥爭，尤其是普遍與深入，各地農民遊擊戰爭的興發，蘇維埃區域的擴大，統治階級軍隊的崩潰——所有這些都深刻地震驚了統治階級的心臟。因此，由工農的革命鬥爭，更趨緊張而危害統治階級的根底之時，則現在爭鬥中的統治階級集團，僅可以暫時言歸於好相互聯合起來，向革命進攻。這個前途，是非常可能的。三月三十日申報南京電載劉峙電呈蔣主席謂『查贛西各縣，十陷五六，遷延時日，中毒益深，舍今不救，後將不治，以全局言，閻馮勾

結，暗謀不軌，固有燃眉之急，而贛省匪共，日加蔓延，尤爲中央腹心之患，權衡緩急，擬懇請並顧兼籌，增調得力軍隊統一指揮，責成認真痛勦，以安內外』這是很顯明的。如果腹心之患，變成更加可怕時，那他們自然會相互妥協，來對付共同的敵人，赤禍。所以工農革命運動的高漲，是使軍閥混戰，不會徹底解決的另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3)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使軍閥戰爭，不能徹底解決的，就是他們對於蘇聯的進攻。在帝國主義的指揮之下，中國新軍閥，不斷的向蘇聯進攻。在中東路事件上，他們雖然贏得一個『下不來面子』的結局，可是他們對於蘇聯的進攻，却並不因此停止。在共同對俄的口號之下，混戰中的軍閥，儘可以得到充分的妥協的藉口辭。所以東北方面的最高會議期決議『正式會議（指蘇聯與中國間的正式會議）行將開幕，前途成敗如何，尙難逆料，萬一交涉決裂，尙須全力以對外』（申報三月二十八日南京電）。這正是明白地指示，他們共同反對蘇聯的態度，將使他們有充分的基礎，成立妥協，而令戰爭，不會徹底解決。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次蔣閥之戰，是決不會徹底解決的，牠既不是最先的一次，也決不是最後

的一次。但是繼續不斷的軍閥混戰的前途，究竟怎樣呢？牠可以有兩個前途：

1. 如果各帝國主義依舊保持着牠們對於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統治，則中國的軍閥制度，永不會消滅；這樣中國祇能根據各帝國主義的勢力，劃分成許多經濟區域，而中國的真正統一，也決沒有希望。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軍閥的混戰總是要繼續下去，中國經濟，將益趨破壞益趨殖民地化，所謂『民生』，祇有達到『民死』的地步。

2. 要消滅軍閥的混戰，祇有根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完全改變中國的經濟關係。這就是說祇有反帝國主義鬥爭與土地革命的完全勝利，才能根本消滅軍閥混戰，才能造成中國的真正的統一而使全國民衆獲得一條生路。

在最近的軍閥混戰中，是否仍舊向着第一種前途走去，這還不能預定，不過我們可以堅決的說，第一條路，是我們小百姓的死路，現在小百姓是已經到了不能再生的地步了，祇有第二個前途，才是小百姓唯一的生路！無論如何，全國的勞苦羣衆，是一定會找到這條生路的。不過這個前途實現的遲早如何，那就要看種種客觀的條件以及小百姓們自己的努力如何了。

本店最近出版新書

1. 馬克思主義底根本問題 四角
蒲力汗諾夫著 彭康譯
2. 拿破第三政變記 六角半
馬克思著 陳仲驥譯
3. 唯物辯證法入門 二角半
(江南文庫第一種)
德波林著 凌應甫譯
4. 費爾巴哈與古典哲學底終末 三角半
(江南文庫第二種)
恩格斯著 向省吾譯
5.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唯物論的斷片 二角半
(江南文庫第三種)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 向省吾譯

改組派在革命現階段 上的作用及其前途

谷 陸

- 一 改組派發生之社會的根據
- 二 改組派底階級性
- 三 改組派與南京統治及其他各派系之關係
- 四 改組派與帝國主義
- 五 改組派與現階段的中國革命
- 六 改組派底前途

一 改組派發生之社會的根據

自從國民黨第三次北伐完成以後，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滿州王張學良將軍插上青天白日旗，搖身一變而為黨國要人和最忠實的革命的老同志以來，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形式上已經統一了中國，南京政府也成為名義上的全中國的統一的中央政權了。在這一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反動勢力底大團結之下，國民黨統治曾經大施其勝利的宣傳伎倆，歡天喜地的誇耀其『革命』底成功。他們在勝利的亂舞之中，丟掉了軍政時期，拉進來訓政時期；於是說現在不是破壞的時期了，打倒帝國主義底『打倒』有礙於中外的親善，不適於建設的時代，應該趕緊取消；於是一方面在王正廷的外交部長之下，進行其所謂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建設』，他方面，在黨國諸要人底領導之下，大開其全國財政會議，全國經濟會議，全國鐵路會議，國軍編遣會議，以及計劃全國博覽會，全國……會等等，開始其建設的工作。

豪紳資產階級的這一聯合政權底這一切的推新翻舊的花樣，曾經引起了不少的幻想，以為中國真的能夠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統一鞏固而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前途，尤其

是中國機會主義的論客和中國托洛茨基的一派，深中了這一幻想的眩暈，硬派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已有『相當的穩定，且在最近的將來，會有長足的進步』，且以為『中國的南京政府已經是代表城市資產階級及鄉村富農而與買辦地主妥協的政府』，『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特別在資產階級勝利以後，受着最大的打擊，現在只是殘餘的殘餘』，更主唱『因為過去革命的威嚇，及現時市場的需要，帝國主義是需要中國一時的和平，而不願即刻促成各派軍閥的混戰』，於是其結論是南京政府已有穩定的前途，暫時沒有革命的浪潮起來的可能性。南京統治得此一支宣傳的生力軍，破壞革命的別動隊，究亦足以自豪其淫威了！

然而，曾幾何時，『穩定』變作亂搖，『讓步』變為進攻，『修改』變為投降，『和平』變為亂戰，全中國的到處，不是變成軍閥，官僚，豪紳，政客以及一切反動諸勢力底明爭暗鬥底道場，而出現了全國軍閥混戰連續不斷的局面了麼？只有中國機會主義的論客和托洛茨基主義派能夠臆說，這是重工業資產階級與輕工業資產階級底一時的利害衝突，能夠代替南京統治來向革命的羣衆作無恥的反革命宣傳！然而事實是抹殺不過的，全中國的被壓迫

民衆，正是風起雲湧地針對着反動的統治作着殊死的鬭爭！

革命是不會憑空地發生的，也不會因一二分子底不平，就可掀起來的。因而一個革命之興起，是有其必須解決的問題及任務，不曾解決這問題和其任務以前，雖然革命自身遭受了嚴重的失敗，已必然的由引進新的活動力而重復爆發出來的。

中國革命底最重要的議事日程是什麼？不清說的，是在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和徹底的剷除封建勢力及解決土地問題。只有實現了這二個最嚴重的任務之後，然後纔有完成革命，完成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之前途。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因民族資產階級底叛變，小資產階級底動搖，終至屠殺工農羣衆，勾結封建殘餘的一切勢力，與夫投降帝國主義，暫時的失敗了。然而，很明顯的，勝利的反動統治是不能也不會解決一絲一毫的革命所應解決的諸問題！

所以無論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南京統治，怎樣的巨大妄想，以爲能在自己的屠殺工農的血染鮮腥的雙手之下統一中國，解放中國，無論取消派人怎樣的代替這一反動統

治念咒作法，中國社會底根本的矛盾是只有一天一天地發展成長，而終至爆發出來了。

國民黨人天天向青年們宣傳興業造產，天天向青年們發出三民主義下的天國生活底不兌換紙幣，然而，事實怎樣呢？事實能不冤屈那一個的告訴我們以真實的形相。

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已經有三年的歲月了。這一歲月，在革命時代，是不能說非常短促的。要是國民黨是革命的政黨，則在這三年之中應該有多少的成績！

然而現在如何呢？他們不但不能維持現狀，而且把整個的中國送給帝國主義去了，把整個的中國民衆送入到絕路去了——苟非廣大的勞苦的被壓迫羣衆，自動的起來幹一下的話。

民族產業底各方面，都呈示了萎縮凋殘的景象，外國在中國的一切經營，反之，却有欣欣向榮的氣象；農民羣衆如何呢？國民黨南京統治不僅不能實行很可憐的二五減租的改良政策，不僅不能預防足可預防的天災地禍，不僅不能運糧運衣去賑災長江以北的數千萬的災民，坐視他們底餓死凍死，而且還直接的掠奪他們，剝削他們，使他們到不能有一些農業經營所必需的勞動手段；於是，發生全國到處的農民破產底現象，農村荒蕪的景象，而形成全

中國的農村大恐慌。

加之，南京統治底投降帝國主義與夫帝國主義之積極的進攻中國，使軍閥混戰不斷的展開起來，公債，庫券，苛捐，雜稅，一切的一切，都是剝削民衆底膏血，加重民衆底負擔，使城市工人小商人，小手工業者以及一切勞苦貧民都陷入於失業，零落，破產，自殺的狀態之中。整個的民族經濟現在已經是沈淪到沒落的深淵中了！然而整個的反動統治階級還天天地在鈞心鬥角的在全國爭奪這個毀壞中國的反革命領導權，以遂其爭奪地盤，飽裝私囊的獸心！

這樣的客觀的形勢，不消說的是要惹起一切勞苦被壓迫民衆底不服，憤怒，反抗心，以至於偉大的革命的爆發。

全國到處的農民底抗租運動，暴動，遊擊戰爭，紅軍，蘇維埃政權之建立及擴大；尤其是城市工人，在民族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底雙重壓迫和剝削之下，不僅五卅以來，逐年由鬪爭所得來的，鮮血所換來的政治的權利，儘被剝奪無遺，即在實質工資上也天天的只有減落下去；資本案階級不能在外國資本之前顯示威風，不能和外國資本頡頏一日，於是只有把一切損失轉嫁到工人羣衆底雙肩之

上，加緊的剝削，加緊的施用殘酷的剝削方法，使工人羣衆一天到晚爲資本家作牛馬的勞役而仍不能維持其生活。所以雖有國民黨底屠殺的淫威，與夫黃色工會底不斷的欺騙和混賬，然而現實的生活上的痛苦是解除不了的。工人羣衆底一天一天的左傾化，罷工罷業底連續化，由經濟鬥爭之擴張到政治鬥爭，這一工人運動之勃興，使豪紳資產階級底反動統治，根本的動搖起來。

他方面城市小商人，小手工業者以及一切勞苦民衆，也已從對國民黨統治之內心的不滿憤怒之中生長出了顯明的反抗的景象，而開始與中國工人運動合流共傭起來。尤其是學生智識份子，在南京底投降帝國主義，屠殺工農革命份子，以及壓迫言論，出版，思想的自由等等的反動政策之下，已經由嫌惡，逃避，退隱的浪漫心理，轉變過來而作憤怒，進攻，鬥爭的活動，急劇地參加到工人羣衆底隊伍來。

現在，全體被壓迫的勞苦羣衆，已經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領導之下，結成了反攻的總隊伍，開始走着與全反動統治階級肉搏的鬥爭之路！

南京的統治——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現在正走着動搖，沒落，崩潰的過程，這已是客觀的公認的事實

了！

中國社會底經濟的政治的這個現實的本質的動向，使全統治階級發生動搖和恐慌的心理，惹起他們最後的絕望的掙扎的努力。而改組派國民黨就是這個最後的絕望的掙扎的努力之表現形態之一種。正惟如此，所以在南京的統治一天一天縮少其影子的當中，改組派却在一天一天增大其在統治階級中的影響，而為今日反蔣大聯合中互爭反革命領導權這一幕武行之一個主要的角色。

我們當進一步來暴露統治階級底這齣苦肉計之神玄的本相，使一般勞苦羣衆能明顯地理解改組派之醜惡的本體。

二 改組派底階級性

全統治階級在現狀之下，在南京統治底現狀之下，是不能掩遮他們之不配統治中國的理由了，他們底代表者政府，已經很明顯的投降在帝國主義底鐵蹄之下——買辦與軍閥本來就是帝國主義所養的東西，無所謂投降與不投降的——很明顯地為爭奪地盤，為獻媚帝國主義，為爭奪屠殺工農的領導權，而實行着結連不斷的骨鬩泥戰，他們絲毫不客氣地苛征暴斂，他們絲毫不輕鬆地鎮壓言論，出

版，集會及思想底一切自由，他們無恥地進攻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的蘇俄；這一切的事實，這一切的反動政策，一方面惹起了中國底整個社會經濟底破產沒落，他方面激發了工農以及廣大的勞苦羣衆底革命的鬥爭，這事我們已經在前面說過了。

然而，這一切，毫無疑問地是要搖盪全反動聯盟底統治權，要惹起使他們不由得不被驅逐出來的可怕的——自然是他們認爲可怕，在工農以及一切廣大的勞動羣衆是認爲可喜的——結果。因而全反動統治階級爲要維持其政權，爲要鎮壓並麻醉工農革命底勃興，爲要徹底地破壞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爲要更積極的進攻蘇俄以取銷帝國主義，乃不得不努力製造一種能担負這一切任務的新工具，使現存的一切罪惡，一切醜狀，一切殘暴險酷都歸負到南京統治之上，好像絲毫不與他們全反動統治階級，不與他們所擁護的全社會制度有半關係一樣。

這一客觀的需要，反映到全反動大聯盟的陣營，使這一九二七年以來爲鎮壓革命的工農所結成的大聯盟之內部發生並加深了矛盾，終至形成了二個對立的旗幟——雖然對於革命的工農羣衆是沒有二致，對於投降帝國主義這件事也不相上下。

所謂『夾攻中的奮鬥』的改組派，就是這兩個旗幟中底一面。牠雖然同樣是屠殺工農底劊子手，同樣是投降帝國主義的健者，同樣是主張進攻蘇俄的努力者，同樣沒有解放中國民族的能力，然而正因為是反革命的營壘中生出來的在野派，所以牠可以責備南京底屠殺工農之不力和拙笨，正可以主張南京之投降帝國主義之不得其法，正可以高唱進攻蘇俄之急慢，一方面以取媚帝國主義，使其捨棄南京底姘頭而來札她底頭；他方面以討好全反動統治階級，使之來幫助其改組或奪取南京政權機關。

改組派之這種政見，本來早就提出了的，只是不會得到牠底主子們底贊成，所以直到一九二九年冬，纔稍稍受他們底垂顧，而使其指導者汪精衛有這樣的得意語發表出來了：

『……如今因一般革命同志以不斷奮鬥的結果（不是不斷的與軍閥，官僚相勾結的結果之誤寫麼？——筆者），漸漸由夾攻的形勢中衝殺出來接近着勝利的方向，這是我所萬感交集的』——見汪精衛氏著『怎樣樹立民主勢力？』一文。

在治軍閥，官僚，買辦，地主及資產階級於一爐的大反動聯盟的南京統治，其利害關係本來就沒有—致調和而

共同地爲建立中央集權的民族資產階級國家而努力之可能性；軍閥地盤佔有慾底矛盾，帝國主義封建地主與資產階級底對立，中等民族工業資本家底不平，失意政客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爲不能得到權力底不滿，這一切的矛盾，對立，不滿等等都在大反動聯盟由發着 酵母而等待着爆發。所以，只要有一個導火線引起了一次爆發以後，就會不斷地繼續爆發出來的。而這種爆發，就是給改組派以滋養的東西，所以，白蔣桂兩派開始爭奪反革命領導權之後，連發生的蔣張，蔣馮，蔣唐，蔣閻之混戰之中，一直就有改組派之活動與劃策。

這樣種種的派別與閥閥之所以能團集於一起的，是因爲要鎮壓廣大的革命的工農羣衆，因而在廣大的羣衆被鎮壓屠殺之後，發生了分贓不均的爭鬥，使改組派有勾結並取締軍閥的機會的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苦鬥』之爲何哉？

雖然，所謂改組派，在其政見並成份上，所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底中等階層，即一部分工業資本家及商業資本家底政治上的代表者。牠的企圖是想造成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政府。利用種種的機會與方法，以散佈自己影響到中小資本，企業家，到不滿現狀的小地主，城市和鄉

村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尤其要想擴大到工農羣衆方面去。但是，結果只有在叛背大革命的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如汪精衛陳公博以及所謂左派領袖底指導之下，集合一部分的民族資本家及不滿南京統治的份子，故意裝着是一些被窘迫不堪的革命家的樣子，喊出悲痛似的口號，夾攻中的奮鬥，以期博得學生羣衆和一部份的智識階級之同情，來遂行其蒙混革命羣衆底任務！牠儘量地利用其在野黨的地位，發表一些可不實行的政治主張，更廣大地運用社會問題上的武斷的宣傳，轉嫁統治階級底一切殘暴和貪饒的事實到南京國民黨之上，而自視爲唯一國民黨底正宗，更因其仇視工農革命與仇視蘇俄之深且切，故對於蘇軍閥和帝國主義則馴服如察養的豕犬！

且看看他們底自白吧：

『……我們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及社會力量問題曾得到很清楚而親切之認識（那麼爲什麼不怕死的勾結英帝國主義的代表者麥克唐納爾，又與封建軍閥如閻錫山，馮玉祥等野合呢？——筆者），關於生產問題，農工問題以及政治機關問題，我們都已經根據幾年來的經驗（屠殺工農的經驗吧？——筆者）與學理上的探討（抄襲烏托邦的臭屁吧？），獲得明瞭切實的原則（汪先生，你不以爲

難爲情而臉紅麼？——筆者）。我們尤其認識了本黨目前的使命是培植及發展（應該讀作欺騙及毀壞）民主勢力。所謂民主勢力，並不是南京當局所假稱爲「全民政治」的，連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等等都包括在內，其實還是以這些分子爲主體（難道你們改組派不是走着這條路麼？），也不是共產黨所妄稱爲「無產階級」的，其實只是些城市和鄉村的流氓集團（你看，他輕輕的加上一頂紅帽子，就把無產階級以及從手工業和農村中不能生活下去而流落浮浪者的一切分子，從他們底民主勢力中驅逐出去了！）。我們所謂民主勢力，是指全國從事生產的份子（是了，這就是資產階級，就是從聖西門輩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所抄襲來的生產階級。所以，在他們的眼中，只有資產階級是他們底民主勢力。只可惜半殖民地的中國底資產階級，只能在帝國主義之前屈膝求饒，只能與封建殘餘的勢力勾結野合，無怪乎汪精衛氏所領導的改組派黨人，現在只能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輩苟合起來，而製造軍閥式的軍事陰謀了！）——見汪精衛氏的「怎樣實現民主政治」。

所以，無論汪精衛及改組派諸君子怎麼樣力竭聲嘶地叫喊南京統治之催殘民主勢力，破壞民主政治，怎麼樣主張樹立民主勢力和實現民主政治，這不過是一種欺騙廣

大的勞苦羣衆之一種手段，他們根本配不上彈劾南京統治之摧殘並破壞民主勢力，因為他們自己所主張的也不過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與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根本沒有絲毫半點的痛癢，他們只爲其主義盡忠，他們根本不以中國最大多數的工農羣衆爲前提。

『本黨中樞已潛移於獨裁軍閥之手。凡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明白宣示的反帝國主義及打倒軍閥破壞官僚系統的口號方針（愧你們還記在心裏而說得出口！），皆漸爲此獨裁軍閥所抑制，乃終等於消滅。本黨革命同志所領導的民衆運動，及所從事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行動與宣傳（幾時曾經有過改組派的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勢力的行動與宣傳？勾結英帝國主義和勾結封建殘餘的軍閥的，不是現實的改組派的政策與行動麼？爲閻錫山馮玉祥等宣傳并頌揚的不是改組派的機關報麼？），莫不遭政客官僚及獨裁軍閥之遏抑與打擊。豪紳橫行於鄉村，買辦驕縱於都市（是誰使之？），革命同志爲其所抵制，爲其所指斥，爲其所誣枉而遭逢生命身體之被害』。——見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爲討蔣告黨員啓。

你看，他們除羅列有口無心，有言無行的幾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等一類可以欺騙羣衆之辭句之外，只

有自述其同志底被難，而對於爲革命而被反動統治所屠殺的整千整萬工農勞苦羣衆，他們不曾發出一言半句的抗議，連嗚呼哀哉的起碼辭句都不願寫上去的，——雖然說在『爲討蔣告民衆書』上輕輕地提了一提——這當然是因爲他們自己屠殺過整萬的無產階級，而且到處幫同南京統治及各地軍閥去屠殺民衆過的緣故，所以改組派之反對南京統治，只是他們自身，而於被壓迫的勞苦民衆沒有絲毫的關係。

『革命同志方努力於反日，反動中央則方與日本帝國主義締結密約以斷送山東鐵路利權並承認西原借款（然而現在與日帝國主義勾結的又是誰？不去說別種事情，只上海的幾家改組派的機關報，不都是在日帝國主義的卵翼之下麼？）革命同志方努力於反俄，反動中央則方圖卸其對俄交涉的責任，委之於地方官吏。』同上文

改組派自己勾接英日帝國主義爲奧援，本不配攻擊南京之賣國求榮，然而在這裏他們不怕自打嘴巴而翻爲反日的急先鋒，毋非要倍攬其進攻蘇俄底賣力而已。不錯，改組派是反俄最力的，這一點誰都能承認。正因爲其反俄最力，所以也賣力地屠殺工農，鎮壓革命然而改組派的諸先生呵，這究竟於中國的被壓迫民衆有什麼好處？這一些

究竟能向工農羣衆誇耀你們底功蹟麼？你們不是向全統治階級討好並向帝國主義獻媚還是什麼？

夠了，只看看改組派的執監會底這些宣言，我們已可洞見改組派的真相了。至於他們每天在其機關報上，發表咒罵革命及捧抬軍閥的文章，尤其是醜惡之甚者。誰要是真正想努力於解放民族的運動，誰要是想完成中國革命之任務，誰都宜離開改組派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立場，而跑到工農的廣大的革命隊伍去！只有這一條路，纔是革命的大路，其餘的一切都是欺人的虛偽！

三 改組派與南京統治及其他各派系之關係

我們已經說過握有政權的南京一派，包含軍閥，封建地主和土着的大資產階級（極大多數是買辦界和銀行界的資產階級），但因中國經濟構造之非常複雜，以及中國各區域的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便這一集團之中，發生了代表各自階層的許多小派別，而這些小派別又因其各自的階級性質而各有特點，各因其地域之不同而各有其後台老板帝國主義爲護符，他們各自代表地主及大資產階級底利益。然而集這些利害根本不同的派系於一團之中，其不能

互相一致，和衷共濟，是很明顯的。所以其內部逐漸分化，逐漸崩折；本來都包括在一起的廣西派，西山派，山西派以及西北的舊系，都先先後後分化出去，各自另立門戶了，現在且在結合這分化出去了的諸分子，樹起反對南京統治之大聯合的旗幟了。

因南京統治內部矛盾底日益加深，統治基礎之日趨崩壞，全被壓迫民衆之積極的反抗，尤其是各省農民暴動之勃發，蘇維埃政權之擴大，城市工人運動之發展，這一切使統治階級頓起恐慌，覺得自己政權之將形崩潰，這與改組派以散佈民族改良主義的幻想之機會。於是，牠喊出『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事的口號，一方面表示有與各派軍閥派系共同分贓之心意，他方面想以此來改組南京政權以期欺蒙羣衆，更極力詆毀南京統治之反俄不力，表示牠若一旦當權必將變本加勳地去進攻蘇俄，爲帝國主義進攻蘇俄之急先鋒的忠實工具，以期帝國主義之幫助其獲得政權。所以，改組派無論如何想用巧言花語以煽惑革命的民衆之聽聞，終不能盡掩其反革命的真相！

雖然改組派的領袖汪精衛氏在其『怎樣樹立民主勢力？』一文上，詭譎『目前南京的黨部和政府』，說『他們的罪惡，真是擗髮難數，而其最大的莫過擺發民主勢

力』，說『他們借著以黨治國的名義，將一切公民權力及私人權利都由全國人民手裡剝奪無餘，以之掌握於黨部及官廳手裏。黨員只要在任何級敘的黨部提議決議，便可直接加危害於人民的身體自由財產，法院也不過問。法令也無可保障……』，這一切都是真實的自自，然而試問改組派人在武漢時代，在廣州時代，是不是摧殘民主勢力之主人翁？

無論改組派的領袖為汪精衛氏在其『怎樣實現民主政治？』一文上說『……我深信現在中國之唯一出路，是打破封建政治，實現民主政治』，要『站在生產事業中間的民衆，才是可靠而持久的革命隊伍。本黨目前的任務，便是組織及領導這個革命隊伍。這個革命隊伍，乃是實現本黨政策的活的力量，這便是民主勢力』，且欲以此隊伍『相與努力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作猛烈的攻擊』——二屆執監會對蔣齊中語——且以『推翻軍閥』為『本黨目前的責任』，而以『必須撤廢列強在中國之特權』為『今後（幾時呢？）的努力』——全上。

然而，無論在宣言上，在文告上，說得這樣天花亂墜，而事實上只有在西南勾結買辦地主之代表勢力且為英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廣西系軍閥及軍閥張發奎等，以期奪取

取廣東政權而遂其分贓的獸慾，在北方則勾結土豪劣紳，封建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底集團如閻錫山，馮玉祥，甚至勾結交通系，安福系等的封建官僚餘孽，以自張其聲勢，不但以此自張其聲勢，且欲賴此來獲取政權，來分食殘羹餘餽。這種心不由口的行動，掩耳盜鈴的醜策，還想自詡其能打倒封建殘餘麼？

鷄生於卵，而卵生於雞，本來改組派在其行動上是絲毫不與南京統治有任何差別的。不過，我們要說明的，却是爲什麼牠改組派不得不與封建軍閥互相勾結的這一點。

中國是爲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爲要剝削並掠奪中國底一切起見，需要保持中國的封建殘餘勢力爲其工具，需要培植買辦勢力爲其爪牙；這一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事實形成中國經濟之特殊現象，即成爲殖民地的經濟。在這殖民地經濟之中的民族工業是沒有獨自發展的可能，因而在先進諸國爲打倒封建勢力的主力軍隊的資產階級，在中國是非常微弱，沒有充分的實力，尤其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之時，民族資產階級叛背了革命，屠殺工農大衆之後，格外沒有力法起來號召一切被壓迫的工農羣衆爲打倒封建勢力而共同鬥爭的可能性了，他們在被壓迫的殖民地的資產階級這一資格上，雖然

是與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之利害相對立的，然而在統治階級這一資格上，尤其是在工農獨自的組織存在着的現代，他們根本與封建殘餘並帝國主義之利害關係，休戚相關，互相依存，他們怕懼革命之發展，他們預期自己沒有能力制止革命底前進，所以，他們根本不能發動民衆，不能用民衆底力量來推翻封建殘餘的統治勢力。因此，他們只得離開工農，而與封建軍閥相勾結，以期在這裏獲取些少的政權。這就是在文字上以打倒封建勢力，剷除軍閥爲口頭禪的改組派諸君子，在行動上不由得不送秋波給封建軍閥，地主豪紳，買辦官僚，不由得不與他們軋餅頭，不由得不與他們結姻緣之原因。

現在，改組派底領袖們如陳公博，王法勤環在北京，在太原，日惟以取媚軍閥，仰軍閥之鼻息爲能事的苦衷，我們可以明白地解釋了。聽說以人格自許許人的汪精衛氏，也爲要拉攏諸軍閥起見，不久的將來，有欣然就道北上的形勢。好極了，我誠懇地希望改組派與封建殘餘，買辦官僚等等結天長地久的不解緣！

四 改組派與帝國主義

讀者諸君當尙能憶及去年工黨內閣，麥克唐納爾總理

先生組織內閣之後，報紙上曾報道過熱居巴黎，讀書養生的失意政客汪精衛先生親自就道往訪麥總理的消息吧。我們雖然不會曉得他倆底曲膝談判有怎樣的內容，但我們的確聽聞過當時的報是說兩情歡快。不消說的，以欺瞞工人並反對工人革命的工會官僚的大老爺，改良主義的急先鋒的麥克唐納爾先生，與我們民族的改良主義的大領袖汪精衛先生，在生理上已經有了連犀相通的許多血緣了。又何況在世界規模的英美爭霸正在進行的當中，又何況南京統治正與美帝國主義眼去眉來，卿卿儇儇的時候，更何況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具廣西派失了腳之後，英帝國主義之款待我們的汪先生。奉承我們的汪先生，是意中的事了！

自此以後，我們就看見廣西派與改組派底互相妥協，我們就看見張發奎與李宗仁底底交歡。我們雖然不明白從前被罵為封建地主的政治上的代表廣西派被罵為共產黨的走狗和我們改組派這二個死對頭的派別，這兩個冰炭不能相容的東西，竟合在一起而為打倒共同的敵人而冰釋前嫌，而互相捧場的個中祕密，然而我們曉得廣西派是英帝國主義的工具——改組派人從前也曾這樣說過，諒是不錯的——我們曉得汪精衛先生是改組派的領袖，於是我們想到大英帝國主義的麥克唐納爾先生，我們不禁恍然的大

悟。我想，我可不明白地說出，我們的讀者，已經可以下一個斷語：改組派投降了英帝國主義，做着麥克唐納爾之忠實的走狗。

我們曉得廣西派與改組派的領袖們，在英帝國主義的國旗下的香港，天天為恢復勢力而鳩首聚議，我們曉得汪精衛先生到現在還仍住在英帝國主義勢力的卵翼之下，而指揮着反蔣大聯合的政治上的一切計劃。假若改組派等是要打倒帝國主義的，是要打倒英帝國主義的話，我想我們的麥克唐納爾先生是不能這樣寬厚大肚的。別的不說，只要看一看報上載着，許多青年為在牆壁上寫幾個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就要被英帝國主義統制下的工部局，判處幾個月或幾年的徒刑一事，就可瞭然了！

本來，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各自隨意的——這是說不由中國之許可與不許可——劃分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這一勢力範圍之內，一切經濟上政治上的大權，都是掌握在帝國主義之手中的。英帝國主義之在西南諸省，日帝國主義之在東三省及北方諸省，英日美國之在長江流域中的互佔勢力範圍，這一切都是明白不過的事實。要是與帝國主義除了被剝削被壓迫的主奴關係以外，沒有任何關係的工農勞苦羣衆，纔能與帝國主義的勢力作

堅決的必死的鬥爭之外，否則，任何的社會勢力，苟要在帝國主義底勢力範圍之內作一些爭權奪利，獲取權力的運動，則不與帝國主義打通不求帝國主義諒解，不投降帝國主義，不聽帝國主義之指揮，不出賣權利給帝國主義，那末，無論如何，你是不能有所舉動的。省港罷工之實例，鄧松齡之實例，以及其他的諸事實，都無一不證明這一判斷是至真且確的！所以，主觀地無論怎樣不願投降帝國主義的各地的權力，或中國的中央政權，其結果終非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總不能維持其權力；尤其是民國十九年來軍閥混戰的局面，更是這一後台老板的帝國主義，在其中間主使，操縱，以便自己所支持的軍閥，能佔領更多的地域或奪取中央政權，以遂其統治全中國的野心——請參照本期的『軍閥混戰之社會根據』一文——所以，在西南諸國省謀活動的改組派，投降英帝國主義可算是其必然的運命，初無足深怪的了！

現在，裝着『吊民伐罪』的樣子的反動統治間的混戰，已經擴大到全中國了。而且勾結桂系一派的改組派人，已經往北京，走太原，奔瀋陽，上洛陽，走馬燈般的四出奔走，四處勾結軍閥閻錫山馮玉祥以及段祺瑞，張學良或甚至將勾結吳佩孚，來樹植其所謂『民之勢力』來樹立其所

謂『民主政治』，於是改組派之勾結帝國主義，爲帝國主義作工具之真相乃益明了。北方諸省的勢力，大抵在英日帝國主義底控制下，往日吳佩孚曹錕，段祺瑞徐世昌，張作霖張宗昌輩的互相混戰，直系奉系，安福系等等之爭奪亂鬥，都明白地表示出日英帝國主義之角逐，操縱，主使及把持。現在呢，因爲美帝國主義的爭奪世界霸權，因英日美三國之爭奪太平洋，尤其是美帝國主義之財政的控制南京統治——很明顯的，南京統治不僅僅只投降金元帝國主義，牠是在地位上同樣非投降日英帝國主義不可的，不過其間也有輕重之分，優劣之別——甚至有壓倒日英二國在中國之趨勢，因而惹起日英在這東，尤其在中國的聯合，而形成英日對美帝國主義間的明爭暗鬭。所以，這一次的反蔣大同盟，在其規模上的廣大，在其武力行動上的審慎周密，爲列次軍閥戰爭之首，箭在弦上，而遲遲不發的，就是因爲其後台老板要佈置得周周到到，而後開始發動之故。很明顯的，這是太平洋爭鬭中的英日和美帝國主義間的前哨戰，這一次的誰勝誰敗，都是影響其將來的正式的帝國主義的戰爭之前途，所以審慎又審慎，而形成今日相峙相對的局面。

可憐改組派人，口頭上喊着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

軍閥，扶殖『民主』勢力，樹立『民主』政治而在行動上則除仰承軍閥之鼻息，聽從帝國主義之支配，別無他法！無怪乎只聽他們之痛罵革命的民衆之勃興，只聽他們之搖旗喊吶爲軍閥作倂，而始終不能實現其所主張的可憐的『民主』勢力！休矣，改組派諸君子！

五 改組派與現階段的中國革命

現在，我們走到清算改組派對於當面的革命運動的關係之地點了。

我們已經在前面再三地說明過，整個中國社會經濟是類於破產沒落的深淵之崖，更加帝國主義之積極的侵略中國，軍閥之間的矛盾日益展開而成爲不斷的軍閥混戰的局面，他方面，廣大的農民鬥爭積極地起來，城市的工人也已開始了作奪取政權的鬥爭，統治階級底整個的基礎已經是動搖不定了。

改組派就是在這一危機增大發展的時期，想以民族改良主義的政綱去收買一般民衆對於反動統治底不滿和反抗，並求蒙混被壓迫民衆之階級的自覺，以期緩和革命並求因反動政權爲目的而出現出來的統治階級之一搖把戲！所以牠一方面極力地攻擊現在站在統治地位的南京政府，

并努力轉嫁一切的責任於他們從前的勞苦功高的蔣介石主席一人的身上，把整個叛變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的代表物國民黨勾結封建地主買辦軍閥以及投降帝國主義這一事實所發生，所惹起的全國中國的危機，顯而不談，好像全中國底淪亡的危機不是全統治階級叛變革命底結果，好像民族資產階級還有解放中國的民族之力量，好像只有改組派人才能夠統一中國，解放中國似的，大言不慚地亂吠狂叫！其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之不能統一中國解放中國，已經在這三年中試驗完畢，已經早已名落孫山了！改組派人之不能完成中國革命，尤其是不必問而自明的道理！到現在，無論那一個，只要稍有思索力的人們，都能說明要勾結軍閥，要投降帝國主義，要施行改良主義的幻想，要怕懼工農革命的人們，無論如何是不能完成中國革命之任務這一理由了。只有改組派還執迷不悟（固然是其階級性使然）地推獻媚帝國主義與地主軍閥為革命的能事而已。

所以，無論改組派人，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自認為解放中國之革命的集團，然而事實上，牠是目前阻礙革命底發展並摧殘革命動力之最深酷的反革命的集團！

牠在客觀上，對中國革命所演的反革命的腳色，比任

何其他鮮明的反革命集團，更爲陰狠，更爲險惡。因爲牠一方面匯集地主資產階級，封建軍閥官僚於一處，以討伐南京統治之推殘民主勢力並民主政治相號召，他方面以愛國主義的欺騙，甚至在上海利用『四次暴動』的名義，在廣東利用『農民自衛軍』的名義，在北方利用羣衆不滿意政府的情緒，來哄騙工農羣衆，以其他軍事陰謀的犧牲，做牠篡奪國民黨部的工具。

正因爲改組派人有這種欺騙羣衆，緩和革命的伎倆，所以老奸巨滑的軍閥閻錫山馮玉祥等等也不惜與這羣手無縛雞之力的改組派人互相勾結，使汪精衛氏有了『千呼萬喚始出來』那樣重的身價了！

然而，被壓迫的民衆，嘗過大革命的經驗的工農羣衆是不很容易受欺騙的，改組派現在正在廣大的工農羣衆以及學生羣衆和知識階級之前，自己顯露着自己的醜態。其用爲資緣軍閥。蒙帝國主義的青睞的卑劣的手段，自從公開地勾結軍閥帝國主義以來，已經逐漸地消失其影響了。革命的民衆，毫無疑問地已經不易接受改組派之武斷的宣傳與欺騙的煽動了。不消說的，重複地曝露改組派底本相，摘發改組派在工農間的陰謀的宣傳，揭露改組派投降帝國主義，屠殺工農革命分子的事實，依然是革命的隊伍

目前急切需要進行的任務！只有與反革命的改組派作無情的堅強鬥爭，只有與反革命的改組派作澈底的政治鬥爭，纔能教育廣大的革命羣衆，纔能吸引廣大的鬥爭分子到革命的隊伍，完成中國革命底任務！

六 改組派底前途

最後，我們不妨來說一說改組派在這次反蔣大聯合中的前途。固然，在新的革命浪潮到臨之時，現在的一切反對黨派，無論是南京統治或者改組派人，或者閻錫山，或者馮玉祥，或者張三李四，都將捐棄前嫌，重征奮好地站一邊，會摩拳擦掌地來共同對抗革命，來屠殺工農，來鎮壓暴動，這是最確實不過的預言，無論誰都可眼見得到的將近實現的事實，我們不必多說，只要有志人預下決心，到那時候能爲革命來奮鬥就好了。

我們所要說的，是新的革命浪潮未來之前的目前的狀態之下，改組派將往那裏去這一問題。

至多，擺在改組派之前的有只有三條路，讓我們簡單地來說明一下吧。

一 以改組派在最近的將來，能佔領廣東廣西的地盤爲前提，這時候，改組派可以自抬身價，可以任擇併頭，

不必像現在只能奉承閻錫山輩了。所以，那時牠將估價而待，假使南京能出很高的身價，牠將嫁給南京而與閻馮對立，假使閻馮的聘金大而且厚，則將繼續現狀而努力於破壞南京之工作。這一前途改組派人真心嚮往的前途，為改組派人傾注心血的目的地。然而其前途並不是平滑無阻，至少至少要經過與桂系的爭奪戰以後，才能成為真正的改組派天下。但革命的民衆是不是能容忍改組派人之任意蹂躪，又是另一問題。

二 以閻馮改組派等等的力量，澈底地剷除了南京統治為前提，這時候，改組派當然要參加新的反動統治而遂行其改組底目的。然而這一反革命的集團的內部，不消說是包藏着無數的矛盾和利害的衝突，關於這一點，改組派人未始不曉得。所以這時候，仍將繼續其地盤的經營，以為內部爆發時之準備，最有可能的依舊是奪取兩廣為其根據地這一事實。不過，這一前途也不是很順利的。因為這次的軍閥戰爭，既皆有濃厚的後台老板為保護者，未必一舉就能奪到目標，且誰能到達這一程度，但在再進一步的達成之前，將不知要發生多少并怎樣的事情。

三 以南京統治澈底地消滅張桂軍隊並克服閻馮二派為前提，這時候，改組派諸君子恐將分崩離折而成其為

派，大多數的『忠實同志』將永久爲軍閥閻馮的走狗。而沒有自樹一幟的餘地，或將重游巴黎，或將跟濁玉祥闖錫山到陝西甘肅包頭鎮等等的地方去做軍閥式的隱士，這一前途當然是改組派諸君子所不忍設想的東西，我們也不必掃他們的陞官發財的譚典而主張他們必走這條絕路！

無論改組派將走那一條路，對於革命的民衆是絲毫沒有利益。革命的民衆只有嚴密自己的組織，增大自己的力量，用羣衆的力量來推翻一切的反動統治，來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只有這，是受壓迫的工農羣衆以及廣大的勞苦羣衆之唯一的出路！

一九三〇年五月三日稿。

「馬克思主義之批評」的批評

鄭景

『馬克思的學說，在一切文明國中，招惹了視馬克思主義爲「有害的宗派」之類的有產階級的（御用學的及自由主義的）科學的最大的敵意和憎惡。』

『有名的格言說，假如幾何學的原理損害了人們的利益，恐怕他們也會否定牠吧。毀損了舊神學的偏見的自然史的理論，直到今日爲止，喚起了猛烈的鬭爭，現在還在喚起着。對於近代社會的進步的階級之啓發和組織有直接

貢獻的馬克思的學說……在其生存過程中不能不依鬭爭而一步一步地獲得自己的地位，也沒有什麼可思議的』。

『關於御用教授們爲愚昧着有產階級出身的發育期的青年，對於內外之敵而『訓練』他們起見，御用式地所課授的有產階級的科學和哲學，無須說及。這樣的科學，是稱馬克思主義爲已被排斥的，已被粉碎完了的東西而不欲傾聽的。——作成閥來排斥社會主義的青年學者，和守護着長了一切菌微的『制度』的遺訓的老耄學者，都以一樣的熱心來攻擊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底發展，勞動階級中的馬克思思想之普及和加強，必然地要喚起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這些有產階級的反攻之頓發和激化，馬克思主義就這樣的在御用學者底每一「粉碎」時，益發強固起來而成爲更加精鍊更加犀利的東西了。』。

在中國方面，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年來也隨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他在勞苦大眾中的影響之加強，而「頓發」了。謝英士若底馬克思主義之批評（商務書館出版），就是這類書籍的近刊之一種。這一本小冊子，本文共有三十二頁（約一萬一千字）就中批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根據的，連介紹帶批評只佔有十五頁（約六千五百字）。牠底內容，充滿着一些僞造和武斷。用這種方式來攻擊馬克思主義，

事實上不但不足損其毫末，結果只好把著者自己的淺薄暴露出來。從這一點，可以窺測有產階級的文化成熟的程度，比方同一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在歐美日本必須披上『科學』的衣裳，但在中國就可以遺落了事。因為中國的文化落後沒有高明一些的御用學者，有產階級迫於必要，也只得讓這些蹩腳的角色登場了。

我們現在就來聽聽他怎樣的唱！

二

謝英士君這一本小冊子共分四節：(一)導言；(二)共產主義之論據；(三)共產主義之實施；(四)結論。他底批評的中心是馬克思主義。他說：

『近代之共產主義既多根據於馬克思，故不佞即就馬克思之共產主義，加以研究。綜計馬氏共產主義論據有三：(1) 馬克思以為物質為人類進化之原動力，而人類歷史實為階級戰爭之歷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之階級戰爭，為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戰爭。(2) 馬克思以為勞動為物品價值之唯一根源，勞動者生產過多而所得有限，於是社會乃發生一剩餘價值，為資本家所掠奪。(3) 馬克思根據以上二節，預言：在資本

制度之下，勞動者之苦痛將日益加甚，資產及資產所有權將日益集中，無產階級將日益增加，最後資本主義乃不攻自破，私產權移歸無產階級，社會乃達到共產時期。』（同書第四頁）

這是他所要批評的範圍，我們就跟着他底批評逐步批評下去。

『馬克思因為對於唯物哲學之趨向過甚，以為人類進化皆根基於物質及經濟動力，人類歷史為階級戰爭之歷史，又近代階級戰爭為有產與無產階級之爭。此種論斷，證之人類過去歷史，實未見其確及缺乏根據。人類之進化其受影響於人類之繁雜天性者極深。攘奪及積聚財物誠為人類天性之一，物質對於人類進化誠有關係，但吾人決不能遽以攘奪及積聚財產概括其他人類天性，也不能以物質為人類進化之唯一動力。其實人類生活，受於心理影響者良深，人類之宗教熱，愛國心，種族偏見，異性吸引，好奇，遊玩，好名爭勢諸天性，對於人類進化，均有重大影響。是則馬克思之唯物史觀，缺少真理也明矣。』（第五頁）

謝君謂『馬克思因對於唯物哲學之趨向過甚……。』
誰都曉得馬克思的哲學是辯證法的唯物論，並不儘是對

於唯物哲學之趨向。如果謝君對於馬克思底辯證法的唯物論有所不滿——（謝君說『人類之進化其受影響於人類繁雜之天性者實深。』又說『其實人類生活，受於心理影響者良深，』這樣看來，謝君底見地是一種觀念論的見地，自然不能了解和贊同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就應該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加以詳細的批評，不應該輕輕以『過甚』二字來抹殺牠。因為甚不甚只是程度的問題，並不是是非的批判。辯證法的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基礎，謝君關於辯證法的唯物論，不敢加以一字批評，這已經表示出他沒有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力量。

謝君在第四頁中說『馬克思以為物質為人類進化之原動力，』而在第五頁中則說『馬克思……以為人類進化皆根據於物質及經濟動力……。』這完全是謝君底造謠，在謝君意中，馬克思底人類進化底原動力，究竟是『物質』呢，還是『物質及經濟動力』呢？前後只隔幾行，敘述就這樣差異。要造謠似乎也應該小心一點，不要立即露出馬脚來。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把擴張於人類社會及其歷史之上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完全地公式化了。馬克思說：

『人類在他們的生活之社會的生產把一定的，必然

的，離他們的意志而獨立的諸關係，即是適應於他們的物質的生產諸力之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諸關係，作為所與的東西而接受』。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其社會之經濟的構造，即形成法制的及政治上的上層建築所依以樹立和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的基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是制約着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一般。不是人類的意識規定他們的存在，反之，實是人類的社會的存在規定他們的意識，社會之物質的生產諸力，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就和從來牠在其中運動着的現存的生產諸關係，或和那法律的表現的所有關係，發生衝突。這些關係便由生產諸力的發展形態轉化為牠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到來。隨着經濟的基礎的變動，一切巨大的上層建築，就成疾或徐地變革起來。……』

我們從上引馬克思自己所寫的，最完全的公式化的文章裏面，可以看到馬克思的社會進化底原動力是『生產諸力，』說正確一點，是『社會之物質的生產諸力，』決不是謝君所偽造的『物質』或『物質及經濟動力』（經濟動力是一個很曖昧的概念）。謝君所敘述的，既然不是馬

克思的意見，所以謝君以下的批評，只可算是謝君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巴吧了。列寧說『唯物史觀之發見，或說正確一點，唯物論對於社會的現象的領域之澈底的延長和擴大，除去了從來的史觀的二大缺點。第一，從來的史觀，至多止於觀察人類之歷史的活動的觀念論的動機，沒有研究這些動機由何而生，沒有把握着在社會的關係的體系的发展上的客觀的合則性，沒有在物質的生產的發展階段之中着取這些關係的根據。第二，從來的史觀，沒有把握着大衆底行動。反之史的唯物論給了以自然的——歷史的正確性，研究大衆生活之社會的條件與這些條件的變化的可能性。』唯史物觀既然是『唯物論對於社會的現象底領域之澈底的延長和擴大』。在認馬克思爲對於唯物哲學之趨向過甚的謝君自然是不會了解唯物史觀的。因此，他必然地要陷於從來的史觀底缺點，即是止於『觀察人類之歷史的活動的觀念論的動機（謝君所謂『天性』『心理』等）而不能『研究這些動機由何而生』。結局只好說罷了。

謝君說『人類歷史爲階級戰爭底歷史……此種論斷證之人類過去歷史實未見真確及缺乏根據。』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從來的一切社會的歷史（恩格斯附加說『除了原始社會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人與奴隸，

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傭人，簡單地說，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是處於永久地相互敵對的地位，不斷地繼續着明爭或暗鬥，這一鬥爭常是終於全社會的建築物之革命的再建，或終於相關爭的階級之全體的破滅。……從滅亡了的封建社會底懷裏出來的現代布爾喬亞社會是沒有把階級的矛盾滅絕的。牠不過以新的階級代替舊的階級，不過是設立了新的壓迫條件和新的鬭爭形態吧了。但是我們的時代，有產階級的時代和其他時代的差異是把階級的矛盾單純化了。社會益發分裂為二個大的相敵對的營寨，互相對立的二個階級即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我們拿這段文字和上引謝君的文字比較立即可以看出謝君怎樣地變更了馬克思的說話。馬克思說從來的社會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而謝君却把他改為『人類歷史為階級戰爭之歷史了。』第一，謝君把『從來的』這一形容詞刪去，就等於把過去的歷史變為人類一般的歷史，沒有時間上的限制了。第二，謝君不用階級鬥爭而譯為階級戰爭，這證以原文『明爭或暗鬥』這句話，階級戰爭一語顯然是譯得不適當，因為可以把鬭爭的範圍縮狹了（不問他是故意與否）。

謝君用來反對階級鬥爭的根據有三：（1）『社會各階

級間之利害不盡同，故各階級間時有衝突之事，但此階級戰爭決不能代表一切人類之戰爭。』(2)『馬克思有產無產階級戰爭之說……吾人尤未能同意。……人類之結合既不僅限於有產及無產階級，是則人類之戰爭決不止有產無產階級之戰爭也明矣。……美國工黨與移民爭，工人廠主與其他民衆爲關稅保護之爭……是則馬克思有產無產階級戰爭之說，實不合事實也。』(3) 日俄戰爭，日俄無產階級戰死者數十萬人，當英國波亞戰爭時，英國工人踊躍帶帽以贊助政府者不知凡幾。……美國工人大都表同情於政府。……此次歐洲大戰時，不僅工人全體贊助，即第二國際之首領亦極力贊成。……以上各例均足證明馬克思有產無產階級戰爭之說爲不確。』

關於以上所引的三點，我們沒有許多的紙面可以一一與以答覆；並且也沒有一一答覆的必要。現在只簡單地指出他的謬誤的地方。第一，馬克思說，『若現象形與事物底本質直接地一致，則一切的科學恐怕都成爲贅物了。』(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分冊 352 頁) 如果對於一切事物，只觀察他們的現象形態而忽略了牠們的本質，結果一定只能看見各株的樹木而看不見森林。謝君就是因爲忽略了事物的本質，所以只能看見各個戰爭的表面原因和現象，始終

不能明白牠們的階級的關係，所以說『但此階級爭奪不能代表一切人類之戰爭』。也正是因為他忽略了事物的本質，忽略了事物的相互的聯繫，所以牠不能明白美國工人廠主與其他民衆爲關稅保護之爭，但是美國工人還是與廠主階級鬭爭，廠主也一樣地壓迫工人。第二，謝君以第二國際的首領也有贊成戰爭等等來否定階級鬥爭，其實這不特不能駁倒馬克思的學說，反而是暴露他不懂機會主義的社會的根據及其作用。列寧說『戰爭，把機會主義轉化爲社會侵略主義，（口說社會主義而實際參加帝國主義侵略的東西——作者）在使機會主義和有產者間的隱密底同盟呈現出來上，促進了發展。機會主義和社會侵略主義的經濟的基礎是同一的，即是一部分少數的特權勞動者及有產者的利害是同一的。他們在擁護他們對於他們國裏的有產者由掠奪他國國民，作爲大國的特權等等得來的，那種利潤的殘酷的『權利』，及他們的特權的地位上，圖其利害。機會主義及社會侵略主義底精神的及政治的內容是一個而且是同樣的東西。以階級的合作，革命的鬥爭手段的應用之廢棄去代替階級鬥爭，當本國的政治呈現千鈞一髮的情勢的時候，不爲革命去利用牠，却反而去支持牠；就是這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167頁，『機會主義是爲了極

少數者之一時的及個人的利害而以勞動者的大多數的利害為犧牲的。機會主義代表着，與整個的勞動者階級及其繼續的利益對立的，極少數的勞動者和有產者區同盟。帝國主義的戰爭使這些關係更加發展了。「支特而且鞏固他們作為小有產者的，「上級」的。又作為勞動者階級的貴族（及官僚）的地位，只有這，形成着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期待的繼續——那是戰爭中結合於適應了這個的實踐的。這即是我們的時代的社會帝國主義底經濟的基礎。」（列寧全集 166 頁）（德波林，列寧底辯證法 60 頁）

這樣看來，機會主義是有牠底經濟的基礎的。戰爭是可以使機會主義轉化為社會侵略主義的。明白這個道理，就可以知道第二國際在大戰的時候為什麼要動搖，英美一部分勞動者為什麼會幫助牠們的政府去掠奪殖民地，而謝君却舉此來非難階級鬥爭，這只暴露了他不懂階級的關係，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而已。和馬克思說有什麼關係。

（其實階級鬥爭說並不是馬克思所始倡，馬克思的偉大是他闡明了無產階級之對於有產階級的鬥爭必然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

現在我們把論點移到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上吧。謝君說『馬氏之剩餘價值論根據於其勞動價值論。欲知剩餘價值之是否真確，必先察其勞動價值論。』我們就依謝君底意思，先來看謝君怎樣地介紹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他說：

『馬克思以爲物品之價值全根基於勞動分量。此說之不確，已爲近代經濟學家馬曉爾 (Alfred Marshall) 等所同認。馬克思之勞動價值論，其錯誤有如十七八世紀之重農派 (Physocrats) 之單重農田。計其錯誤之點有二：(1) 馬克思如一般經典派經濟學家 (Classical School) 以爲凡物品之價值皆根基於該物之成本。成本論 (Cost of Production Theory) 之不足以窺價值之全豹，已極明顯。近代大經濟學家馬曉爾已力言供求律對於價值之重要。又奧國學派經濟學家彭巴威克 (Böhm Bawerk) 之論價值曰：「物品之價值不生於其過去之製造，而生於將來市場之需要。……生產家僅能製造物品，希望其在供求律之下發生價值耳。」是則馬克思之勞動價值論僅得事理之半也。(2) 馬克思以勞動分量爲物品之唯一成本。此說之不合事理，實無容微辯。勞動，資本，土地及管理爲物品成本之四

項素。工業家之冒險經營，工廠管理之良善，及生產之經濟，均為歐美近代工業發展之重要原因。馬克思昧於事理，以勞動為物品之唯一成本，及其價值之唯一根源，豈非大謬乎？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第三集中已改用成本價值論。」

這就是謝君對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介紹及批評。關於介紹部分，他只說『馬克思以為物品之價值全基於勞動分量』，『馬克思如一般經典派經濟學家以為凡物品之價值皆根基於該物之成本』，『馬克思以勞動分量為物品之唯一成本』及『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第三集中已改用成本價值論』寥寥四句而已。這種介紹法，實在簡單得驚人這一點上，可與馬寅初博士後先媲美，表示中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偉大。

馬克思在他底資本論冒頭就這樣說：『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的諸社會之富，作為一個可驚的龐大的商品的集大成，而各個的商品則作為這樣的富底原基形態，而出現。所以我們的研究，以商品的分析開始。』馬克思之所以要從商品的分析開始，為的是他的資本論的『最後的究竟目的』在於『暴露』近代社會（即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的社會——作者註）的經濟的運動法則，而這一社會

之富是以商品爲其『原基形態』的緣故。所以馬克思之所謂價值是『商品』的價值，不是『物品』的價值。謝君說『馬克思以爲物品之價值……』云云，這是表示他對於馬克思學說的無識。因爲『物品』不一定就是『商品』照馬克思的觀點看來，非商品的物品只有『使用價值』而沒有『價值』的。

『這樣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裏說——只有社會地必要的勞動的分量，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之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其價值之大小。在這裏，各個商品，總被看做那一商品種類底平均標本。所以，含有等大的勞動量的，或能夠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諸商品，有着同一的價值。又一商品的價值對於其他各商品所有的關係，等於該商品的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對於其他商品之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所有之比。一切商品，作爲價值，只不過是凝固了的勞動時間的一定分量。』這樣看來，謝君單說所謂馬克思以爲物品之價值全根基於『勞動時間』，也是歪曲了馬克思的意思。

再，謝君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集中已改用成本價值論，馬克思如一般經典派經濟學家以爲凡物品之價值皆根基於成本。這顯然是謝君底偽造，至少是他沒有看懂馬克

恩的資本論。

謝君底介紹既充滿着歪曲和偽造，而他的批評，也極盡武斷的能事。他說，『此說之不確已為近代經濟學家馬曉爾等所同認。』究竟近代經濟學家馬曉爾等所同認的『不確』是根據着怎樣的理由呢？他沒有把他們的理由明白地寫出來。謝君說，『計其錯誤有二：(1) 馬克思以為凡物品之價值皆根基於該物之成本。成本論之不足以窺價值之全豹，已經明顯。……(2) 馬克思以勞動分量為物品之成本。此說之不合事理，實無容置辯。……』成本論既然是謝君所偽造，不是馬克思底主張，那末對於成本論之非難又與馬克思有什麼關係？所以他下面列舉出成本的幾項要素，在批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上，簡直都成了廢話，結果只自行暴露他的庸俗的經濟學者的見解而已。甚奇怪的是他說：『工業家之冒險經營，……均為歐美近代工業發展之重要原因』這幾句話，我不解謝君是在這裏批評馬克思的價值論呢，還是在討論歐美近代工業發展之重要原因呢？謝君在是段批評裏，很推崇馬曉爾，彭巴威克的供求律。我們認為如果謝君要想批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應該積極地從馬克思的學說本身來指出他的錯誤，才是正辦，若避開正面不說，只東拉西扯地拖出一二個資產階級

的御用學者來裝裝門面，這有什麼用處？況且他所謂供求律的學說，至多也不過能夠說明價格之所以漲跌，對於價值的本質是無能為力的呢！（如果讀者想知道彭巴威克的學說之真相及其階級的背景，請讀一讀布哈林的有關階級經濟學批判好了。）

關於剩餘價值說，謝君只說道，『馬克思以為勞動者生產太多，而所得有限，故生出一種剩餘價值為資本家所掠奪。』（第五頁）而他在第四頁則謂『……勞動者生產過多，而所得有限，於是「社會」（？）乃發生一剩餘價值為資本家所掠奪。』這在謝君就算是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介紹了。但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果是這樣簡單淺薄的麼？決計不是的，第一，我們用不着細閱馬克思的資本論，就可以知道『於是「社會」乃發生一剩餘價值……』這句話，決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因為如果馬克思會說這樣的話，那末，馬克思的學說就不會『在一切文明國惹起有產階級的科學的最大的敵意和憎惡，』而謝君也不會嘆息『近日光怪陸離，江河日下』，悲歎慷慨地來攻擊馬克思了。

第二，謝君說『馬克思以為勞動者生產太多，而所得

有限故生出一種剩餘價值為資本家所掠奪。』『過多』與『有限』都是一種比較的概念而非學術上正確的用語。馬克思的敘述決計不會這樣曖昧的。現在關於資本論的解說書在市面已有好幾種了（如資本論解說和通俗資本論都是這一類中的良書，據說不久資本論的中譯也將出版。），我真不懂何以謝君還有這樣的勇氣用些模糊的說話來欺蒙讀者？列寧關於剩餘價值有一段文字敘述得非常的簡潔，現在把牠引在下面：

『商品生產之發達一達到一定階段，貨幣就轉化為資本。商品流通的公式為 $W(\text{商品})—G(\text{貨幣})—W(\text{商品})$ ，即為要購入其他商品而賣出某種商品。反之，資本之一般的公式為 $G—W—G$ ，即為賣出（獲得利潤）的購入。馬克思指稱被投進循環的貨幣的最初價值之這一增大為剩餘價值。這樣地在資本主義的循環中貨幣之『增大』起來，這是周知的事實。這一『增大』就是使貨幣轉化為作為特殊的。歷史地被規定了的社會生產關係的資本的。剩餘價值不是從商品流通中發生出來，因為商品流通僅僅知道等價物的交換。剩餘價值也不能依增加價格而發生，因為買賣雙方的得失會被平均的緣故，而且問題不在於個人的

現象而是在於集團的 averages 的，社會的現象的緣故。爲要獲得剩餘價值，『貨幣的所有者不能不去市場發見具有其自身之使用價值爲價值的源泉般的特殊性質的商品。』那是說不能不發見其使用過程同時就是價值的創造過程的商品。而且這種商品是存在着。那——就是人類的勞動力。人類的勞動力的消費即是勞動，勞動創造價值。貨幣的所有者購買勞動力是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依着其生產所必需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即勞動者及其家族的生活費之價值）所規定的價值而購買。即獲得使他勞動全日。例如十二小時的權利，於是勞動者在六小時（『必要』勞動時間）之中創造足以購他的生活費的生產物，而其於次的六小時（『剩餘』勞動時間）之中創造沒有由資本家報酬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所以，從生產過程的見地看來，有把資本分爲二部分。即爲生產手段（機器，勞動用具，原料及其他）而支出的不變資本——牠的價值沒有變化地（一次地或部分地）移入於製成的生產物——與爲勞動力而支出的可變資本的必要。這一資本不止於不變，而是在勞動過程中創造和增大剩餘價值。因爲這個緣故，要表現資本之榨取勞

動力的程度，就不宜把剩餘價值與資本全體去比較，那是應該只與可變資本比較的。馬克思叫這種關係做剩餘價值率，牠在我們的例中是 $\frac{0}{6}$ 即是100%。』（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分冊，卡爾·馬克思，日譯列寧，經濟學教程20—21頁）

我們只拿這一引用文去和謝君的敘述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謝君的介紹不正確到了什麼程度。

謝君對於剩餘價值論的批評，又是無理由的武斷。他說，『馬克思之剩餘價值論所含真理亦猶彼之唯物史觀及階級戰爭諸說。』（第九頁）又說，『馬氏之剩餘價值論直接根據於其勞動價值論，故其為不確也，有如其勞動價值論。』他這樣地類推地武斷之後，又說『如勞動為物品價值之唯一根源，物品價值之全部均應歸勞動者，則馬氏之說或有幾分真理。但既明勞動價值論之為不確，則勞動者不能佔有價值之全部也實極明瞭。』這種批評口吻，好像馬克思曾經主張過『勞動全收權』似的。這顯然又是『無的放矢』。接着他又是一大套庸俗經濟學家的說話以為資本家，地主，工業家，勞動者，』四者均當按照其貢獻之多少，均分生產所得。』然後又來一句斷定：『是則勞動者未能盡佔物品之價值，實不足以構成馬氏之剩餘價值論

也明矣。』這一句實在有些不通，謝君在那馬克思的那一種著作裏，看見馬克思以『勞動者未能盡估物品之價值』去『構成剩餘價值論』呢？謝君似乎應該把自己的意見與馬氏的意見，分別清楚些！

末後，謝君又以下面三點來證明『馬克思剩餘價值及資本榨掠勞動諸說，均不合近代事實』：(1)『自近代歐美勞動組合發達後，工人與資本家已漸立於同等地位。罷工及限制生產 (Limitation of Output) 等均是足以制資本家之死命，而增加工人之工資。』(2)『自國家實行監督工商業後，資本家壓迫及虐待勞動者，已漸為不可能之事。』(3)『按照美國分配情形而論，勞動者所得之報酬，雖不高亦不低。』

我們再來把謝君的論據檢查一下。第一，關於第一根據，姑勿論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無法可以與資本家平等。但是，我們要問勞動組合之發達，罷工及生產制限之實行，是不是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因罷工及限制生產的工資的增加，是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果？所以，這一根據只是證明馬克思階級鬥爭說的正確，一點也不能助謝君張目的。第二國家是階級社會中支配階級壓迫被支配階級的一種機關。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牠

當然要執行有產階級的意旨，擁護資本家們底利益。爲了緩和無產階級的反抗起見，有時誠然也會制定一些工廠法等等來欺瞞工人。但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牠決計不會廢除剩餘價值的掠奪，因爲廢除資本家對於無產階級的掠奪，就等於取消資本主義國家自己的緣故。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之一切對於無產階級的設施，不能用來證明剩餘價值之不被掠奪，反而是證明了無產者底階級覺悟已達到相當的成熟，有產階級有利用國家來緩和他們的反抗的必要。第三，謝君舉出一些數字說明美國分配之平均，即『勞動者所得之報酬雖不高亦不低矣』。無產者在最大的帝國主義的美國中，他們的所得之絕對量誠然會較以前或其他產業落後的國家的無產者好一點，但是，若拿他去和資本家的巨大的利潤比較，就立即可以知道，牠是相對地減少的了。因爲資本家的巨大的利潤之來源，就是剩餘價值，並且這一剩餘價值，是在勞動過程中創造和增大的，只要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存在一天牠終歸是爲被資本家掠奪的。故勞動者對於資本家以工資爲中心的鬥爭，最後必然地要轉化爲根本而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的鬭爭。（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河上肇。勞資對立的必然性，北新出版）所以謝君從分配上來證明剩餘價值論之不確，結果不能證明什

麼。因為剩餘價值的問題是生產的問題，不是分配的問題。

四

謝君說：「馬克思根據以上二節，預言：在資本制度之下，勞動者之痛苦日益加甚，資產及資產所有權將日益集中，無產階級將日益增加，勞動階級之爭將日益劇烈，最後資本主義乃不攻自破，私產權移歸無產階級，社會乃達到共產時期。」（第四頁）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曾經說過下面這一假說話：『對於直接的生產者的剝奪，以極無良心的兇暴，在最可恥的最不潔的，最卑屈而且狂暴的情熱的刺激之下進行了。依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即基於各單獨獨立勞動者與他底勞動用具及勞動手段的融合的私有財產，被以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他人的勞動之榨取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所驅逐了……如今，被剝奪者，已經不是自己從事獨立的經營的勞動者，而是榨取許多勞動者的資本家。這一剝奪，依着資本主義的生產自身的內在的法則，即資本的集中而完成。一個資本家常是殺死許多資本家。和這一集中，換句話

說，和多數資本家被少數資本家的剝奪並行，勞動過程的協業的形態，益發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科學的意識的技術的應用，土地的計劃的利用，勞動用具之向着只能共同地利用的勞動用具的轉化，基於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手段而使用一切生產手段的節約，把使一切國民投入世界的市場網中的事實，資本主義制度因此遂帶着國際的性質——這些一切現象發展起來。強奪和獨占着隨伴這種轉化過程的一切利益的大資本家的人數不斷地減少，同時窮乏，壓迫，奴隸狀態，頹廢及榨取的程度益發增大起來。但是，同時被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自身底機構所訓練，結合和組織的勞動階級底反抗也增大起來。資本的獨占，就成為隨伴這一獨占而且在其下面生長了的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底社會化，便達到難與其資本主義的外殼相容之一點。資本主義的外殼破裂了。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弔鐘響了。剝奪者被剝奪了。

『由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中發生出來的資本家占有方法——即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基於自己勞動的人私有財產第一次的廢除。可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依一種自

然行程的必然性，造成他自己的廢除。這就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廢除不再恢復私有財產，但恢復基於資本主義時代所獲——即基於協業以及土地和勞動自己所產的生產手段的公有——的個人所有物。

『將基於一己勞動的零星私有財產變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比較將資本家的財產——這種財產在實際上已經是建築在社會的生產上面的——變為社會的財產，自然是更延久，更激烈並且更困難。前者是少數有權力者剝奪民衆的產業，後者是民衆剝奪少數有權力者的產業。』

謝君的敘述或者是根據上引這一段說話，我們若把牠們比較一下，立即就可以發見謝君怎樣地歪曲了馬克思的真意。馬克思說，『剝奪者是被剝了』，『民衆剝奪少數有權者的產業』。在謝君却變成『資本主義乃不攻而自破。』馬克思說，『這種廢除不再恢復私有財產，但恢復基於資本主義時代所獲——即基於協業以及土地和勞動自己所產的生產手段的公有——的個人所有物。』一到謝君文裏就變成『私有權移歸無產階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評中說『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化到後者的革命的過渡時期。一個政治的過渡階級是

與這個時期相符合的，而這個時期中的國家，除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便不許有別的形式。』而謝君則說『私有權移歸無產階級社會乃達到共產時期，』是馬克思的『預言』。

謝君這樣的敘述了馬克思的『預言』之後，便在第十五頁開始他的批評。他以爲：『馬克思資產集中之預言，較爲真實。』不過『資產集中，直接足以促進社會之生產，間接足以增進勞動者之幸福。蓋生產發達，則勞動者之工資必因之而增加而人類需用品之價值因之而低廉。是則資產集中而資產權分散。對於勞動者不特無害而且有益也。』他想藉此以證明馬克思的『預言』之不確。可是，他在這裏，忘記了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他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忘記了資本集中的結果自由競爭已爲獨占所廢除，忘記了獨占要維持一定的利潤，會限制生產，結果使物價騰貴，工人失業。魯賓斯基底世界大戰後的資本集中中有這樣的說話：

『但我們就現有的事實（內中有些豐富的材料是由有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供給的）看，很可以確切說，歐洲最重要的國家大戰後集中的努力大都是一種生產力發展的要素。英國與德國垂直綫的康澤恩（Konzern）本

來可以大大地使技術進步，使生產廉價——例如借助於排除中間商業——但牠們計不出此，反限制生產，並利用牠們的壟斷去提高價格，甚至於獲取純粹投機的利潤。(178—179頁)

『昂貴的價格使國內與國外的消費縮小，並引起生產的限制與失業的增加。同時限制生產是一種顧慮周到的有組織的運動，藉此去保持價格並較小的銷場獲得同樣的利潤。這種運動是受政府贊助的』(180頁)

這不是恰恰與謝君所說的話相反麼？不是證明馬克思『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使達到與其資本主義的外殼相容之一點』麼？至關於『資產集中而資產之所有權分散』這一點，究竟是一種什麼把戲，讓我再引世界大戰後的資本集中底一段文章，來說明牠底真相和作用：

『有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以及改良派的許多理論家現在仍然企圖使廣大的羣衆相信股分公司的發展使資本「民主主義化」了，從此獲得利潤的人將日見增加。我們在此處遇着集中資本一種很狡猾的欺騙策略，牠要藉此轉移羣衆對於牠的行動實際的驅策力的注意。

『就外表上看來，資本民主主義化的學說似乎有些動

聽，在協約國和美國的股票額分得較小，因此購買股票的人為數甚多……。

『但資本絲毫沒有因此民主主義化。大家都知道，即使沒有大多數國中所存在的「優先股」，全部股分資本制度所造成的狀況，也絕對不能使各小股東對於股分公司的營業發生任何影響。此等小股東大半散居全國各處，永不能大批地參加大會，使他們變化一個要素。任何銀行，托辣斯或資本家團體只要按照當時的狀況獲得一小部分股票，即能夠完全宰制任何對象——不論是一種職業或一個公司。牠要達到這種操縱目的，用不着一半數票，只需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就夠了。……一般小股東只能獲得一種不足輕重的正式股息，平均只等於當地的利息成數。反之，至於生產的宰制，政治和經濟的勢力以及真正的巨大利潤都是一小羣財政大王的臍物……。

『小股分和小公債的制度使集中的資本能夠一箭射雙鵰：在一方面，牠從前的地位無所損傷，並能處置巨額的金錢來源，而以小有產階級以及工人貴族節衣縮食之資接濟其投機的行動，在另一方面，這些人民因投資的關係在心理上變成資本凱旋車上的俘虜。他們

對於保護資本主義的制度，即保護利潤和特權，都具有同情。

『美國的熟練工人在股分中投下幾元錢，遂使他們躲避階級爭鬥，並對於他們不幸的同事改良生活狀況的努力，加以仇視，……大資本大半知道利用這種趨向在小本放債者中培養一種同樣的心理，因此竊賊幾百萬人，使人民分裂成爲互相仇視的黨派，以與勞動羣衆對抗，並練成階級爭鬥的衛兵。』（187—191頁）

謝君所謂『產業所有權分散』，底真相原來是有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以及改良派的許多理論家的一種企圖。原來是『集中資本一種很狡猾的欺騙策略』！原來是大資本利用以『竊賊幾百萬人』使之『與勞動羣衆對抗，並練成階級爭鬥的衛兵』！有這麼大的作用，難怪謝英士君要讚歎不置了。

五

謝君在他這本小冊子中還費了十二頁（19—30頁）的紙面，極力主張共產主義實行後生產必至衰退，並證明蘇聯的失敗。他的謬誤，完全由於他的階級的立場，使他不能，也不願，睜開眼睛去看看現實，雖然他滿口在攻擊馬

克思的學說不合事實。現在，一來因為紙面的關係，不能多說；二來對於他這些幾乎隨處都成問題的雞零狗碎的批評，若要一一給他糾正，也會引起讀者的厭倦，所以，我只想下面指出幾點略說一下，便把這篇文章結束。

第一，關於『共產制度下社會之生產力能否增加』的問題，謝君說『人類之思想動作多根據於人類之天性，』『私有權廢除後，人類因缺乏生產之原動力，對於生產必懈惰敷衍，而社會之生產力必因之銳減，亦為不可免之事。』『「利潤為工業制度之心房」如心房停止動作，則氣息斷絕，故利潤制度廢止後，工業生產必大為衰頹，亦為必然之事。』『其實人類之苦心焦思，孜孜不息，從事生產者，無非為己身或親屬謀安息起見，或受虛榮及競爭心所驅使而已。一旦私產及利益(?)制度盡行裁撤，而欲望人類如前之熱誠踴躍，勞心勞力，以事生產，實為一不可能之事。故在共產制度之下，即有完備之生產工具，亦無運用及驅使此工具之動力。』『況實行共產後，人類隨作隨食，斷不願如前之節衣縮食，力事貯蓄；積為資本，以為社會(?)生產之用』。這種論調完全是以資產階級的心裏推測將來的社會。同時他忘記了以利潤為原動力的資本家社會，現在正因利潤之故，而成為生產力的桎梏——

即爲了保持一定利潤而限制生產。並且不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在經濟上政治上會表現爲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必然地會給資本主義送終。至於在新社會之下，人類隨作隨食之說，尤其是毫無根據的武斷。

第二，謝君以爲：『在資本制度之下，社會物品之產量，均按照價格而規定，而物品之價格，又按社會之需要而漲落，……有此經濟律節制調劑，故各項物品之產量，有所準則。實行共產後，以上之經濟律不復存在，而物品之產量必無所準則。』他以此來證明共產主義不能實行。這只是暴露他不明白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和現實的情形。在資本主義的初期，經濟界誠有一個時期會爲自由競爭所支配，價格尚有相當調劑的作用？但因生產之無政府狀態，社會已飽嘗恐慌的痛苦。自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產業界雖然減少了由『無政府狀態』而生的痛苦，但同時獨占漸次地代替了自由競爭，到了現在事實上獨占已經支配了一切經濟領域，假如不是瞎子，誰也不會相信以自由競爭爲前提的『經濟律』會有『節制調劑』的作用。因爲謝君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之無識，所以能有勇氣用這種閉上眼睛不顧事實的論據來詰評人家，而爲資產階級服務。在理論上爲彭巴威克等大捧其場也是因此。

第三，謝君認為共產主義在蘇俄已經失敗，所以蘇俄不能不喊出『向後轉』之口號而改實行新經濟政策。這完全由於謝君不懂革命進行的步驟，所以不明白新經濟政策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們不想從理論上來給謝君答覆。我們只請謝君一看蘇俄的五年計劃及其第一年份實行結果之成功就夠了（關於這一點，請閱本誌第二三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之世界文中關於蘇俄經濟建設的發展節分45—53頁）。因為這一事實會給謝君以一個總的答覆的緣故。

1930. 2. 21 日脫稿。

本店即將出版之書

1.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布哈林著 向省吾譯
2. 俄國農村問題
劉正剛譯
3. 世界經濟之泉源
巴圖耶支著 王林鄉譯
4. 西方底文化與蘇聯的文化
(江南文庫第四種)
蘆那查爾斯基著 成嵩譯
5. 怎樣建革命文學
(江南文庫第五種)
李初梨著
6. 辯證法學說概論
(江南文庫第六種)
張如心著

其他已出版新書二十餘種，不及詳細備載，

函索書目印寄。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
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駁郭任遠的「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

(續)

王 昂

十

郭教授(註)批評了他所謂馬克思的主觀論以後，他又繼續地從他所謂「科學方法」的觀點來批評馬克思，形成了他著作第三章「冒充科學的馬克思」的內容。

2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註)最近因看友人的著作才知郭任遠先生是一位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出身的大博士，所以以前只稱他為教授。

教授(對不起！是博士)在他著作裏先大體從事實來指摘他所謂『馬克思預言的錯誤』，繼續地又從科學的方法論上來批評他所謂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這便是他的著作的體系(Sy stem)。這種無統系的體系，也就是他的『科學方法』。我們就他全著作的各章的排列看來是如此，就各章中的各節的排列看來也是如此，再就其各節中理論的展開和問題的提出看來，也都能找到他的『科學方法』的特徵。

關於這一點，我們為節省篇幅計暫置之不加詳論，以下來檢查教授對於馬克思所批評的內容——這第三章的內容。

這章的第一節題名『馬克思利用科學的動機』。在這一節的第一段裏，教授說：

『馬克思的傳記者告訴我們馬克思少年的時候，在德國的大學所學習的是哲學，法律，經濟，和歷史等科。我們須要記着，哲學在現在還不是科學，即是法律，經濟，歷史等，在馬克思那時候也沒有一點科學的基礎，仍然是死的，刻板的學問。這一點就足以證明

他少時沒有經過一度的科學的訓練的。」(第四十頁)。

我們在這一段話裏，可以看見教授對於馬克斯傳的偽造和馬克斯大學時代的曲解。我們就馬克斯的傳記看來，從他的大學時代到1842年，他所研究是法律，哲學和歷史。但是，我們的教授於上述三門科目之外又加上一個經濟。在教授的頭腦中想來，以為馬克斯有『資本論』等等的著作，他的早年一定研究過經濟，而其實那却是教授的臆測，馬克斯傳的偽造。檢馬克斯的自述(馬克斯傳也同樣地告訴我們)，他最初感覺經濟問題的興趣和與研究的必要的，是在1842—43年間萊茵新聞時代，他能夠切實專心從事經濟研究的是在辭去萊茵新聞主筆以後。單就這一個小小的事實看來，也可以看出教授怎樣地讀馬克斯傳和怎樣地偽造馬克斯傳。

其次，教授說：『哲學法律歷史經濟等：在馬克斯早年時期，還沒有一點科學基礎。』這是表示甚麼？這全然是教授的事實偽造，教授對於世人的欺瞞蒙蔽。教授對於當時科學界的情形並沒有少許的說明例證，僅僅地用那獨斷的一句話要抹殺當時一切的科學。我們由此可以知道，自稱最『物觀的』教授，眼上却戴着蒙蔽不能觀物，或有不願觀物。告訴我們研究科學要用歸納法的教授，把自己論敵

4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的東西都不用說明毫不費事地歸納到沒有科學的價值的面去了。

照教授的筆法說來，這本是「大工具主義」，教授不只是以工具待馬克斯，「乃竟以工具待歷史」，以工具待科學」（見導言，第二頁）。我們讀自然科學史和社會科學史的時候，可以知道當時科學已經有相當的發展相當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之上，馬克斯以後才完成他整個的思想體系（註一）。我們的教授却盲目地不能看見，甚至於不願看見這種事實，竟然將真正的事實一筆勾消從新偽造事實。（註二）。

（註一）參照：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自然辯證法』和 Kiazonov 對於『自然辯證法』的解題。

（註二）教授說馬克斯沒有受過『科學的訓練』以後，他又說馬克斯『亡命在倫敦的時候，是拼命看書。可是……他的讀書的目的，不在研究學問。而在搜集材料來證明（？）他的學說』（第四十三頁）。這也是教授的神祕法術——不用證明不加說明的獨斷。

十一

我們在上段大略地檢查（註）了教授著作第三章的第一

節。現在我們照按次第再來檢看他的第二節的內容。

(註)教授的著作如前所述是充滿着偽造和曲解，我們沒有充分的時間和紙幅——地列舉起來加以批評。

這第二節題名為「科學方法與馬克思的主觀病」，照教授這一章冒頭的小引說來，是他全章批評的中心所在。不過中心只是中心，除這以外教授還忘不了附帶。這中心以外附帶的批評在這一節以至於全章內竟占了大部分的紙幅。

我們先來看教授批評馬克斯的方法的部分。教授說：「『馬克思曰充科學』這句話不是瞎講的。他對於科學明明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讀者如不相信，請看他的違反科學方法的種種事實。科學最注重歸納法。科學的新發明都是用歸納法得來的。演繹法只可用來證明已發明的原理，不可用來做新原理的工具。這點小道理，凡是學過科學方法的ABC於人，都會曉得的，不必說。現在我們所要提出的問題：是馬克思會否用過歸納法去研究歷史？我們的答案是，他不但沒有用過歸納法，而且沒有用過演繹法」(第四十四頁)。

這便是教授所謂馬克斯「違反科學的方法」的事實。我們要問教授所謂歸納法和演繹法是甚麼？教授對於這一

6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點並沒有說明，只說『凡是學過科學方法的ABC的人，都會曉得』那方法的作用。不幸的很！我們就沒有教授所謂『科學方法的ABC』的智識，不知道他所謂歸納法和演繹法是甚麼？但是，我們雖然沒有得到教授對於他所稱『科學方法』的說明，和教授祕藏『科學方法的ABC』的智識，而我們在教授的著作中却倒可以看見教授的『科學方法』，至少在這批評的著述中處處可以得到教授的『科學方法』的應用，由這也可以找到教授的『科學方法』的本質和內容。

我們在這反駁的文字中，已經處處地指摘過，教授的著作中到處使用他特殊的『科學方法』。教授使用的歸納法，是不明示由特殊到一般的路徑，其演繹法也是不明示由一般到特殊的推論。他只是在他偽造和曲解馬克斯的前提之下來施行他的『科學方法』。自稱『最徹底的科學革命家』，高唱『科學方法』的教授，其『掛羊頭賣狗肉』是如此。

其次的問題，是是不是馬克斯『不但沒有用過歸納法，而且也沒有用過演繹法』。關於這一點，教授也沒有一般的詳細的說明和例證。他只是舉出馬克斯使用辯證法一點，作為他主張的根據。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暫且不據

大其範圍，先只看教授對於辯證法的理解。教授說過馬克思「不但沒有用過歸納法，而且也沒有用過演繹法」以後，繼續他又說：

「他（指馬克思——昂莊）所用方法是二千年前希臘學者所傳授下來的哲學方法，是他的所用的變相的辯證法」（第四十四頁）。

這是反映在教授頭腦中的辯證法。他單純地以為歸納法是最重要的科學方法，貶視辯證法，並且把歸納法和辯證法二者完全對立起來。我們再繼續地看下去，教授引用了胡漢民譯的 M. Beer 的『社會主義史』一段以後，於是憤怒着說：

「嗚呼！辯證法是哲學家在安適椅上和人家喧嚷吵鬧的方法，那裏可以叫做科學的方法呢？」（第四十五頁）。

請看教授（博士）對於辯證法的理解程度！教授既不讀馬克思主義入門書去理解甚麼是辯證法，也無能力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辯證法，只是用這一句話單純地武斷地來斷定辯證法是「喧嚷吵鬧」的方法。這種單純的武斷，只能表示教授對於辯證法的無理解，對於羣衆的欺騙和蒙蔽。

我們知道批評論敵的主張，第一先要理解論敵的真正

8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見解，第二要展開自己的積極的意見。我們的批評家——郭教授對於這兩個條件做了甚麼？我們在這裏只看見教授說辯證法是「臆測法」，毫沒有例證和說明。這也可以說是自稱「科學革命家」的態度和方法。「這種科學革命家」，按照教授的筆法，我們請他快快除掉他冒充的招牌。

十二

教授著作第三章第二節內，如上所述，還有一段附帶的批評，教授說：

「伯亞說：馬克思帶這個思想(唯物的思想，而往巴黎，他傾全力於法蘭西社會主義和法蘭西工黨勞動運動的研究。這話足以證明馬克思是先有了成見，先有了結論，然後再去找歷史的事實來證明。這就是說，他的『唯物史觀』是形成於他開首研究之前。」(第四十六頁)。

教授所說的是如此。但是，我們看究竟怎樣？我們知道，唯物論是一種宇宙觀，是對於實在之一般的普遍的基本的觀察。同時馬克斯的唯物論並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而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辯證法的唯物論，並不以一般的普遍的觀察為滿足，更進而要求具體的觀察。馬克思以他的唯

物的觀點來研究法蘭西社會主義和法蘭西的勞動運動，却使他對於實在的觀察更得到具體的內容，特別是對於社會更得到具體的認識。

並且馬克思在他作萊茵新聞主筆時代，深感覺他對於經濟學方面智識的不足，他辭職以後極力地熱心研究經濟學，同時他熱心研究社會主義並參加社會運動，形成了他的唯物論的歷史觀。

照這看來，馬克思的唯物論的歷史觀——唯物史觀，是由他理論上的研究和運動上的實踐得來，決不是他觀念上的產物。教授說馬克思的觀點形成他開始研究之前，這是馬克思的生涯和學說的偽造和曲解。

不用說，理論是實踐得來，而同時由實踐得來的理論更要求變為實踐，至少由實踐得來的理論用他再去觀察實際情形的時候，更使理論能具體的內容。教授對於這種關係，不能理解而信口開河妄加討論，真是笑話之至！

我們批評一種理論或一種事實，必須以理解這種理論認識這種事實為前提，並且在批評時必須舉出證據加以說明。這樣才能滿足批評的條件。但是，我們的教授怎樣呢。教授對於我們所要求的條件毫無顧慮，對於馬克思的生涯與學說也不求甚解，只是粗雜地斷章摘句地引用一句

10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話來斯定馬克思犯了『主觀病』，這樣說來，事情何其單純！

凡是一種社會的具體的事實，都是複雜多種條件的合成果。我們觀察這種事實的時候，要先有關於事實的自大至小自粗至細的所有的一切條件的資料然後加以分析觀察，這樣才能對於這種事實得到真正的切實具體的認識。但是我們的『革命科學家』，對於一種事實並沒有分析認識的能力，將具體的事實認作單純的事實來武斷地下他的判斷。

教授自己也說過了『研究純粹科學的人，先搜集事實，然後再從中尋出原理或定律』（第四十六頁）。這是教授對於研究方法所發展的積極的意見。但是，教授的這種敘述只說到搜集事實，並沒有說到怎樣搜集的方法，搜集到材料以後怎樣地整理應用，是一種極不充分的粗糙的敘述。現在暫且不管這種方法手續和『從事實中尋出原理或定律』，我們試問教授批評論敵的時候自己所說的『先搜集事實』這種手續，做了沒有？

不幸的很！我們在上面已經到處指摘過，教授批評馬克思時所搜集的事實，都是曲解和偽造的事實，甚至於是沒有說明例證的單純武斷。我們要問教授對於自己論敵的

這種態度到底是一種甚麼態度？教授批評自己論敵的這種方法，到底是一種甚麼方法？

十三

我們的郭教授在這裏批評教授所謂『馬克思的主觀病』，舉出三段話來。現在我們來逐段看去。

這一段的開始，教授有幾句話介紹馬克思的意見，並加以簡單的批評。教授說：

『馬克思已經先有了「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成見，所以他看見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都是經濟制度和生產方法變遷的事實』（第四十六頁至四十七頁）。

關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說，是否為馬克思的成見馬克思之主觀的見解，我們讓以下教授提出較具體的意見再加檢查。現在先來看教授的介紹是否正確。

我們可以看見教授所說的『他（指馬克思——昂註）看見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都是經濟制度和生產方法變遷的事實』的話，是教授的偽造，馬克思並沒有這種含糊不正確的見解。

12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我們只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都是階級爭鬥的歷史(精密說來是記錄上所傳的歷史——恩格斯注)」，這明明說是社會史並且是階級社會的歷史，而教授變成了『全部歷史』，有規定的階級社會史竟變成了無規定的『全部歷史』。

其次，我們只知道馬克思說過，「人類獲得新的生產力，同時就變更其生產方式，隨着生產方式即獲得生活資料方法的變化，同時就變更其一切社會關係。」馬克思認為經濟的構造是社會的基礎，經濟生活是社會之基礎的生活，社會之變動發展根本地由於社會經濟的基礎之變動發展，而社會經濟的基礎之變動發展，其根本的原動力又在於社會的生產力之變動發展。這種見解不能為教授所理解，在教授的頭腦中却形成了『全部歷史……都是經濟制度和生產方法變遷的事實』。這種『全部歷史』之經濟變化，決不是馬克思的見解。

我們由此不只是可以看見教授偽造馬克思的見解，同時可以看見教授對於馬克思學說的理解程度。教授自己頭腦的發達程度。

關於馬克思之「唯物史觀」，教授在他的著作中還是繼續地否認。但是，他只是單純地否認，並沒有展

開自己積極的意見，關於這個大的問題暫且擱置不提，以下我們再繼續地看教授的批評。教授說：

「馬克思對於歷史的興趣不是純粹歷史學家的興趣。歷史家的興趣是超然的，是物觀的，他的重要問題，是過去歷史現象的因果關係，是為歷史而研究歷史的，不是藉歷史以說明未來的。馬克思的興趣恰恰和這相反，全部馬克思學說所着重的是「未來」，出發點也是「未來」，歸束點也是「未來」。過去的只是未來的陪襯，歷史的事實只是用來做未來的預言的根據」（第四十八頁）。

教授在這一段話裏，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是歷史家的立腳點的問題；第二是歷史的任務的問題；第三是馬克思的歷史觀的重心的問題。我們現在來極簡單地加以解答。

第一，我們根據唯物的見解，認為現代社會（和過去有財產的社會）是階級的社會，社會內構成分子的階級不同，因而他們的意識表現也因階級而異。歷史家他既是階級的社會的產物——階級內的分子，他的意識也不能是「超然的」，非階級的。

第二，我們根據唯物史觀的見解，認為歷史的任務，

14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不只在尋求『過去的歷史現象的因果關係』，而在乎發見支配那因果關係的法則——歷史運動的法則。我們發見了那運動法則的時候，不只是能認識過去歷史現象的本質，同時還能認識其必然的變動之方向——這才是歷史之其真正的任務。

第三，馬克斯的歷史觀，完全立脚在唯物論上，他重要的在乎客觀的認識現實的社會之真實性和其發展之必然性，用此以爲行動的原實現的根據。他固然以未來的新社會爲他的目標，但是他知道未來的社會要建在現在社會之物質的精神的基礎上。客觀地認識現在社會才能真正得到達到將來社會的方法和手段。他的觀點，並不如教授所云。

由這看來，馬克思並沒有像教授所說的甚麼『主觀病』。『主觀病』只在乎教授不能以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方法認識馬克思的學說，而只粗雜地輕忽地以自己的主觀妄斷妄斷而已。我們可以說，診斷馬克思爲『主觀病』的，在這裏要被診斷爲『主觀病』者。

十四

教授批評他所謂『馬克思的主觀病』第二段裏說：

『馬克思對於歷史和當時社會的情況的觀察，明明是「坐井觀天」的觀察，……所以一部因果複雜的歷史，一到他的手裏，就變成一個單純的階級鬥爭的現象，除階級鬥爭以外，別的現象他都視如不見。他一生所見的社會現象，除資本家壓迫工人，和工人感受壓迫的苦痛的事實外，其餘都不聞不見』（第四十八——四十九頁）。

我們由這一段話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兩點：第一是說馬克思化複雜的歷史為單純的階級鬥爭史；第二是說馬克思一生只注意『資本家壓迫工人和工人感受壓迫的苦痛的事實』。現在我們來看這兩點。

第一，教授這種見解完全是虛構。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所研究的是社會史，並不是無規定無分類包括一切現象的歷史。馬克斯以階級的社會之歷史為階級鬥爭的歷史，正是對於社會史之根本的客觀的認識，握着了社會史的中心，本質所在。他認為社會的進行歷史的變動，並不是神意的發動英雄偉人之個人的行動和意識變動的結果，而其進行變動有一定的物質的客觀的根據，就這一點說來，他和從來歷史學的觀點根本地不同。

但是，他雖然認為從來階級的社會之歷史是階級鬥爭

史，而他決不如教授所說就把歷史化成一個單純的階級鬥爭的現象」。階級鬥爭是階級的社會裏本質地存在的現象；也是極其複雜的現象。階級鬥爭在社會上經濟上政治上和社會意識形態上要表現為種種複雜的形態，同時其鬥爭發達時各階級都要使用種種的方法和手段。馬克思對於這複雜的階級鬥爭現象，他決不單純地來認識。事實上他是最初認識階級鬥爭的本質和其具體性之一人。

第二說馬克斯一生只注意『資本家壓迫工人和工人感受壓迫的苦痛的事實』。這不用說也完全是虛構的事實。我們翻閱馬克思傳記的時候，可以看見馬克斯一生思想經過了多次的變化，因而其行動上也有了不小的變動，別的不提單就他的著作看來，其早年多哲學上的著述，後年多經濟學上的作品，決不如教授所說的那樣單純，而教授所說才明明是『坐井觀天』『管中窺豹』之見。

關於這一點，教授還特別舉出例證。教授說：

『他的著作都充滿這一類的例證。他的「資本」一書裏面，這篇累牘都是資本家殘忍和工人痛苦的事實的記載。……馬克思在一八四九年以後化了很多年的功夫，在倫敦的圖書館「搜集材料」。他的「資本」就是他的多年苦功得來的結果。我們看完了這本書，馬

上就發生一個疑問，多麼大的圖書館，只有關於資本制度的罪惡的記載，而沒有反面的事實嗎？」（第四十九頁）。

請看！這是堂堂大博士大教授的見解！我們如果不客氣地用吳稚暉老兒的口氣說來，那真是放屁！放屁！豈有之理！教授說出這種話，好像也真正讀過馬克思的全集，至少也好像讀過原書二千餘頁的大著『資本論』。其實他那種話完全是欺人之言。他不只全然沒有讀過馬克思的全部著作，也完全沒有讀過『資本論』。（註）也直不知馬克思的著作為何物，裏面所言為何事，還忝不知恥地說馬克思的著作怎樣怎樣，馬克思的『資本論』怎樣怎樣，來下他的批評呢！詩云：人而無恥，胡不遘死！

（註）單就學的觀點說來：馬克斯是近代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他的龐大的全集包括着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等等的部門。他的大著『資本論』就是這三部理論的最高綜合的統一物。不用說，馬克思不單是一個社會科學家，同時也對於自然科學也有豐富的智識和很深的理解。例如，『資本論』裏面，有許多關於數學，天文學，力學，物理學，化學，解剖學，生理學，地質學等等的智識。

十五

現在我們到了教授批評他所謂「馬克思的主觀病」第三段了。教授在這一段裏說：

「馬克思要以「經濟」二字來解釋一切社會現象，未免失之太簡，退一百步講，我們假定「經濟」是社會變遷和人類行為的唯一原因。可是「經濟」本身的現象，已經是萬分的複雜了。關於經濟未來的變化，我們只能臆測牠的各種可能性，斷不能說，「將來經濟的變化一定是這樣，不能有別樣的」。況且經濟本身還要受無數的別種條件所影響，我們要預判未來的經濟狀況，實是難之又難了」（第五十頁）。

我們由這一般話裏看來，可以得到兩個問題：第一是說馬克思以經濟為社會唯一決定要因的問題！第二是說經濟現象複雜只能測其可能性斷不能斷定其必然性的問題。

第一，馬克斯以經濟為社會唯一決定要因的問題。教授以為這種主張是馬克斯的見解，因此教授提出他的反對意見來予批評。我們現在只看那種主張是不是馬克斯的意見。我們可以斷定說：那種主張只是支配階級和其理論的代表者偽造的馬克斯理論（註一），絕對不是馬克斯本人的

真正意見。馬克斯只是說經濟是社會的基礎（嚴密地說來，經濟是構造形成社會之物質的基礎），經濟要素是社會的根本決定要因，他並沒有說過經濟是「社會變動和人類行為的唯一原因」。恩格斯在他『關於唯物史觀』的書信裏（註二），明明地聲明他並沒有那種主張，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註一）郭教授的著作第八十二頁和第二百零五頁等處也有同樣的說解和曲解的字句。

（註二）見1890年和1893年恩格斯的書信中。

第二，經濟現象複雜只能測其可能性斷不能斷定其必然性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教授的反對意見很簡單，並且自己的主張還前後不一致（註），我們現在只簡單地來處置這個問題。

（註）在上面的引用句裏可以看見，教授先說，經濟現象複雜「斷不能說將來經濟的變化一定是這樣，不能有別樣的」繼而他又說，「要預料未來的經濟狀況，真是難之又難」。這「難之又難」和「斷不能」並不是同一的概念，因而其下所規定的內容，也不能是同一的事實。

我們以為經濟現象是社會現象之一，經濟變動要受社

會的法則，尤其是經濟法則的支配。經濟變動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存乎其間，其推移進行有一定的必然性受一定的法則支配。例如，價值法則的支配商品交換，支配價格現象，資本集中法則的支配資本結合的發展等等，都是顯明的例證。再就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下的經濟恐慌看來，其週期的發生也有一定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原因存乎其間。社會現象的一部為整個社會現象之一要素，一部的經濟現象如此，整個的經濟現象也莫不然。我們可以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發展和其沒落，都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法則性。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顯然明瞭的事實，只要我們具有一定的觀察條件注意去觀察的時候，都能認識支配那些現象的法則存在，並且只要我們具有客觀的經濟情形之完全的資料，我們對於實在的經濟情形就能得到具體的認識，我們不只是可以理解現存經濟情形之必然性，同時可以理解其推移變動之必然性。

不用說，這種認識需要一定主觀的和客觀的條件，想具備這種條件確是極其困難的事實。但是，困難只是困難，並不是斷不可能，困難和斷不可能並不是程度之差而是程度之差引起來的質的差異。可是，這種異理性的認識，只是明眼人可能而並不是盲目盲心者所得而知的了。

十六

現在我們到了檢查教授著作第三章第三節的內容的時候了。教授著作的這一節題名『「階級」和階級關爭的定義』，在這裏我們也可以找出許多問題，例如教授所說許多的階級分類固然可以為對於階級無理解的標本，同時也可以成為我們批判的對象，但現在因為篇幅的有限，為簡單計，這類的標本暫且置之不提，我們現在只檢查教授直接對於馬克思學說批評的三四點。教授說：

『馬克思一生的興趣全在經濟改造，他的階級的標準也當然是經濟的。所以他自己雖然沒有說明階級的定義，然而他所謂階級一定是指經濟的利益相同，及貧富相等的人們』（第五十二頁）。

教授在這裏又談馬克思一生的興趣。不過這裏教授所謂馬克思的興趣，又和以前所說的不同。教授在這著作前面說馬克思一生的興趣在乎革命運動（第四十一頁），現在經過教授的法術又變成『一生的興趣全在經濟改造』了。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一生的目的（或者用教授的說法，說是興趣也可以）不只是在於『經濟改造』，同時還在於政治變革和意識變革。再嚴密地說來，他的目的在乎變革資

本主義的經濟，資本主義的政治和資本主義的意識，總括地說來他不只在於『經濟改造』而在於整個的現代社會變革。

再進一步地說來！馬克斯的目的不只是在破壞現代社會，而在於變革現代社會，就是推翻現代社會而建設更高級的社會——共產主義的社會。他曉得社會變革的最高目標，革命的性質，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手段以及過渡到高級社會目前應取的方法。這才是馬克斯一生的目的和興趣。不知馬克斯『一生的興趣』而妄談他的興趣，『那就笑話了』！郭教授的：『坐井觀天』，這正是夫子自道！

其次，馬克斯所謂階級是不是如教授所說，『指經濟的利益相同，及貧富相等人們』？我們可以說，馬克斯在他的著作中雖然沒有特別地定下階級的定義，但是我們在馬克斯的著作中可以找出馬克斯關於階級的用法和其所表示的意義。馬克斯所謂階級是說：在生產上演着同一的角色，在生產過程上和其他的人在同一關係的人們的總體（註）。馬克思區別階級的根本標準在於人們在生產，生產過程和生產關係上所演的角色所占的地位不同。他的根本着眼點並不在於分配，所謂『貧富相等的人們』形成同一的階級，貧富相差的人們形成不同的階級云云，並不是馬

克斯的意見。我們由這可以說：教授所說階級是指『貧富相等的人們』的話，是一種冒牌的偽造。

(註)，Bucharin，史的唯物論，德文本，823頁。

同時教授所提出的反對意見：「人們貧富之不齊有千萬階級，自「負債巨萬」至「家貨如洗」以至「擁資萬萬」，其間相差的階級當以千萬計，馬克思要勉強分做「資產」與「無產」兩階級，未免太簡單」(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頁)云云，照上述的理由看來，這也是教授對於階級的完全無理解，放的是無的之矢。

馬克思分現代社會的階級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是認為二者是兩大基礎階級，根本的兩大對立，除此以外還有中間層分子和過渡階級也是他所知道的，在他的著作中時常可以看見(註一)。並且，他在現代社會中不只是認識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同時還認識資產階級間的對立與資本主義與殖民地的對立。至於無產階級，他們的社會地位同一，根本利害一致，在他們階級形成幼稚的時期雖然行動上不能一致的往為其階級的敵對在所利用，但隨伴其階級的成長，階級意識的醒覺便必然地為同一階級立點之上形成現代社會之革命的勢力(註二)

(註一)見馬克思著『法蘭西的階級爭鬪』和『革命與

反革命』等書。

(註二)由此看來，教授著書第五十五頁中的反對意見，是對於現代社會之根本的盲目。

最後教授還有一個反對意見，我們也要簡單地反駁一下。教授說：

『馬克思相當共產制度成功以後，階級就可以永遠消滅，階級鬭爭的慘劇也可以不再生。……那末，有了鬭爭，才有歷史，有了對敵，才有進步。沒有鬭爭，歷史不是要消滅了嗎？沒有對抗，社會不是就要變成死的社會了嗎？馬克思醉心於他的未來的理想社會，而忘却他已經打他自己的嘴巴了！』(第五十六頁)。

這一段話可以說是『偉大的狗屁』，完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理解。馬克思認為矛盾是一切發展的動力。人類和自然內的矛盾，是根本的矛盾，在階級社會之中又階級與階級內的矛盾。到將來無階級的社會時，人與人之間之階級的矛盾雖然消滅而人與自然的矛盾依然存在成為發展的動力。我們堂堂的教授，大大的博士不能理解馬克思，並且不想理解馬克思，還得意地說：馬克斯打他自己嘴巴！其愚真不可及！

十七

我們就以上所述的看來，我們的教授對於自己論敵的馬克思的批評，究竟怎樣？我們可以看見，教授對於馬克思的批評既不能根本地從方法論上來加以檢查分析，並且也不能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整個體系如何，其構成部分如何來加以介紹和判斷。不獨如此，就是馬克思學說的一部，馬克思思想的斷片，也多為批評家郭教授所不能理解，所不能介紹。

至於教授的能事，根本地在其曲解誤解和偽造的克馬思主義目標之下，來實行其取襲攻擊。在教授的眼中看來，那種偽造曲解誤解的馬克思學說，或可以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也未可知，而在我們看來，那完全是冒牌的虛構，郭法師親手自造的桃木人和稻草人樣。

所以，教授在這種前提之下，在他的著作中無論怎樣地對於馬克思和其學說的嘲笑和攻擊，事實上教授所說的是無根據之言，所放的是無的之矢，雖然毒癩，也不能損傷馬克思和其學說的毫末。

不用說，馬克思主義在階級分化顯然矛盾衝突激烈化的今日中國，次第普及擴大成為無產階級之理論的武器的

時候，統治階級和其理論的代表者對於危害自己社會的存在自己階級的這種危險思想，必然地要起來壓制駁擊來維持其將領的地位。照這說來，郭教授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有其社會的物質的根據。

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批評家，究竟為統治階級演了甚麼角色？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幼稚的頭腦，無能的批評家，對於馬克思主義並無真正認識能力，只能在假想人物假想學說之下，來實行其「打死老虎」的工作。事實上，這批評家的批評武器不中用，並不能為統治階級演着甚麼大的角色。

不過我們知道，郭任遠先生有大博士的銜頭，教授的地位，年年有受領美國Rockefeller補助金的資格等等(etc.)，這種堂堂的人物所發表的言論，對於社會一般確有蒙蔽欺騙的作用。尤其郭先生掛着科學的招牌，自稱最徹底的科學革命家，來向羣衆作廣大的宣傳，也有使羣衆誤認這位先生為正牌科學家的可能。因此，鬭爭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種欺騙的見解，也有批評分析驅露其赤裸裸的真相之必要。所以我們的批評(反駁的批評)，在這裏也有他的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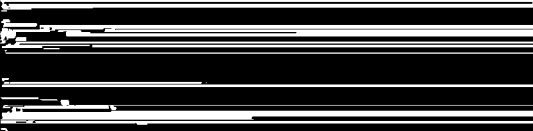
總括地說由以上所述看來，教教授批評的馬克思全

是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偽造的馬克思；教授所謂科學方法，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方法！教授所謂科學，也完全是自欺欺人的科學。這是教授批評的內容能力和意義。

(完) (1930·3·2)

(附註)這篇反駁文字，因為時間和紙幅的制限，批評郭教授的著作的部分不過全部三分之一，就這還保留着一部分問題，不能說是全部的批評。但是，至少在已批評過的範圍內看來，可以看出批評家的批評內容和其意義所在。

所以，現在我們的反駁的工作在告一小段落的時期，就此暫時先告終止。如果郭教授還不知恥地說沒有批評其他部分，或者讀者以為還有批評其他未加批評的部分的必要時，我們以後有機會就再繼續我們的反駁工作。



什麼是「民生史觀」？

谷 蔭

- 一 問題底提起
- 二 科學與非科學
- 三 歷史哲學底根本問題
- 四 歷史之唯心的解釋——附歷史之「民生」的解釋
- 五 歷史之本質
- 六 社會進化底動力
- 七 社會變革與社會意識

八 社會變革與政黨——領袖與羣衆

九 民族解放運動之基礎

十 反帝國主義與世界革命

結論——革命的羣衆當前之任務

一 問題底提起

回想起，我們總理手創三民主義這個卓越高深的理論已經歷有年所了；而且三民主義的黨國統治中國大陸於今也有三年了；本來，只這些：事實已足使我們不知不覺的人們帖帖服服地爲信仰三民主義而盡忠而殺身取義了。何況又有依靠三民主義喫飯的許多黨國要人以及御用學者先生，天天的在發揮其先知先覺的才能智識來解釋並闡發三民主義的底蘊，所以不知不覺我們格外不必在總理大著的『三民主義』『孫文學說』以及中華古聖人底哲理中，傍引博證地來證明『三民主義的思想基礎是民生哲學』，是『仁愛』，——見戴季陶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也不必像梅思平氏那樣引用中庸上所說『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見『新生命』雜誌第一卷第五號梅思平著民生史觀概論——來證明社會國家之起源是始自一夫一婦的家庭這個荒謬絕倫的結論，我們更

不必以『人口』和『慾望』之變動來實證社會進化底動力——見『新生命』一卷五期薛孟武著的『民生史觀』——格外更不必用民生主義來反對或包括唯物史觀——見張廷休著『民生史觀第一章民生史觀和唯物史觀』——因為這一切都被先知先覺的三民主義的忠實同志做完備了，做到底了；我們既不能有錦上添花的妙論，更何必自顯其畫蛇添足的醜態？

解釋並闡發三民主義底精髓，決不是本篇底目的，這件事，只憑上述所舉的幾個原因也就夠明白了！這決不是我們底目的，也不是我們應分的任務！

那末，我們為什麼要重提地提起『什麼是民生史觀』這個問題呢？

難道你以為在日今黨國統治之下能允許你自由的批判三民主義的卓越的學說麼？更難道經過了先知先覺的忠實同志以及御用學者底窮徹究末的研究之後還不會完成民生史觀麼？

箝制自由的批評與學說自身的真理性是二件截然不同的東西，不是不許批評就可保證學說主義之真實性，同樣，自由的駁擊反攻並不能消滅主義學說之真實性。這是誰都能明白的。所以，我們可不啻允許與不允許，我們請

自由的檢討歷史發展底本質，能由這歷史發展底必然性來批判不合歷史的事實之一切的學說主義，使廣大的革命的民衆能更容易地理解人類社會底生成，發展以及被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所替代之必然性，能更容易地認識一切的捏造與虛偽，能更容易地脫離一切成見和偶像之影響，而急速的投奔到革命的陣營，担起變革社會，實現新中國底任務。

何況目前一切的被壓迫的民衆皆同在苛捐，雜稅，封船，拉夫，當砲灰，喫礮氣，槍斃，斬頭，當靶子，受帝國主義底整千整萬的屠殺，橫橫直直的裝魚腹，腳踢手打……的重重的高壓暴力之下，只有吃樹皮，叫少爺奶奶老爺的化緣乞食，上吊，餓死……的民不聊生之時，更必須堅決地隱匿數年來注入在一切民衆底腦中的幻想，麻醉藥而儘可能的予以掃除和清理，使求生不得的民衆們在這絕路之中得到一個燈塔而向前猛進。

我們不能向人賣笑，我們只得舊題重提地提出本題來檢討一下。

二 科學與非科學

爲便於一般讀者底理解起見，且爲指出爲發見社會的

歷史的法則所應必須說明的幾種重要問題起見，區分如第一頁所提示的節目，在這些節目之中，固然包含着許多的問題；不是本論文所能一一說明的，然我們當隨需要底多寡而定我們詳說或簡略底標準。

現在，我們先從說明究竟什麼是科學這一問題着手。我們不是主張死板板地規定了科學底意義，萬事就可告個解決的；不是的，我們的意思是在揭露一般自稱『發明史觀者』對於科學底無智，摘發他們對於馬克思底科學的勞作之無理解，虛偽的誣蔑；他們用這種無智，無理解，虛偽曲構來誣蔑他人底科學的著作而建立其所謂『科學的史觀』，所以只有澈底地闡明科學之後，纔能一擊地打碎其所謂『科學的基礎』。

『科學二字算是現在最時髦而且最神聖的名詞了。某種主義或某種學說，只要能夠戴上一個科學的帽子，便和洋大人旅行中國境內一般，到處都可以通行無阻，反之，便是沒有不倒運的』——張廷休著民生史觀第二三頁。傍點筆者所加，以下倣此。

這裏不是對科學開玩笑的地方！二十世紀的人們那一個可以不以科學的論據為依歸，那一個情願丟棄確實無誤的科學的思想而自陷其身於虛無飄渺荒唐無稽的神話宗教

或傳承的成見之中？毫無疑問的，只有科學能夠而且必須解決宇宙，人生的諸問題，只有聽從而且依照正確的科學的統論纔能解決中國目前的一切問題。就是張廷休先生自身，也不得不戴上一頂科學的帽子而這樣的寫着：科學的民生史觀——見同書第二三頁，又同書一九頁寫着民生史觀的科學基礎。

然而科學的確不是像帽子一樣可以隨便戴一戴的，沒有科學的實質而想硬戴上科學的帽子，的確不能永久的『隱藏』下去的。然而誰是不能『在科學的園地裏而立得穩腳步』，誰是沒有『具備科學的條件』這條件，却不能允許像張廷休先生或其他民生史觀論者那樣的去打如意算盤！

那末，什麼是科學？

『說到科學，第一要觀察完全確實，其次要推繹沒有遺誤，最後就要判斷精當適合』——全書第二四頁。

但是，這一定式化既不會說明科學為何物，又不會說明科學方法底全部，這不過把科學所要求的前提，最初步的要求觸及一下而已。科學不是這麼簡單，科學的方法也不是這麼容易。

科學是什麼？科學首先第一要從混沌的現象中——不

管是自然現象或是社會現象，又或思維現象——尋出現象之合法性，而探求現象相互間的恆永的因果關係的法則。這裏所說的合法性，因果律，決不是人底理性從外部加諸現象之上的秩序，而是客觀的，獨立於人底認識的存在，是事物自身所發露的必然的關係。

因此，要觀察完全確實，要推論沒有遺誤，要判斷精當適合，首先第一要確立方法底基礎，要洞察事物底本性；沒有這個方法論上的正確的合作於客觀性的基礎，則一切的觀察，一切的推釋，一切的判斷，至多祇能闡明一個特殊部門的粗雜的型像，至其下者勢非陷入於完全的誤謬不可的。

一般的科學的方法論是什麼？這就是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不是人類理性之隨意的「發明」或「捏造」，牠是一切事物底本性的發露，是人類理性在數千年的生活經驗中所「發見」的惟一真實的，適合於客觀性的指針，是哲學的及科學的思維底最大的成果之一個，無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只有從唯物辯證法的立場去研究，纔能說明一切現象，而規制於一總的法則之下。

經驗的方法，純粹記述的方法，無論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之上，已不能支持其自身。牠不能追求事物相互間

的內面的聯絡，牠不能整理各個認識領域間的必然的關係。牠必須踏入理論的領域，必須依賴理論的思維；換言之，經驗必須被理論所透徹，必須被思維所精製和深化。

然而，這種理論的思維不是指形式論理學的思維法則，也不是指一切思辯哲學的淺譯，資本家的學者一方面否認理論的思維而固守純粹記述方法之營壘，他方面却有意無意的依據形式論理學及思辯哲學底殘滓，而自以為完全與一切的哲學絕緣了，完全的站在實證主義之上；這一妄想，這一誇大狂，使我們想起昂格斯對於自然研究者底痛烈的針砭：

『自然研究者自信以為由無視或罵詈哲學而從哲學中解放出來了。然而，自然研究者若沒有思維是不能進行研究的，因為要思維，所以要有思維規定，但是，他們（自然研究者——筆者）祇從被陳古的廢朽了的哲學的殘滓所支配的所謂有教養的人們底常識之中，或在大學中被強制的聽講時所得到的少許的哲學（不僅是斷片的，而且常是最惡劣的種種的學派的見解之混合物）之中，或從無批評的無組織的週讀種種的哲學的著作之中，毫不檢查考慮的取出思維規定底諸範疇。因此，他們自然研究者也同樣是立在哲學，而且很可惜的是立在最惡劣的哲學底支配下，

而最善罵詈哲學的自然研究者（好比我們中國的郭任遠博士——筆者）正是最被最惡劣的哲學之最惡劣而最俗惡的殘滓所支配的人們。」——見昂格斯著自然辯證法。

因此，以淺薄的經驗論或最惡劣的哲學之中的最惡劣俗惡的哲學的殘滓為基本的立場，而從事觀察，從事推釋，甚至從事判斷或定下法則，是與以辯證法的唯物論為基本的立場而從事研究的，完全是二件事，因而由前者所獲得的結論是否可成為科學的也是很明白的了。（註）

註，我們這樣說話之時，我知道好意的讀者或「聰明的批評家」將會提出一種疑問：從來的一切理論的自然科學家從來不曾說過什麼辯證法，證辦法，然而他們所得的結論倒不是科學的麼？不是誰都承認其為科學的的法則麼？我們現在所稱的精密的藉自然科學不是沒有辯證法而建立了基礎麼？若然，然則所說的不是一場廢話還是什麼？對的，但是，我們早已說過，辯證法不是人底理性從外部加諸事物之上的秩序，事物本身底運動本來就是辯證法的，所以雖不能意識的來適用辯證法的方法去研究一切的事物，然而無論如何，意識總是存在底反映，自然研究者雖抱着「偶像」却仍不得不依照事物底本性而進行其研究，即暗地裏

被辯證法的方法所驅使着的。關於這一點，詳細的請參照昂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及反丟林論。

而我們的張廷休先生以及一般的民生史觀的論者却不能洞察其中的理論，以為只要籠統的說一些『完全確實』，『沒有遺誤』，或者『精當適合』就以為是盡科學的能事了。須要曉得，這裏不是做八股或者做策論，只要用幾句美言麗句就可了事。既然說科學，那就應該科學的說話。含糊模稜是科學所最忌憚的。假使不會理解科學方法論，那就沒有批評別人的資格。

然而最可牙痛的，還是張廷休先生想用他那種的科學方法來否定『資本論』之科學性，反駁資本論為真實地適用科學方法而成的一種著作。

我們的張廷休先生，這樣大言不慚的說：

『譬如唯物史觀是被一般人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承認為科學的了，究竟這個話有沒有問題呢？我們就要依據科學的方法來加以一番估量』——見民生史觀第二四頁。

於是，我們的張廷休先生就亂七八糟的介紹了一些唯物史觀的理論（我現在沒有功夫來一個一個的引證其亂七八糟的介紹之實例，從嚴格的說，他的介紹是沒有一句話可算是正確的，現在且舉一個例如下，使我們的讀者知道

批評家的理解程度；他說社會進化既然以經濟為重心，則有一切社會活動的總概念，便是「貨物的價值，和社會所需要的勞力的數量相等」，這是一個標本，其他可以類推而知了）而要在「科學的神像面前替唯物史觀正式舉行喪儀」了——見全著第三〇頁。

這種威風，這種氣概，真有挾泰山以超北海之勢，不但使人退避三舍，簡直使人感到地球太小，沒有容身之處了。可是，空威風，空氣概是沒有用處的，你們孔孟哲學底後繼者總也應該牢記孟夫子之名言：挾泰山以超北海是非不為也，不可能也這一類的話啊！

然則，張廷休先生果由何種理由，何種證據而這樣的惡狠狠的要把活活的唯物史觀舉行喪儀呢？我們且來吟味一下張先生的理由和證據，再來定奪究竟誰應被人『在科學的神像面前正式舉行喪儀』。

張廷休氏用自稱的『科學的方法』所『估量』的是什麼？

先看他底第一次的尾巴吧：

「唯物史觀是由資本論裏面脫化出來的，大家都已知道。」——見全書第二五。

這真是天曉得！難道用『科學的方法來加以一番的估

景就是這樣麼？那末，你也不必戴什麼科學非科學的帽子，簡直了當的說『我是武斷的這樣說』就是了，橫豎你們的主席已有我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我的好理論，連你這個說法，就合了俗語的『東西媲美』，還不是騎鯨休哉，黨國的大觀麼？

不過，你要曉得，這與你要攻擊的唯物史觀沒有關係，只是你的無的放矢而已！

唯物史觀是什麼？唯物史觀是唯物辯證法之歷史的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歷史的解釋，牠不是『由資本論脫化』出來的東西；相反的，資本論是由唯物史觀這個唯一正確的指針而應用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一個產物。但是，你要曉得，資本論雖是應用唯物史觀所得的一個產物，但是唯物史觀却用資本論之偉大的價值而格外成爲唯一正確的史觀！（在後面我們還要詳說）

張廷休氏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硬要把資本論看作爲唯物史觀的老子，而這樣的不知上下的說着：

『所以我們要研究唯物史觀所根據的事實是否完全正確，自然是要研究資本論所根據的事實是否完全正確』

——全上

這究竟是在抬高資本論的身分呢，還是想蔑視唯物史觀的理論來抬舉『民生史觀』呢？假使說『科學的』批評就是『閉着眼睛瞎說』的同意語，那簡直我要不再寫下去了！

也罷！就請你研究『研究資本論所根據的事實是否完全確實』吧。

我們的勇士這樣很似科學地說：

『這兒，我們可以分作兩方面（只有二方面麼？不好再加多幾方面，那不是更威風些麼？——筆者）來說。第一，資本論所根據的事實，只是抽象的事實，不是歷史的事實。他所考察的社會，不是歷史上存在的這個社會或那個社會，英國的社會或美國的社會，只是從某種假設之中演繹出來的一種理想的資本社會，這個假設在歷史決沒有產生過真正的事實』——全上

夠了，就只一點點的引用，我們就可曉得張廷休氏用以非難資本論底理由和證據了。

假使這是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在中國社會裏所發表的反資本論的『理由』，那末，或許還能夠欺瞞一部分讀者，還能勾引一部分讀者來信仰你的博學多能；然而現在呢，現在無論那一個關心社會科學的青年，已經不會被你上當了。爲什麼呢？只要買一本市面上所刊行的社會科學的書

籍，看了一遍的人，都會明白張廷休氏是在撒謊。

『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佔優勢的一切社會之財富，是一個極龐大的商品大集成，個個的商品就是這樣的財富之原基形態。所以我們的研究，以分析商品爲出發』——資本論第一卷第一頁。

這是馬克思自身在資本論首章首句所寫的文章，假使張廷休氏是瞥過一瞥資本論的話，那就不應該瞎說！只要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佔支配的地位的社會裏，一切的財富是不是商品的集大成？個個的商品是不是就是這個財富之原基形態？只要不是裝聾作啞，誰都應該肯定的承認！這是抽象的事實麼？這不是歷史的事實麼？這正是最具體的，誰都看得到的物質的事實，這正是一定的歷史的發展的現代社會的事實。而我們的張廷休氏却說『這不是歷史上存在過的這個社會或那個社會』，張廷休氏呵！毋奈太難爲情呵！

固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上不是研究英國的資本主義或者美國的資本主義，不是研究日本或俄國的限於一個社會的資本主義，但是，這是科學的性質使然，那本經濟學原論是只研究一個國家的經濟生活呢？假使對於理論科學之上位概念，沒有一些智識，更何必嗷嗷的向資本論亂吠

呢？

但是，這決不是就是你所說的『抽象』，也不是你所說的『不是歷史的事實』。

資本論是以『驅逐近代社會（即資本家的社會之意——筆者）底經濟的運動法則為最後窮極目的的』，而這種經濟法則是『有鐵一般的必然性而作用，而貫徹他自身之傾向。產業底比較地發達了的國家，對於落後於發達的國家，是指示後者自身的將來的形態』。所以說：

『我在此書所應研究的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適應於此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牠們所行著的最模範的地方，在今日只有英國。這就是英國被作為我的理論的說明之主要的例證之原因。若是德國的讀者，對於英國的工業勞動者及農業勞動者之狀態，像偽善者那樣聳起鬍子，或者樂觀地以為在德國事情還沒有這樣的惡劣，就此安心起來，那末，對於他們我不得不這樣叫喊了；這不是他人之事！』——資本論序文，次照石英氏的現代經濟學第十二頁。

因此，可以知道，資本論底對象並不會跳出近代社會以外，相反的，牠正是從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最顯著最模範的英國的經濟現象中搜集龐大的資料，運用唯物辯證的方法，分析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之一切方面，指出勞動者階級

與資本家階級之對立，兩者底利害之必然的相反之理由，更指出資本家的社會之不得不被更高級的社會所代替的理由，而產出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必然的到來的結論。這是完全以客觀的科學方法為指南針，絲毫不曾參加主觀的意見的研究，祇要能夠知道馬克思主義的ABC的人，都可以首肯的東西，而我們的張廷休氏却這樣的下着武斷：

『大家都知道，歷史上幾曾產生過兩個階級恰恰對立絕對不可調和的社會？』——張著第二五頁。

真是好勇氣呵！可是，別人家已經沒有這許多的時間來和你做低能式的對答了！

再來看一看我們的勇士之介紹第二的方面吧。他說：

『第二馬克思所觀察的事實，並不是經濟事業(?)的全部，而且他所觀察的這一部(那一部?)並不是主要的部分。(究竟那一部是主要的部分?——筆者)換言之，馬克思所觀察的經濟事實，只限於一種特殊的經濟制度，即是發生於私產制度的社會裏面的經濟事實，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的事實(你不是說過資本論所根據的事實，只是抽象的事實，……只是從某種假設中演繹出來的一種理想的資本社會……麼?為什麼這裏却承認他是根據私產制度的社會裏面的經濟事實呢?難道你不怕自己

打自己的嘴脛？——筆者）本來馬克思著資本論，只以有關資本的事實為範圍，社會中除資本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很多很多却沒有論及，就是資本制度的社會如獨占的資本社會或集產的資本社會，在歷史是已存在的，也不會論及，至於個人經濟及其他經濟現象，遺漏得非常多（到底多少呢？）可見馬克思觀察的範圍是何等的狹隘了」（當然比不上你先生的廣闊呵！？——筆者）——見全書第二七頁。

不是像煞有介事地在批評馬克思的資本論麼？而且這是『純然以科學的方式來做根據』的呵！

無價值的反噬與乎踏造的虛構，我想這是不必反駁的；我們現在只說明科學的經濟學為什麼不得以近代社會，即張廷休氏所謂『特殊的經濟制度的私有財產制的社會』，為研究的對象並有什麼理由只要研究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就可知道資本家的社會之經濟法則這二點。因為這二點就是問題的重心，科學與非科學之分歧點；雖然我們的勇士不曾意識到這一點，其所用的概念也是非常不正確。

我們先從第一點加以說明。其實關於這一點，馬克思自身已經寫在他的大著資本論序文之中，只要批評者是研究過資本論的人，就不至再發這種愚問。然而中國的幼稚

的資產階級是不能有稍高明些的代辯者的，他們的代辯者只能像野狗那樣亂吠，逢人便咬，傍的是再沒有別的方法了。中國資產階級不能擔負起歷史的重大使命，而不得不讓民權革命這一任務也加在無產階級底肩上，至少這也是種種的原因中之一個。

馬克思引用歐洲通信的評論者之對於批評資本論的語句，這樣寫着：

「或許會有人這樣說吧：經濟生活之一般的法則是一個同一的東西，無論我們適用牠於過去或現在照理都是可以的。然而這正是馬克思所否定的東西。照馬克思講，這樣的抽象的法則是不能存在的。依他的意見，則都和上述的相反，各個的歷史的時代有牠特有的法則。……人類的生活這東西，一經生活盡了一定的發展時代，一經從某一定的階段移行到其次的階段，就馬上被另一的法則所支配。一言以蔽之，經濟生活呈現着和在生物學的發展史相類似的現象。……古舊的經濟學者們以經濟法則去比較物理學和化學之法則，這是誤解了經濟法則之性質。更仔細地分析現象，則知社會有機體，像種種的動植物的有機體那樣，是根本地互相不同的東西。——誠以一個同一的現象，因各個有機體之實構造，其個個的器官及這等器官所

作用的條件都是互相不同的緣故，各自從屬於完全不同的法則。例如馬克思否定共通於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的人口法則。相反的，他實證明一切發展階段有牠自身的人口法則。……隨生產力底發展之差異，社會關係也互相差異，支配牠的法則也因而有差異。馬克思從這個見地，樹立那研究并說明資本家的經濟秩序之目標，他只由此使經濟生活之正確的研究不得不含有目標嚴密地科學地定式化了而已。……這樣的研究之科學的價值在於能闡明那支配某種一定的社會的有機體之發生，存立，發展及死滅，與由更高級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的諸法則。而馬克思的著書實際上有這樣的價值』——見資本論第二版序文。

實際上，無論是古典派的經濟或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都是近代資本家社會中產生出來的科學，這只要稍稍知道些經濟學史的人就可以理解的。不過一切資本家的經濟學者不曉得為什麼要研究資本家的經濟生活之所以然，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却有一貫的理論，說明科學的研究方法不得不是這樣的理由。

馬克思主義很明顯地對於科學的分析法給予這樣的一般的定式化！

『關於人底生活形態之思索及其科學的分析，普通是

與現存的發展取反對的方向。思潮是由後至前 (Post factum)。所以非從發達過程底既成的成果開始不可。』

『資本家的社會是最發達的最富於多樣性的生產之歷史的組織。資本家社會是建立於過去的社會形態之廢墟與要素之上——這裏有一部分尚保存着向來的殘骸，其他的一部分向來是不曾顯現的，到了現在却發展得很明瞭了——所以理解了這表白資本家的社會之諸關係底範疇與此等關係之編制，同時也能洞察沒落了的一切過去的社會形態之編制及生產關係。』——見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說。

若是這樣的指示仍舊不能幫助你的理解，則請再研究幾年馬克思主義再來批評牠。

現在我們再來說明第二的問題。

我們的勇士說：『本來馬克思著資本論，只以有關資本的事實為範圍，社會中除資本制度（嚴格的說，應該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筆者）以外其他制度，很多很多都沒有論及，就是資本制度的社會如獨占的資本社會或壟斷的資本社會（關於術語的濫用，我們是不想辯駁的——筆者）在歷史上是已存在的，也不會論及，已於個人經濟及其他經濟現象，遺漏得非常之多，可見馬克思觀察的範圍

是何等的狹隘了』。

好一個慷慨激昂的凱旋曲！但是，最可惜的，這就是
駁送休理論底送葬曲呵！

大概這一問題是超越於我們的批評家之理解的範圍，
無怪我們的批評家只得頭暈目眩而無以自解，而只得強辯
了。

馬克思說：

『嚴格的限界線，不能抽象地區劃社會史底各種時
代，正是不能區劃地球史底各時代相同。』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無論那個的社會形態都與其最後的社會形
態有一定的聯繫，而不是個別地分裂了的東西，牠們的相
互間結着連環（但是要曉得，這不是胡漢民氏的連環性！）
表示出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說，一個社會形態之中不只
有一個生產方法，一個適應於此的生產關係。這裏包含着
種種舊社會的殘骸，同樣也懷揣着將來社會之萌芽。試以
我們現代的資本家的社會為例，則資本家的社會雖為歷史
上最發展的生產組織，然而其中並不是一式的資本主義的
生產方法，『純粹』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廢話，是對於馬克
思主義的諛經。列寧曾這樣的分析過一九二一年的俄國的

諸經濟關係如下：

第一，家長的農民經濟——大部分是自然經濟

第二，商品小經濟

第三，私經濟的資本主義

第四，國家資本主義

第五，社會主義的經濟

其餘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也是同樣，並不是只有一式的資本主義，這裏面是必然地伴隨着種種不同的生產關係。

那末，我們為什麼要研究近代社會經濟生活，只要研究資本家的經濟生活，就可以理解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呢？就可以以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來說明近代社會之本質，說明近代社會之必然的崩壞，與夫判斷社會主義之必然的到來呢？

我們讓馬克思自身來說明這個理由：

『無論那個的社會形態，存在一個一定的生產，這個生產優越於其他的生產，而其關係，對於其他的一切關係，有指定其地位與勢力之力。這是一個普通的亮光，其餘的一切的色澤皆被牠所染着，皆由牠而修正其特殊性。這是一個特殊的以太（Ether），規定表現於其中的一切存在之比重。』——見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說。

這個優越的生產關係就是支配的生產關係，其餘的諸生產關係，是被支配的生產關係。而近代社會的支配的生產關係，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一切的其他諸關係皆被這一支配的生產關係所染色，所統治。所以要認識近代社會的經濟生活必須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交換關係是再明瞭的也沒有了。

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爲要使這一關係能明白理解起見，又這樣的說着：

「在理論上，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法則是可以以牠自身純粹地發達下去爲前提的。在實際上，則存在的只有近接而已。但是這一近接是隨着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愈發達，愈見除去從前的經濟的狀態之殘渣與其污染並化合而愈益擴大」——資本論第三卷第一一五四頁。

因此，我們的批評家呵，你也應該沉默了，——這雖然對於你的地位是不大有利的。至若不能理論近接法則之所以就是真理，那我們就沒有這許多功夫來向你從 A 到 Z 的解釋了。

我們的批評家用上述那樣不值一駁的理由，就要「在科學的神像面前替唯物史觀正式舉行典禮」了，但是，現在呢，究竟是誰應該被人舉行在科學的神像之前葬儀，

恐怕讀者們已經理解了。但是，最可笑的，我們的批評家却這樣的宣言着：

『上面對於唯物史的種種駁詰，純然以科學的方式來做根據，同時，也就顯然看出民生史觀的科學性來了（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呵！）我們知道科學的領域裏面，共分爲三大部分，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心理科學（好一個科學分類法！）其發達的順序是自然科學最早，社會科學次之，心理科學最後這三類科學成立之後，我們對於社會進化的解釋，才得着完全的意義，即民生史觀的強固基礎，便永遠不能動搖了。』——見張著民生史觀第三〇頁，

既是這樣，我們更進一步來考察歷史哲學底問題吧。我們暫且追跡歷史哲學之根本問題來反證『永遠不能動搖的民生史觀』，來曝露批評家們對於歷史哲學之根本問題底無智吧。這也是必要的，因為無智決不是『好』的東西，克服無智應該是無產階級底任務。（未完）

參考書目摘要

馬克思著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二版序文

政治經濟學序說

昂格思著：

反丟林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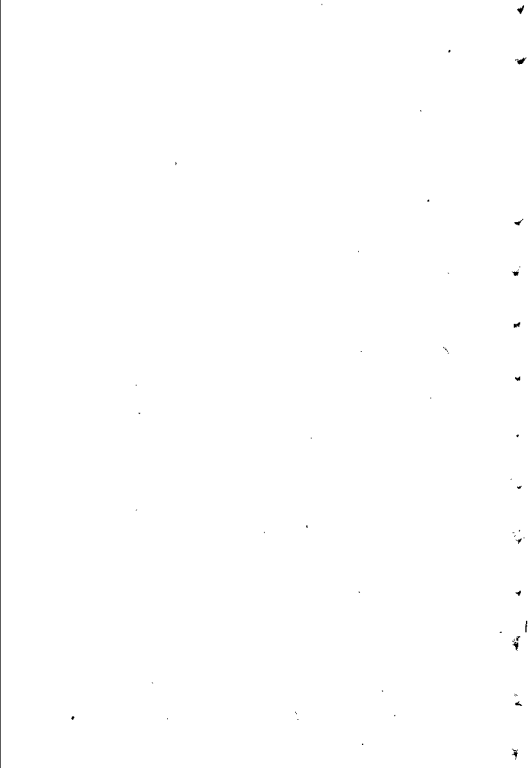
自然辯證法

布哈林著：史的唯物論 緒論至第三章

埃里沃著：近代科學與唯物論

德波林著 唯物辯證法與自然科學，列寧辯證法。

李達譯 社會科學概論第一，二，兩章



軍閥混戰成績一覽

朱 破 雲

(一)

中國軍閥的戰爭，已經繼續了十多年，年年打仗，年年鬧兵災。就拿去年（一九二九）來說，湖南，江西，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那一省沒有經過幾次以上的兵災？全國二十一省，幾乎沒有一省逃開了混戰的災難，也就是幾乎沒有一省的事業，躲掉了軍閥戰爭的蹂躪。

現在的局面，又是在混氛雜亂的戰雲之下了，這一次

的戰爭，將更要劇烈，更爲凶殘，更大的災難隨着到來。帝國主義者，必然的要沿守過去用慣的伎倆，乘混戰的機會，加緊瓜分中國這一工作。

誰都知道，軍閥一天的存在，混戰是一天不會停止的。然而誰都相信，無論那個軍閥的命脈，是不能久延了，事實已經表現給我們，全國的羣衆，都已厭恨軍閥混戰到了絕頂，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必定能夠消滅了軍閥的混戰，永遠地使牠不再能復現。

在這裏，這是很值得我們來估量的，究竟軍閥的混戰，給與我們的是些甚麼？究竟軍閥的混戰，造下了些甚麼成績？然後我們更可以確信，軍閥的混戰，確已經達到了末路；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解答，客觀的環境，爲什麼逼迫羣衆走上革命的消滅軍閥的道路。

(二)

首先，我們要估量的，究竟軍閥的混戰，給與財政上的是怎樣一種情形呢？

財政部長宋子文在『十七年度財政報告』上說：

『本會計年度中，政府爲和平統一計，大舉征討，凡歷三次，惟以十七年度與上年度比較，現象已大有進

步，上年度之支出，有數月中約有四分之三而強，均就江浙兩省挪借！

當然他很明顯地說，支出之中，軍費佔了很大部分。因為軍費支出的浩繁。以至政府不得不『發行公債庫券，向民衆方面，貸募八千萬元（中央銀行基金二千萬除外）。』然而仍是感受到『東來西去，左支右絀』的困難。至於他報告中所說，十七年度較之上年度的支出，『現象已大有進步』，我們再看他下面是如何說法，便不難知道在所謂進步的現象下，軍費的總數佔了多大成分：

『表中所列軍費，自十七年七月至十八年六月，共數爲二萬零九百五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九元，但此數並非全國之軍費總數，所有東三省熱察綏普川滇黔粵桂所支，尚不在內（以上諸省軍費，間有非法強制借款，預徵錢糧捐稅，用以應付者）。』

不但是軍費支出這樣浩大，還發所謂裁兵公債，然而公債是發了出去，兵終久還是沒裁，去歲八月二十八日京津太晤士報上是這樣說：『所有款項都已用盡，而裁兵還沒有開始，』這是多麼笑話的事？錢都用到那裏去了，還不是拿去供了混戰。

南京政府的情形如此，在各省裏，也是同一的現象，

4 軍閥混戰成績一覽

單就廣東一省來看，三月三十日申報的記載，粵省財政廳長范其務報告粵省財政最近實在情形，就說：

『國稅每月平均止有二百六十餘萬元，而軍費一項之支出，已達四百二十餘萬元。』

四月二十四日申報又有一段記載，香港電『中央准八路軍月增軍費三十萬，共四百五十萬。』由於混戰的延長，前後才不過一月之間，竟增加了三十萬的軍費，真是不能不令人聞之咋舌。其他各省，如安徽，浙江，山東，河北，沒有那一省不是因為軍費的浩繁，而財政上感到極大不敷。

我們再研究這筆費的來源，照宋子文自己就說，『發行公債庫券，向人民方面，貸募八千萬元』，以外苛捐雜稅，預徵錢糧捐稅，鐵路礦山抵押借款，名目繁多，無微不至，無孔不入。四月十四日申報上記載，『財部發行之捲煙庫券二千四百萬，一日起已在滬開始發行』，又四月二十日申報北平電，『國以滄石路及晉豫陝甘等省礦山探掘權抵押大抵借款』，而四月十二的記載也說，『賈致德與陸宗輿等，在平津籌款多日，毫無眉目，現勒令平津商會，匯派數百萬』。這些款項，沒問題的，是用到混戰上去了。閻錫山除了徵軍費發公債，抵押借款而外，還預徵錢糧，一直徵到民國二十二年。不但北方如此，到處都一

樣，一月八日申報消息，『嘉興縣政府，奉令於十二月份，預徵解糧賦銀八萬元，一月份須徵解糧賦銀十二萬元』。

四月十五日重慶的通訊，重慶市膠皮同業籌備處致函二十一軍部就說：

『此次二十一軍部籌辦公債，本市紳商派任一百萬元，務於三四兩月繳納，……竊各商近年所負各種派墊，層出不窮，往者勿論，近如……於三月之內，已籌一百八十萬之多。』

至於四川老軍閥劉存厚所駐縣分，已經預徵到民國四十年以上的錢糧了。

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來，整個國家用盡了各式各樣方法，千方百計地收入來的款項百分之九十九都花費在軍閥混戰的軍費之上，鬧到整個國家財政的紊亂和枯竭，這就是軍閥混戰的第一個成績。

(三)

我們再看看交通方面，又是怎樣一種情形。

只要軍閥的戰爭一起來，無論那項交通，只要是首當其衝，必定是斷絕通行的，幾乎都成了一種必然的不可免

的道理，並且成了人人的常識。我們單就最近情形來看。

先說陸路方面，二月二十二日申報載：

『平浦北上二零二次車，應於二十一日晨七時過津，因在徐蚌間避讓兵車，延至晚八時始抵津，赴平旅客，均在津下車，該車於晚九時改二零一次南下，如有阻礙，即至濟南為止。』

這只是說到由於戰爭避讓的影響，車行誤了時刻，但是再看三月二日申報載：

『津浦路局車務處，因在連鎮站南，德州站北間之路軌被阻，故特於前日起，將各客車，暫時運至濟南。』

三月五日申報濟南通信：

『自前日(二十八日)起，天津方面扣留車輛，……聞今日(二日)津浦一次車，亦在津被扣，不能南來，南北交通於是中斷。』

三月六日申報天津電：

『津浦路黃河橋迤北，路軌拆去數節。』

三月十九天津電：

『黃河鐵橋及迤西至平原間路軌完全拆除』這顯然是戰爭的成績，由於拆軌，炸橋，扣車，以至於在經濟上，運輸停滯，貿易遂形銳減。三月十一日申報載濟南通

僧就這樣說：『自魯北黃河鐵橋被毀，交通阻斷，將一星期，貨物堆積，行旅嗟嘆，莫不切望交通早日恢復』，然而軍閥正在酣戰之中，那裏管得你這許多事呢？

不但津浦路是這種情形，平漢路，隴海路，北甯路，莫不皆然。

四月十五日申報載，北平十三日電，『閻令楚溪春在平派兵，大扣車頭十五個，列車四十三輛，因之平津及北寧路客貨車，均完全停駛』。二月四日申報北平電，『今平漢車因無車停開』，當然車輛又是被軍閥扣下運兵去了。一直到三月十日，申報北平電上邊這樣說，『今日下午平漢南行車僅通磁州，磁南兵車擁擠，停止售票』。又二月二十六日申報徐州電，報告隴海路交通近況就這樣說：『楊樓馬牧集間，戰車徒步均可通行，惟粟車阻斷』。可見全國到處都一樣，混戰之下，整個呈現封鎖狀態。

這單就通車一方面說，至於路政方面，又是怎樣一種情形呢？三月十六日申報南京電『平漢路積欠借款整理費及欠薪九千二百七十四萬餘元，維持艱難不易，實由歷年來軍閥把持路政……且常受兵燹影響……』，這消息當不是胡說的吧，是南京政府鐵道部顧問門壽爾，觀察平漢路後，親自向國府報告的呢。

再說到航路方面，長江華輪，本來就數目有限，即使加班快駛，營業也不及洋商興旺。不料因為軍閥混戰的摧殘，扣輪運兵，時有所聞。譬如申報四月二十五日記載：

『長江綫內華商輪船，已有十一艘復班，各公司正謀擴張營業之時，昨日接得電報，令自今日起，須先停航四船，以供需要』

本來三月中旬起，上江外輪即因發生工潮，停止航行，這期間正是華輪擴張的好機會，不料才有少數船隻復班，又受了這樣一個大打擊。

四月二十三申報載：

『招商局上江輪峨嵋號，在滬大修後，原擬乘洋商輪停班時，往行重慶……及至近日船已出塢……乃劉又接到交通處電告，以有需要，囑令暫緩開行商班，在一二日內，該輪便須開往南京矣。』

開到南京做甚麼？自然又是因為武漢軍情緊張不得運兵去斷殺。所以四月二十七日申報上才有下面這樣一句話，『此次長江華輪復業，征謀進展，而因時局關係，又受頓挫。』真是滿肚子說不出的苦，這又是軍閥混戰的好成績。

(四)

再就農業方面來說，我們單看，米麥本是農產的大宗，但是如今那一省沒有飢荒，豫，陝，甘，魯，那一省沒有餓死幾百萬人？全國大多數人都沒有飯吃。就拿產米最富的杭州來說，據三月十九日申報載，一天之內，就餓死七人，米價由十四元，十五元，漲，漲到二十多元。這種事實，正是明顯地告我們，農業的生產，的確不好。我們且看立法院統計處發表的民國十八年各省收穫初步估計，是怎樣說法：

『除熱河，新疆，甘肅，無報告外，收成最低者，當推河南陝西兩省，河南夏季小麥收成祇當平年百分之三八，大麥百分之二八，秋季玉米等收穫尚豐，略與平年相仿，但近月該省為戰爭區域，當不免受徵發之苦，其人民之痛苦，可想而知。陝西夏收秋收皆不過平年之半，又有軍事負擔，其困難當不下於豫人也。黃河流域。夏熟平均七成，秋收較佳，平均在八成以上。長江流域中，下游蘇皖浙三省，夏季小麥平均僅收六成，秋收蘇皖較佳，而浙江其劣……。』

現在到處鬧米荒，比之十八年為尤甚，固然旱災，水災，

蟲災，也是原因，（也就是軍閥混戰間接的成績）但是因為軍閥混戰，連年不斷，於是『荒歉之餘，繼以巨創』。試問收成如何見許？申報一月六日載，『靈寶襟山帶河，向為產棉精良區域？惜乎連年迭遭兵匪旱災，戶鮮蓋藏，民不聊生，轉瞬冬至，凍餓死亡，固意中事。而至明春，青黃不接，更無以幸存矣。』再看河南，陝西，甘肅，諸省，因為天災兵禍，於是十室九空，壯丁流落四方，弱者，老者，就當下餓死了，籽糧俱無，各地都是如此。

至於軍閥怎樣蹂躪農村，怎樣搜索糧食米麥，怎樣勒供草料，怎樣把屢戰之地，夷為平地，化為焦土，以至於災上加災，災災相續，而至於使農業掃地，農村因之淪於破產，這些，在這裏我們暫且不說，留到下面農民一項裏再細述。

總之，在農業方面，雖然沒有甚麼詳細生產的記載，我們只看主要出產的水麥，是這般如此的一種情形，而各方面的敘述，又莫不歸罪到混戰上面去，軍閥混戰的惡果，彰明昭著於災人口的，就是如此。

(五)

中國民族工業，因為帝國主義極重的壓迫和剝削，已

經衰敗不堪了。然而軍閥混戰的影響，各地的厘稅重重，更加使民族工業，更達到慘敗塗地的狀況。

二月十五日申報載，宜昌第一紗廠籌備處譚新聞界，席上就有這樣一段報告：

『宜地殷富無多，又少生產，且改革以來，幾經軍閥摧殘，最可慘者，莫過民九民十，兩遭劫搶，全鎮實少幸免。』

這是很明顯地說出來軍閥是怎樣摧殘工業。廣州市紗業，織造業，絲業，在近年來也都日見衰落了，推考其源，我們只看一月八日香港報載的一段消息：

本市火柴業，共有二十餘家，其原料有由上海日本運來者，有在本地購買者，然最低限度，係華人自製，亦可減輕漏卮不少，除本市行銷外，并有運往南洋各埠者，營業頗稱發達，不料年來國家多事，政府需財，以致厘稅重重，負擔甚巨。就原料而言，祇盒片一物，由肇慶四會梧州石橋等處運來者，每箱須納厘金兩三廣，共需一元六毫八仙，而造成貨出口，運往最近之地，每箱價值十元者，亦須納稅至二元之巨，因此各廠生意，已日見衰落。』

這種情形，不僅是廣州，也不僅是火柴業，各地，各種工

業都是一樣。三月四日申報北平電，『津國貨布商呼籲各項捐稅繁重，倒閉者十居八九』，蘇州的絲綢業，也受了同樣的打擊，杭綢稅率過重，閉倒的二分之一以上，而四月二十一申報上是這樣說，『杭綢業年來之一落千丈，實以捐稅太重，為主要原因』。天津一帶的麵粉廠，在去年已停閉十之七八，上海也發生同一現象。

軍閥混戰的延長，軍費浩大，設盡各種方法，窮抽力拮，中國幼稚的民族工業，怎樣担受得起？工業品的輸運，經過幾次以上的抽收貨物統捐，鐵路貨捐，碼頭捐，真是不一而足，更有所謂商品檢驗費，麵粉捲烟特稅，使民族工業只有很快地衰頹。民族工業的確已經走到嚴重恐慌之下了，四月十二日英文大美晚報上就說，『中國幼稚工業的衰頹，在內戰沒有停息之前，政府是沒有辦法挽救的。固然，就算內戰停息政府也不會有辦法，不過從這裏可以看出來，軍閥戰爭影響於民族工業是如何大。

但是這裏還有一種很特別的現象，中國民族工業的重工業方面，有一小部份是正在極力的擴張，據二月二十二日申報載，『軍政部兵工署近決在蕪湖北鄉三十里之石磯鎮，建造兵工廠』，而上海高昌廟的鍊綢廠，也得到軍政部的核准，內部規模擴大，經費增加，廠中並且增加夜

工，日夜趕工，請看四月三日申報南京電：

『航空署以飛機炸彈，為空軍破敵利器，為準備軍事需要起見，特呈陸海空軍總部，轉飭滬兵工廠，按日製造五十磅炸彈備用。』

這種工業的畸形發展，真是不能讓人樂觀，也許有人說中國民族工業已經開始興旺，他的根據正是在這裏吧！正是殺人的利器方面吧。總之我們是不得不感激軍閥混戰的恩賜。

(六)

一月九日申報載：

『蚌埠為皖北重鎮，交通便利，商業原有日見發展之可能，惟以連年受時局影響。元氣大傷，去年營業雖稍形活動，乃最近一月間，津浦路南部交通梗斷，致商業受一大打擊』。

混戰的結果，不但是苛捐雜稅，關卡厘金的嚴重剝削，使商業凋閉，就交通一項，已足致商業破產有餘。四月一日申報消息：

『平漢路因軍事關係，聯運阻滯，貨物不能到漢口，故昨日之進口江輪，所運來之下水貨，較一週前僅及

三分之二，此後因船舶減少，進口貨將益形缺乏矣。』

四月四日申報消息：

『近自時局緊張以來，去貨銳減，南北各路之商運，均同時受重大打擊。』

四月二十七日申報消息：

『鄂省老河口等處，本爲皮油出產區域，今更受軍事打擊，而完全阻絕，此貨竟無一件裝到。』

這單是國內的情形，我們再看對外貿易，又是怎樣一種情況，據四月二十五日申報消息：

『在最近一月中，中國運歐出口貨之不振，爲從來所無，其最大原因，爲各路交通阻斷，鄭州等處之來貨已無，平漢路之麵糧生仁等，均不能到，長江下水貨更缺，故滬上赴歐各輪，近祇三四成載脚，……據各輪公司言，此次運歐出口貨之不振，爲近十年來所罕見，確受時局影響所致也。』

這種例子太多了，如果完全舉出來，真是舉不勝舉，總之，我們知道軍閥的混戰，即就斷絕交通一項，已經就足以致商業之命傷。

以外還有稅捐厘金的盤剝抽擠，譬如財政部的統計，全國厘卡有六百九十處，東三省及甘肅等省還除外，而廣

東因為籌餉甚急，勒向廣州市借捐一月，又因為濫發公債，庫券，以至南京到廣州，福建到遼，到處發生金融的恐慌。所以停業倒閉的商店，全國各地，沒有一處沒有，景德鎮的磁器商，倒閉的不下十分之三四，其他各商，莫不皆然。

成都市商民，因軍閥勒索戰費，沒有辦法，全體罷市。(四月十五及十七申報重慶電)種種事實，都證明軍閥混戰，是怎樣把商業摧殘，是怎樣使商業凋蔽，以至於物價飛漲，使全國沒有一個人不感受痛苦。混戰之造於商業上的成績，如此而已。

(七)

在軍閥混戰之下，農業方面，已經成了衰敗的現象，我們再看看，農民方面，又是怎樣呢？

年來國內到處俱鬧災荒，從最貧瘠的西北，一直到最富庶的浙江，江蘇，如陝西，甘肅，河南，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整個中國，都陷在彌天浩劫之中。除了有杯水車薪的賑款和救濟而外，整個是放棄着沒有人來理會。何況災區又迭經戰禍，試看二月五日申報消息（河南省賑務會致南京政府電）：

『戰區災况，主席視視，刻下情形，百倍於昔，汝洛陝靈，軍匪屯集，剝區徵發，搜刮如洗，衣被釜飯，悉供軍用，升米勺粟，毫不留遺，門窗樑柱，咸充軍柴，軍隊四十萬，土匪二十萬，僉仰災民供給，是以陝汝數十縣，家家駐兵，戶戶斷炊。』

這還不過是指很輕的來說，再看二月七日申報的消息（上海紅十字會籌賑處派赴災區賑災人員來電）：

『豫西戰區及關海路左右二十餘縣，周圍千餘里，迭經被禍，痛受匪害，加之連年侵寇，人民死於凍餓者十餘萬，死於兵匪者十餘萬，流離逃亡者三四十萬，業已無復生存之望，此次軍事，東西屢進屢退，拉去牲畜五十餘萬頭，大小車三十餘萬輛，搜索糧食米麥三百餘萬包，麵一百餘萬袋』

又三月六日申報豫省內鄉縣長來電，據說只是一縣，受戰禍的損失如後，（一）財產被劫共值洋五十八萬五千三百餘元。（二）供給糧秣二十七萬六千五百餘元，（三）派款八萬六千餘元，（四）軍裝費五萬三千三百餘元，（五）開拔費三萬八千餘元，其餘牲畜倒斃，夫役死亡，鄉民觸彈而死者，尤難勝計。

像這種樣子肆意強暴剝削的，不僅是局部地方的軍

隊，到處都一樣，四川達宜兩縣，每年被劉存厚勒索幾百萬元，貧窮百姓，衣不得暖，食不得飽，肩挑背磨，一塊錢一滿血汗，都要湊辦軍餉，稍一遲慢，或游押，或打，受不盡的苦楚，還須把軍餉湊足，（二月二十日申報消息）。湖南的常德，桃源，沅陵，等縣，皆受兵災甚巨，所以這是整個國家普遍現象。

於是一部份人死亡了，一大部份人流入兵匪，極難是供了軍閥的犧牲，還有許多是移徙到別的地方去謀生，我們看東三省的災民，一年比一年增多，民國十二年移入的不過三十幾萬人口，但到去年，已經近於百萬的移民了。再看城市的人口，單就上海一埠而言：去年一月和七月，就有了十萬人口的差異。除掉移徙的面外，也有自己逃亡的，四月二十六日申報無錫消息，湖南湘鄉難民三百餘人，乘船八艘，到鎮後就大肆『劫掠』。同日消息，嘉善也來了二百餘湘潭難民，在縣屬附近地方『強搶硬奪』。這是沒有辦法的，難民並不是自己高興出去搶奪劫掠，被軍閥蹂躪不得已，只有走向這條道路。這種情形，使農村經濟整個陷在破產不舉收拾的地步，農村危機，更現緊張，造成全國更重的災荒和失業。

(八)

鄉村中情形既如上述，我們再看看城市中工人和貧民，是怎樣受到混戰的影響。

在上面就說過，中國各種工業，都受了混戰很大的打擊，瀕於一種破產的恐慌狀態，而投靠在帝國主義和軍閥懷抱之下的資產階級，就正好利用這種機會，極力壓迫工人，加重工作，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工資，開除工人，使無產的工人，因失業，而淪為飢寒交迫的奴隸。同時因為混戰影響到米價高漲，使稍微有些財產的小商人，平民，都一天一天破產，全國各大城市，貧民的數目也一天比一天加多。

四月二十六日申報杭州消息，米價已經漲到每石十七元，而且每人只許買一斗，但是現在各店均告空籩，買兩三升，也遭拒絕。以外常州，鎮江，安慶，各產米之區，莫不火闌米荒。我們再看，大產米的區域，例如蕪湖，是怎樣一種情形，四月十四日申報消息：

『蕪湖為米糧薈萃之區，全皖米糧，亦以蕪湖為輸出總口，不意今年米價騰貴，最近售價，每石已達十六元左右，平民粒食維艱，其最大原因，則以軍米輸出

日湧，奸商因而居奇，市價乃被操縱而日高，總司令部前以當此前方軍事緊要之時，軍食關係至重，除派員來蕪採購外，各軍師亦均派員來蕪，設處坐辦，故特電令安徽省政府暨蕪關監督署，在此採辦軍米期間，商米一律嚴禁出口，以防米價高漲，影響軍食。』

照這般情形看來，蕪湖米價本來可以不致騰貴，而且有餘力運往各地，但是因為『前方戰事緊要』，所以急辦『軍食』，同時怕米價高漲，『影響軍食』，所以才『嚴禁出口』，至於民食又如何，却不是口口聲聲唱着民生主義的軍閥，所能理會的了。

四月三十日申報載，皖垣安慶，竟鬧出而民數百人搶米的事情，這不能不說是受了軍閥的擺佈吧。

好，看哪，大批大批的工人失業了，大批大批的貧民增加了，就北平一市，據民國十二年管廳統計，貧民有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四人，去冬已經增到四十六萬七千餘人了（去年十二月十日申報載），米價仍繼續飛漲。在另一方面，軍閥混戰還是繼續延長，更加劇烈，更剝削，更擠。再看哪，就上海一地來說，那一天不發生搶案，那一天不槍斃幾個盜匪？造出來一天比一天多的貧民，再活活地把他們逼死。無怪北平六萬勞苦羣衆，受不了剝削和壓

迫，怎能不起來作武裝的鬥爭！混戰的延長，只有造成工人和貧民生活的緊迫，工人和貧民的革命情緒，將要一天一天地高漲起來，等着吧，不久就有消滅軍閥戰爭的一天！

（九）

在軍閥混戰之中，犧牲最大的當推士兵了。軍閥們受了帝國主義者的驅使，遣兵調將，東打西征，而以兵士的赤血，換來自己的功勳。三月十五申報載：

『桂省戰事，雙方在北流一地，血戰兩晝夜，死傷不下四千人……雙方以三四師之兵力，再酣鬥一日夜，是時已屍骸堆積，血流成溝。』

這種情形，正是應了『一將成名萬骨枯』了，我們試看那一個軍閥不以斃敵若干若干人，來誇耀自己的功績呢？

中國農村的破產，大多數農民分化為兵士，而混戰越延長，農村越破產，農民也更大量的投入軍隊，於是不死於飢餓，也死於軍中了。至於他們日常的生活怎樣呢？

我們先看看吳區內的兵士生活，二月十日申報載，『吳區內軍隊約有三十萬，當初每兵每日給口糧玉蜀黍二十叁斯，嗣乃減至十二叁斯只得半飽。』而西安城內的兵士，每日凍死約十餘人（同日新天津報記載）。顯然的，他

們的苦況並不減於當地難民，不過，預備送死而已。

兵士生活普遍現象如何呢？因為社會上經濟的整個恐慌，混戰的再接再厲，兵士生活，便也隨之更為惡化。兵餉不足，而且往往是尅扣不發，住處破爛，服裝不全，伙食粗劣。沒有兵士的意見，只有長官無理的命令，指揮牛馬，簡直就是奴隸。壯健時留下來替軍閥賣命，病了老了便拋棄如遺。全國收入，百分之九十九入了軍費項下，然而兵士何嘗分到分毫，都供了軍閥的揮霍。

所謂的官長們，逢節逢假都躲在後方取樂，留下兵士們，却站在軍閥戰爭的最前線，替他們送死，作毫無代價的犧牲。

最近各處的軍隊，踴躍地起來譁變了，這便是軍閥自己造下的成績；兵士們已經在歷次混戰火併之中，得到了深刻的覺悟，他們已經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今後任務——反對軍閥戰爭。

(十)

在最後，我們就不得不注意到一個根本的問題。

現在表面上，雖然是軍閥和軍閥的混戰和衝突，但是在實際上，却是帝國主義在後面操縱，把持。他們各自為

了各自的利益，在中國演着他們互相衝突矛盾的把戲。

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以前，軍閥的戰爭，主要的是英日衝突的反映，但是自此以後，美帝國主義勢力擴張，而軍閥混戰的局面，主要的是反映着英日和美的衝突。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推動着軍閥混戰，使他更劇烈，更延長。所以，軍閥戰爭主要動力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勢力一天存在，軍閥混戰一天不能停止，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軍閥混戰才能消滅。

我們看，美帝國主義，自從一九二七年以來，就派了許多軍事顧問到南京政府，操縱斷殺，指揮混戰，而且，在軍事緊張的時候，帝國主義者，乘勢派遣軍隊來華，藉名護僑，實際上是更加緊向中國的壓迫，譬如五三慘案，屠殺千萬的中國羣衆，結果，還是中國賠償損失。

單看一月二十和二十一兩日，日本派遣到東北的軍隊，就有三千多人，以外還派來許多軍艦，添設海軍無線電報(二月十日申報消息)。在上海北京天津等處，都駐有一萬多的外兵。而飛機，大砲，砲彈，毒氣，不斷地向中國輸送。

報紙上那一天不登載着屠殺民衆的武器入口的消息？
二月二十日申報消息；

『東省因對俄作戰，軍械消耗甚巨，特向英德兩國購購飛機，大砲，手槍，迫擊砲，及子彈等一批，以資補充，又聞三月九日，將有大批軍火及坦克車等，由英運滬。』

二月十九日申報載：

『軍政部向美國所定購之飛機六十四架，用以編入中央航空隊，已經先後運到二十餘架，昨又由美輪強生號，由紐約續裝到七架。』

甚至小軍閥劉湘，也積極準備殺人工作，四月三日申報消息：

『兩年以來，劉湘積極擴張武力，設置空軍，前次該軍因試放飛機炸彈，致死傷軍官一百餘人，但此兩架飛機，尙非該軍最堅最大最猛烈之用品，尙有大飛機七架，……一週前後，可望陸續抵渝。』

去年四月，北京外交團取消一九一九年五月的規定，不再嚴禁槍，砲，子彈，等軍械的入口，明目張胆地輸送軍閥以武器，使軍閥的混戰再繼續延長下去。

現在混戰更劇烈了，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更趨尖銳，這正是他們自己迴光返照的最後掙扎，混戰的成績，只有更迅速地送他們自己到死路上去。

(十一)

就在這種混戰的延長之下，事實已經很明顯地擺在我們的前面，羣衆澈底地知道了軍閥混戰給與羣衆的，只有苦痛，只有生活的惡劣，羣衆也澈底地知道，『要掃盡那萬重的壓迫，全靠自己救自己』。軍閥的混戰，正是削弱軍閥統治的力量。

看哪，到處的軍隊叛變了，到處的農民都起來武裝暴動，城市中工人和貧民已經準備用自己的力量，奪取自己的權力。變軍閥的戰爭爲反對軍閥的革命戰爭，已經成了羣衆的口號。

也只有『變軍閥的戰爭爲消滅軍閥的革命戰爭』，才可以消滅軍閥的混戰，才可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

工人政黨土地政綱的修正

谷 蔭 譯

幾句介紹語： 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在目前階段上的主要內容。有些人以為現在土地革命，主要是反對資本主義剝削關係，是一種社會主義性的革命這正是證明他們已經完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是我們反過來質問自己，「中國革命者是否對於中國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土地革命問題，都已有了正確的明白的了解呢？」對於這點，我們還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伊理奇的這篇文章（作於一九〇六年），能夠幫助讀者去正確地了解土地革命的問題。所以我特別翻譯出來公之於注意中國革命問題的讀者。

譯者

現在大家都承認必須修正工人政黨的土地政綱。最近

『多數』一派的會議(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正式提出這個已經成熟的問題，這個問題，已列於統一大會的議事日程上了。

我們先要敘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歷來提出這個問題的簡史，並且指出我們所擁護的草案的綱要。

(一)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對於土地問題的觀點的歷史發展之簡史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開始產生，就承認土地問題和社會農民問題在俄國的絕頂重要，牠在全部政綱的規定上，對於這個問題，均作了單獨的分析，

民粹派和社會革命所不絕傳播的相反意見，不是愚昧無知，便是故意曲解事實。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一個政綱草案上(一八八三年『由勞働解放會』發表)，已經提出『激烈地改變土地關係』的要求。

以後，在『社會民主主義者』論文彙集(八十年代末)及『全俄的貧窮化』與『社會黨人和俄國饑荒爭鬪的任務』一書(一八九一——一九二年)裏，蒲列哈諾夫不斷地以最堅決的辭句，指出農民問題在俄國的絕頂重要，他甚至指出

在將來民主革命中，有實行『黑分』的可能，指出社會民主黨，決不爲這個前途所嚇住和驚倒。『黑分』完全不是社會主義的辦法，但牠將極大地促進資本主義的興發，國內市場的發展，農民生活的改進，農村公社的破壞，鄉村中階級鬭爭的發展，以及舊俄農奴制度的全部殘餘的消滅。

蒲列哈諾夫對於『黑分』的這個意見，對於我們，有特別的重要的歷史意義。牠指示出社會民主黨人，對於俄國的土地問題，立刻採取堅定的立場，直到現在他們還是站在這種立場之上的。

從社會民主工黨產生時候起，一直到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總是擁護下列三種主張。第一，土地革命，必然是俄國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消滅鄉村中農奴式的壓迫關係，便是這個土地革命的內容。第二，未來的土地革命，根據牠的社會與經濟的意義，將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牠不是減弱，而是加強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階級矛盾的發展。（譯者加圈以下同此）。

第三，社會民主黨，儘有充分的根據，以最堅決的態度，去幫助這個革命，在幫助時，指出目前的任務，但是並不束縛自己，也絕不拒絕去幫助『黑分』那樣的要求。

誰要是不懂得上述三種主張，誰要是在閱讀社會民主

黨關於俄國土地問題的全部文件時，不領略這點，那麼他或是不懂這個問題，或是把這個問題的實質忽略了（社會革命黨人就是不斷的這樣的幹）。

在同潮社會民主黨對於農民問題的意見的發展歷史時，我們還可以舉出九十年代末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一八九七年）及『火星報』，前一本書堅決地駁破社會民主黨人對於農民運動『袖手旁觀』的意見，並且重複敘述了社會民主黨的一般的意見。在一九〇一年春天（四月及五月）出版的第三號『火星報』裏，就是在第一次俄國農民大暴動前一年，發表了『工人政黨與農民』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重新指出農民問題的重要，並且在許多要求之中，還提出退還『割地』的要求。

我們可以把這篇文章，看作後來俄國民主黨土地政綱的最初的草稿，這個政綱，由『火星報』及『曙光報』的編輯部具名，發表於一九〇二年，並且在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三年八月）已經成為正式的黨的政綱了。

這個政綱，把全部反對專制政體的爭鬥，看作資本制度反對農奴制的爭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總頂明白地表現於土地一部的基本主張上：『爲消滅那種慘酷地直

接壓迫農民的農奴制度殘餘起見，並且爲自由發展鄉村中的階級鬭爭起見，黨要求……』

批評社會民主黨政綱的人，差不多都帶過這個基本的主張：他們的眼睛甚至看不到巨象。

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土地政綱的各部分，除了那些無疑的要求（廢除對於領主的貢賦減低佃金，自由處置土地）以外，還包含退還贖金，組織農民委員會以退還割地，以消滅農奴制度關係的殘餘等等的要求。

最後的關於割地的一點，在社會民主黨內部引起最厲害的批評。社會民主黨的『爭鬥』一派，也批評這點，他們提議（如果我不記錯的話）沒收全部地主的土地，此外依克斯同志，也批評了這點（他的批評和我的回答在一九〇三年夏印成單行本，在日內瓦發行，那時正是第二次代表大會將閉的時候，所以大會代表都有這本小冊子）。依克斯同志提議取消退還割地還贖金等等的要求，而提出：

- (1) 充公教堂的寺院的皇室的土地，歸爲『民主國家所有』
- (2) 『以累進稅的辦法，向大地主的地租抽稅，務使這種進款(地租)轉入民主國家的掌握中』
- (3) 『使一部分私有的土地(大地產)，如果可能時，更使全部土地，轉爲大的社會自治團體(地方會)所有』

我批評這個政綱，稱牠爲『惡化的矛盾的要求土地國有的公式』，並且特別指出，社會民主黨，甚至不應該，拒絕所沒收的土地的『出賣』，以東縛自己手足！我指出退還割地的要求，決不是限制社會民主黨的目標，而是限制農村無產階級與農村資產階級提出共同要求的可能範圍。我特別指明，『如果對於全部土地的要求，是要求國有或是要求把土地轉交近代自有經濟的農民，那麼我們應該顧到各方面的情形根據無產階級的利益，去估計這種要求；我們不能預先設定，在革命覺醒農民來參加政治生活的時候，自有經濟的農民，是否成爲民主革命的黨，抑或成爲擁護現存制度的黨』（上述小冊子第三十五—三十六頁）

在『貧農』（出版於一九〇三年，正當二次大會之前）上，我更發表同樣的意見，指出退還割地的要求，沒有限制農民運動，也沒有限制我們對於更往前發展的農民運動底幫助，我非但絲毫沒有反對全部土地轉與農民的主張，而且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之中，甚至歡迎這種主張。

關於『黑分』問題，我在一九〇五年八月第四號『曙光報』上，擁護土地政綱草案上的意見道：

『在「黑分」的要求中，包含着反動的空想，因牠想

把小農生產普遍化，永久化；但是這個要求雖然包含一種空想，以為『農民』可以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執行者，但是除了這種空想以外，還包含革命的原素，就是：牠想用農民暴動的方法，把農奴制度的一切殘餘掃除淨盡。』

所以對照一九〇二——〇三年的書報，就可以毫無疑義地證明，退還割地的要求的作者，並不是想以這個要求，限制農民運動，以及我們對於農民運動的幫助。可是，無論如何，事變的發展，已經證明，這點是不能滿足的，因為農民運動迅速地發展得更深更廣，我們的政綱在廣大的羣衆中，引起了誤會，可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一定要顧到廣大的羣衆的，他不能祇靠一種註解，用黨所不必需的理由，去解釋大衆所必需的政綱。

修正土地政綱的需要，已經成熟了。在一九〇五年初的一期『前進報』上（多數派的報紙，從一九〇五年一月至五月，出版於日內瓦），已經發表了修改土地政綱的草案，這個草案，除去關於割地的一條，而加上『擁護農民要求，直到沒收地主土地』的一條。

在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五月）上，以及在同時的『少數』一派的臨時大會上，重新審定政綱的問題，都沒有提出來。牠們祇限於策略決議案的規

定。黨內的兩派，都同意於幫助農民運動，一直到充公全部地主土地。

實在說來，這些決議案，已經預先決定了修正我黨土地政綱的問題。在最近一次『多數』一派的大會上（一九〇五年十二月）通過了我的提議，表示要除去退還割地及退還贖金等點，而加上帮農民運動直至充公全部地主土地的一點。（註）

（註）決議案的原文如下：

『第四次臨時大會認為：農民運動的發展，已經完全證實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觀點，證明農民運動的革命性質及其真正的社會經濟本質，牠的本質，即在破壞農奴制度的殘餘，造成鄉村中自由的資本主義關係。大會以為，黨的土地政綱最好改成這樣：除去關於割地的一點，加上一點，說黨幫助農民的革命辦法，一直到沒收全部國家的，教堂的，寺院的，皇室的，大臣的以及私有主的等等土地，但同時黨的主要的與經常的任務，却是獨立組織農村無產階級，給他們說明他們利益與鄉村資產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並且指明社會主義的最後目的，解釋祇有社會主義能夠消滅社會的階級分別以及任何人對人的剝

削。』

我們對於「社會民主工黨在土地問題上所取意見的歷史發展」底簡略敘述，就盡於此。

(二) 我們土地政綱的任務

如果我們可以說社會民主黨土地政綱對於在民主革命時代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已經給予了一個簡單而明瞭的方針，那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土地政綱的問題也會有顯著的明白性了。

第一個的運動方針，必定是這樣：用盡實力來求得農民暴動之完全的勝利。倘若沒有這個勝利，則什麼『沒收地主土地』，什麼建設真正的民主主義的國家，連豫想都不可能了。然要引導農民到暴動去的口號只有一個，即沒收一切地主之土地（決不應使用漠然的分配或漠然的收回這種口號，使關於買回的問題曖昧起來），及到憲法會議為止，必由農民委員會來管理土地。

此外的一切方針（由馬斯格夫所提出的『分配』這個口號連他所說的市有化也在內）不是由暴動，而是由與地主的協定，與反動的中央權力之協定，來決定問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而是想用官僚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若

與逼迫地主而逼開全國民的憲法會議的革命的農民委員會相比較。則雖最民主主義的地方關係和農村團體現在也已成爲官僚主義的了。

第二個的方針是這樣：如果沒有的政治組織之完全的民主主義化，如果不實現共和國，沒有人民底政權，那末，農民革命底勝利不能確保，也不能使牠有一些前進。我們必須把這一事實明白而正確的，毫不猶疑的，一些沒有矛盾的，絲毫不曲解的告知勞動者和農民。爲什麼呢？因爲決不許無意義的默認好像在反動的中央權力之下，有沒收地主之土地所有之可能性那樣事。我們特別力說這個政治的方針，必須對農民這樣明說：沒收了土地以後，諸君必須更向前進，否則，諸君必被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打得粉碎而退却下來。如果沒有新的政治的勝利，如果沒有新的，更大些的改革的打擊加諸土地私有權一般之上，則不能沒收土地而掌握於自己的手中。如在一切的社會生活上一樣，在政治上也是一樣：你不向前猛進，只有退却一路。資產階級在民主主義的變革後必見鞏固（這個變革必然地要使資產階級鞏固起來）所以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努力更向前進行，就是資產階級壓奪勞動者和農民羣衆底一切勝利品。兩者必盡其一。而這個問題就是要共和國與人民之完

全的政權。同樣就是要在獲得共和國的條件之下，使一切土地之國有化成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之可能的最大限度，成為從資產階級性民主主義的勝利到社會主義去的切迫的鬥爭之必然而不可避的前進。

第三個的，同時是最後的方針，是這樣：特別要組織都市及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決不要信任獨立的農民，無論他是怎樣微小，怎麼樣『嘗着苦勞』。不要被維持商品生產的小規模經濟所欺騙。農民革命底勝利意見接近，則富農對無產階級之對立愈益深刻，無產階級之自主的組織更有必要，我們必須朝着社會主義的革命更精力的，更頑強的，更決定的，更高聲的來叫喊。我們應根地支持農民運動。但是我們必須這樣理解：不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底這個運動決不能完成社會主義的變革，也不是能完成牠的運動。因此，應如何分配經營對象的土地這個問題，現在可不說及。這個問題是在資本家的社會內所決定的。只是農業經營者應決定的問題。對於我們最有興味的問題是農村無產階級應該幹什麼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主要的是從事無產階級應幹什麼的問題，今後也從事這個問題；所以關於利用土地及其他問題可一任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去喫舌。（但是，農民革命勝利之後，問題就是另一

個了) 我們對於這一問題，即對於新的民主主義的俄羅斯的根本問題這樣的解答；農村無產階級對於爲進行完全的社會主義的變革的鬥爭，必須和都市無產階級一道有自立的組織。

因而我們的土地政綱有三個根本的部分成立起來，即第一對於地主之土地所有，要敢行革命的農民之總動員；第二正確的指示其次的一步，使鞏固農民之勝利品，使民主主義的勝利轉變到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之直接的鬥爭。第三農民革命之勝利愈見接近，愈要指示出意見切迫，愈要明確的解決的黨之階級的無產階級的任務。

馬斯絡夫的政綱一個也不會解決必須由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工黨所應解決的此等根本問題。即他們的政綱沒有可值現今最非民主主義的國家中的農民運動立刻引導到勝利去的口號。他的政綱對於爲完成並鞏固農村改革所必要的政治的變革沒有給與正確的定義，牠也不會指示出在最完全的民主主義的條件之下的土地改革所必要的方法。在與一切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變革之關係上，牠不會表示出我黨所固有的特殊的無產階級的立場。這個政綱沒有決定『第一步』的條件，也未決定『第二步』的目的，把一切混成一塊，先從使諸侯的土地讓渡給未見實現的『民主

義的國家」底掌中開始，繼續到由對於中央權力之非民主主義的性質之恐怖而使地主底土地讓渡到民主主義的自治體之掌中為止！這個政綱在作成之際已設想着與當年反動的中央政府作完全不自然的，而且完全不能相信的協同。因而牠在現在的實際的意義上是非革命的，是使勞動者黨不得指導俄國民主主義的變革之發展。

要約之，在民主主義的變革之條件下，惟一正確的政綱必是如次的：我們應該立刻要求充公地主底土地及創設農民委員會。我們不許對這要求有一絲一毫的限制。在無論怎樣的情境，即在最惡劣的條件之下，這樣的要求從無產階級及農民的見地看來是革命的，有利益的。這樣的要求必不可避免地惹起警察國家之崩壞與德模克拉西之強大。

但是，決不應停止在沒收這一點上。在民主主義的革命並農民革命之時代，我們無論在如何的情境裏，無條件的不得拒絕土地國有化。但是，這個要求只在一定的政治的條件之下纔見可能的。如果沒有這樣政治的條件，則國有化甚至有損害無產階級和農民之時。

這種政綱纔可說是完全無缺的。這在一切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變革之下，提示出所能想到的最大限度的要

求。這與在不同的政治的條件之下允許分配與國有化那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是異其趨向的。這對於爲德模克拉西而鬥爭的戰士的農民與無產階級之間不許任何的差別。這在現在，在警察專制的政治制度之下，無條件的提出革命的口號，同時，以民主主義的革命之完全的勝利爲條件，即以民主主義的變革之完成將表示出的新的將來和新的同樣之情勢爲條件，提出更高的要求。

正確地指示出在一切民主主義的農村變革中的我們特別的無產階級的立場這件事，對於政綱是無條件的有必要的。將牠插入於戰術上的決議之中，或在政綱之一部分中反複申說，都是可以的。

爲闡明我們的立場，且將此在羣衆之前說明起見，將政綱及戰術上之題目及順序變更一下，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提出由『土地委員會』之多數所製作的土地政綱之草案（土地委員會是爲起草新土地政綱草案起見，由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工黨合同中央委員會所任命的）如下。

（三） 土地政綱草案

以廢除直接重壓在農民之上的農奴制遺物爲目的，且

爲使農村中的階級鬭爭有自由的發展起見，黨要求如次的諸項目。

- (一) 一切寺院，修道院，諸侯，國家，內閣及地主底土地之沒收，
- (二) 爲立即廢除地主之權力及地主之特權底一切痕跡起見，又爲到由全人民底憲法會議所設定的新的土地制度爲止而先行實際上處理所沒收的土地起見，應設立農民委員會。
- (三) 廢止現在對於尙作納貢身分的農民所課的一切租稅和納貢。
- (四) 廢止妨害農民處理自己的土地之一切法律。
- (五) 在國民所選舉的法庭中，減低法外章程的租地價，且賦與有宣布帶着經濟的隸屬的性質之一切契約的於無効之權限。

如果俄羅斯的近代的革命之決定的勝利能完全保證人民之政權，即如果能建設共和國與完全的民主主義的國家組織，則黨應廢止土地之私有權，而移轉一切的土地爲全國民底共有去吧。

爲達成上項的要求，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工黨在無論怎樣的情境及一切情勢之下，應以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爲自

己的任務，為建設農村無產階級 獨自的階級組織而努力，說明農村無產階級之利害是與農村資產階級之利害有不能和解的矛盾，警告羣衆並非隱匿在現存商品生產之下，決不能根絕羣衆之貧窮的小經營制度底欺瞞，最後指示出能根絕一切貧窮和一切剝削的唯一的方法只有完全的社會主義變革這件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

（附註）為幫助讀者底理解起見，抽出幾個名辭做一個簡單的注視。

贖金：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令將從來的使用地賦給與農民了，但是，不是免費的給他們，農民為要使使用地純粹歸為己有之時，依照土地賠償令，有這樣的規定：農民必須在四十九年之中年年支付賠償金來『買回』土地。賠償金之全額是將當時的納貢額以一定的利率來計算的，而其利率則隨農奴之種類有種種的差別。

割地：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決不曾把俄國的農民從地主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這個『割地』就是地主為經濟地束縛農民之一方法。地主在農奴解放之際，地主割取對於農民必須要經過的到牧場及家畜用水池去的道路，使農民負擔為地主耕作一定的土地，播種及收穫的義務，而使

農民不由得不將這些被割取了的土地當作一種代價來租借。

黑分：因對於革命的組織體之任務和藝術底見解之不同，『土地與自由』於一八七九年分裂而為二派。一派擁護恐怖政策，組織了『國民底意志團』，而主張必須在人民中作大規模的鼓動的一派，乃組織了『黑分』派。這個團體之創立者為蒲列哈諾夫；迭萊，斯鉄弗諾皮支，柴斯里支等也加入這個團體，發刊同名稱的報紙。這一集團終於失敗了，首領們於一八八〇年都亡命到海外，受西歐勞動運動之影響而改變了其見地，根本地批評了其過去的見解，組織的誤認，於一八八五年組織了『勞動解放會』。這個團體對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有甚大意義。

* . * . *

這篇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關於修正土地政綱之草案，係烏里亞諾夫所起草的，除了譯出的三節之外，本來在第一與第二節(本譯文上的)之間，還有二節，即第二社會民主黨內關於土地政綱的四種流派，第三，同志馬恩洛夫的誤認，因為一時不能把牠全部譯完，所以就省了這一節，以後如有機會，我想仍把牠譯出來發表，使讀者們可窺全豹。

又第一節是黎平同志譯的，他譯了這一部以後因為找不到原文，就交給我由日文來重譯補充的，候將來找到原文之後，或許還有補正的地方。并記如此。

陸 28, 2, 1930.

文明是建築在資產制度 之上嗎？

評梁實秋底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之第一節

烈 英

1

梁實秋教授爲要證明『普羅列塔利亞的文學是不能成立的』，故先證明『普羅列塔利亞的文明不能成立的』。他底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之第一節，其主題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的文明是不能成立的』；第二節底主題是『普羅列

搭利亞的文學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第三節底主題是『普羅列塔利亞的文學在實際上並未成功』。我現在只批判其第一節。

2

梁實秋教授用什麼證據來證明出『普羅列塔利亞的文明是不能成立的』呢？他是用盧梭所說的『資產是文明的基礎』這一句話為根據的。（梁教授在二年之前，循跟着美國白璧德教授大罵過盧梭，現在却引用了盧梭底話來做證據。大概，梁教授現在是更變了對於盧梭的態度，或者是，盧梭雖該罵，但這一句話是值得做他底罵者底證據的。）於是，這個問題就成為：文明是否建築於資產制度之上？

梁教授回答說：是！

我回答說：否！

3

梁教授說：『盧梭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但是盧梭也是最先攻擊資產制度的一個人，因為他以為文明是罪惡的根源。所以，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有了

資產然後才有文明，有了文明然後資產才能穩固。不肯公然反抗文明的人，決沒有理由攻擊資產制度』。

梁教授底主張，從這一段話看起來，是：文明是建築於資產制度之上，故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

梁教授這種主張，並不包有什麼新穎的道理；他完全是抄襲着任何時期的統治階級的御用學者反對新興階級之老調。這種主張『並不見得體面』。

亞里斯多德曾說過：『創造奴隸制度的是自然。動物分着雌雄，雄的比雌的是完全的動物，所以雌的支配雄的，雌的是不完善的動物，所以服從雄的。同樣的，人類裏面，就如肉體居在精神的下位，動物居在人類的下位一樣，也有比較他人低劣的個人。這樣的個人只從事於肉體的勞働，無成就高尚事業的能力。他們除了服從他人外別無長處，所以自然就給他們負責奴隸的運命。……最後，究竟奴隸和動物中間是有這樣大的差異存在着嗎？兩者的事務相類，都只能用他們的肉體服從於我們。所以，由這些原則裏可以抽出下面的結論來。就是：自然把某人為自由而創造，把某人為奴隸而創造，所以奴隸的服從是必要而且正當』。柏拉圖在他底共和國中，也主張奴隸負肉體的勞働，使自由民得從事高尚的精神的勞働。他們都企圖

證明出：文明是建築在奴隸制度之上，若攻擊奴隸制度，就是反抗文明。然而，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所擁護的奴隸制度——精密些說，動產的奴隸制度——現在雖是消滅了，然文明依然存在着。

僧侶度三特在一七八六年這樣的寫着：『貧民在某一個程度內是輕浮，因此他們勢必為擔任社會上最奴隸，最污穢，最卑賤的事務而存在，這似乎是自然律。因為如此，人類幸福的基金非常增大，優秀的人民可以從卑賤的事務裏解放出來，安閒的去就高等職業。』

現在，梁教授也跟着他們說道：『有了資產然後才有文明，有了文明然後資產才能穩固。不肯公然反抗文明的人，決沒有理由 資產制度。』梁教授這種主張，在本質上是跟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度三特等人吹一吹，『並不新』，『並不見得體面』！

然而，我要問梁教授：為什麼『有了資產然後才有文明』？

梁教授除了『資產是文明的基礎』這一句話之外，是沒有提出別的論據的。——也許梁教授以為這是『自明的真理』！

主張『資產是文明的基礎』的，其論據不外是：第一，

有了資產的人可以不從事卑賤的勞働，而專門從事高尚的職業；第二，資產可以做爲身心勞働的報酬，故可以促進人們底努力。

我現在先檢討第一個論據：

有了資產的人，可以不從事卑賤的勞働，而專門從事高尚的職業。這種主張，自然不是完全無稽的。在現代的資產制度之下，教育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底才能沒有充分發展的機會，很難有所成就。

試以文學家爲例。

據歐洲之研究，在一三〇〇年至一八二五年之間八二十七個文學家之教育，是：

年 代	充 分 教育的	不充分教育 或無教育的
一三〇一——一五〇〇	三三	一
一五〇一——一六〇〇	一一〇	二
一六〇一——一七〇〇	一九二	七
一七〇一——一七五〇	一四五	一
一七五一——一八〇〇	一九九	四
一八〇一——一八二五	一三二	一一
合 計	八一一	一六

這統計告訴我們：文學家有百分之九八是受過充分教育的。可見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然而，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教育是一種資產階級底專用品。在歐美厲行義務教育的國家中，貧民只能受小學教育；在中國，却只有一小部分的貧民，才有機會受小學教育，至於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更用不着說是沒有機會享受的了。

歐洲研究六一九個文學家底經濟條件。其結果是：

年 代	青年時物質生活很好的	青年時生活很貧困或不安定的
一三〇〇——一五〇〇	二四	一
一五〇一——一六〇〇	八一	四
一六〇一——一七〇〇	一五七	九
一七〇一——一七五〇	八九	一二
一七五一——一八〇〇	一三八	二〇
一八〇一——一八二五	七三	一一
合 計	五六二	五七

歐洲再研究六二三個文學家之階級別，其結果是：

社會階級	才能的文學者	天才的文學者	對各階級全人口之文學家數
貴 族	一二五	三四	一五九
司 法	一五七·五	二九·五	六二
自 由 業	一一六·五	二七	二四

資產階級	六二	一〇·五	七
勞働階級	五〇	一一	〇·八
合計	五一	一一二	一

從上面這二個統計表，就可很顯明地看出：過去的文學家大都是屬於社會的特權階級，大都是在青年時代過着很安樂的物質生活。

但是，這些事實並沒有證明出廢除了資產制度就是毀滅了文明；而反是證明出廢除資產制度就一定大大地增進文明！

爲什麼呢？

因爲，在資產制度之下，教育是少數人所專有的，大多數人沒有受充分教育之機會，故大多數人不能充分地發展其才能以促進文明，而那些少數有受充分教育之機會的資產者，未必肯努力求學。我們底日常的經驗，告訴我們：越窮的人越肯讀書，但沒有讀書的機會！越富的人越不肯讀書。所以，若資產制度被廢除了，教育成爲全體人民所公有的，人人都有充分受教育的機會，具有優越的才能的人都能充分地發展他底才能，因此，文明底進步一定比資產制度存在時更加迅速！

所以，我底結論是：文明並不建築於資產制度之上，

而資產制度反是文明進步底根據；故不僅不是『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反是，若不推翻資產制度則不能使文明有迅速的進步！

4

我現在檢討第二個論據：

梁教授說：『資產的造成本來是由於個人的聰明才能，所以資產本來是人的身心勞働的報酬；……人的聰明才能既不能平等，人的生活當然是不能平等的，平等是個很美的幻夢，但是不能實現的。……沒有聰明才力的人雖然能徼倖得到資產，但是他的資產終于是要消散的，真有聰明才力的雖然暫時忍受貧苦，但是不會長久埋沒的，終久必定可以贏得相當資產』。

我要問梁教授：資產既然是人的身心勞働的報酬，那末，最聰明最有才能的人應該是最有資產的人了——這即是說，最有資產的人應該是最有才能最聰明的人了；但實際的情形是不是這樣的呢？

現在最新式的最通行的企業組織是『股份有限公司』。在這都制度之下，股東僅出資本，至於事業經營之責任是完全委於董事和高級職員。公司每年所得的利潤，除一小

部分做爲董事和職員之薪金和賞金之外，其餘的全做爲公積金，紅利，和股息。這樣，股東不必有什麼才能，只要有錢可以購買股票，就能夠不勞而獲地取得股息和紅利。他所擁有的股票越多——並用不着有較多的才能——他所得的股息和紅利就越多。這一事實就已很顯明地示明出：資產與才能，是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了！

而且，資產是可以遺傳的，一個資本家養了一個白癡的兒子，若這資本家死了，這白癡的兒子因得到父親底遺產，立即成爲一個富有財產的人。這種現象，在現制度之下，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正則的現象。梁教授可以爭辯着說：『沒有聰明才力的人雖然能僥倖得到資產，但是他的資產終于是要消散的』。正是，在股分有限公司這種制度之下，股東不必負經營公司的事務之責任，故不論股東是白癡的抑是天才的，只要他擁有股票，就有權利取得股息和紅利。所以，假使他是白癡的，他底資產也並不一定是要消散的。這一事實也很顯明地示明出：有資產的人並不是有聰明才力的人。

梁教授對於這種事實，是不能否認的。所以他不得不說：『資產成爲制度以後，往往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不一定就是聰明才力過人者，貧者也不一定是聰明才力

不如人者，這種人爲的不公平的現象是有的。」

然而，梁教授還是強辯着，說道：『真有聰明才力的人雖然暫時忍受貧者，但是不會長久埋沒的，終久必定可以贏得相當資產。』這種強辯，不過只表示梁教授的淺薄和無智，表白梁教授完全不懂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是怎樣一個社會而已。看梁教授的這篇大文，實使人嘔吐，使人不敢領教大學教授這個榮銜。

在資產制度之下，富的並不是有聰明才力的，貧的並不是沒有聰明才力的；故推翻了資產制度，只消滅富人，而並不消滅有聰明才力的人；反之，資產制度被推翻之後，那些從前困於貧窮但具有聰明才力的人現在都有充分發展之機會；故，要擁護文明，便要推翻資產制度！

5

資產制度被推翻之後，那時的文明是不是和資產社會的文明一樣的呢？

我底答案：否！資產制度下的文明，是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制度被推翻之後的文明，是無產階級的文明——若從『無產階級』這一名辭的原文 Proletariat 用中文音譯出來，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無產階級的文明也可以

稱為普羅列塔利亞的文明。

梁教授是不承認普羅列塔利亞的文明有成立的可能！因為梁教授從韋白斯特大字典查出了：「一個屬於「普羅列塔利亞」的人就是「國家裏最下級的國民，他是沒有資產的，他向國家服務只是靠了生孩子」。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只會生孩子的階級！」

這一段話，竟出之於梁教授之口，真使我不得不疑問到梁教授是故意開玩笑呢？抑是對社會科學真無識到這個地步呢？

無產階級是國家裏只會生孩子的階級嗎？梁教授，你每天所吃的飯，穿的衣，住的房子，看的書，寫的稿紙，是不是無產階級所製成的？說得再淺近一點，梁教授底名文是不是無產階級排印出來的！？老實說，假如無產階級真是只會生孩子的階級，梁教授現在自己就要忙着織自己所要穿的衣，種着自己所要吃的米，及製造着自己所要用的種種東西，一定不會吃飽飯而講廢話了！

無產階級會生孩子；這是事實。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會生孩子，這也是事實。但無產階級除了生孩子之外，尚負生產全社會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資產階級所用的奢侈品之責任！一切的明文底物質基礎，都是建築在無產階

級底勞働之上！這也是一極明顯的事實。梁教授說：至少在羅馬時代的無產階級是只會生孩子的階級。我問問梁教授說：梁教授是否研究過羅馬史？

梁教授的廢話，並不能掩沒事實。無產階級是一個生產的階級。在資產制度下，過度的勞働，窮苦的生活，使他們沒有機會充分發展其才能。若資產制度被推翻，掠奪就消滅，無產階級就能把勞働時間縮短至必要的勞働時間，機器之無限制地採用，使生產力增進，因而必要勞働時間極短，每一個人每天除做極短的必要的勞働——生產勞働——之外，尚有許多時間可以研究學問。無產階級一定能建立無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文明，是佔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底專有品，而無產階級的文明是佔人口絕對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所共享的文明，而且，當無產階級完成其歷史的任務之時，資產階級已完全消滅，全人類已沒有階級的區別，無產階級的文明成爲全人類的文明。這是文明底歷史之新的一頁！

6

梁教授在這一篇文章底第一節中，還有許多沒有一點道理的廢話。例如：『經濟是決定生活的最要緊的原素之

一，但是人類的生活並不是到處都受經濟的支配，資本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無產者也常常自有他的樂趣』。

又例如：『無產者本來並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於富有同情心而又態度偏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

再例如：『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爭鬥的手段』。

這些廢話，都是不值得去駁的。而且這些廢話，都與我所要討論的題目沒有多大關係。所以，我對於這些廢話，恕不加以批判。我想：讀者若要知道現在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底代言人的大學教授底學識程度，無妨在茶餘飯後讀一讀梁教授底這一篇文章。

7

我底總結論是：文明並不是建築於資產制度之上；故梁教授之『有了資產然後才有文明』『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要擁護文明便要擁護資產』這種主張，在理論上並不能成立，在實際上也違背了事實。

一九三〇年一月卅一日，

編後小話

編者

這一月是中國民族受帝國主義剝奪掠劫最激烈的紀念
之月，同時也是民族解放運動開始偉大的爆發的紀念月。
我們在此回顧往事，熟視目前的情狀，更覺到我們未死者責
任底重大！現在不僅帝國主義更在加緊剝奪我們中國民族，
而且軍閥地主豪紳資產的黑漆一團，變其形態，巧立名目
地天天在欺騙民衆，防止民衆之自覺。他們一方面在帝國
主義操縱驅使之下，繼續其破壞中國的軍閥戰爭，他方面
用欺騙手段及恐怖手段來蒙混並鎮壓廣大的民衆之革命鬥
爭。不徹底地推翻這個反動政權，中國民族是永久不能得

到解放的！革命的民衆，毫無疑問地應當繼續「五四」運動及「五卅」鬥爭之革命的精神，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起來打倒一切新舊軍閥的勢力，扯碎改良欺騙的假面。

我們在這一期上，因此特別發表關於軍閥混戰之真實原因及驅露阻碍革命的改組派運動之醜態，使真正的革命民衆，得知怎樣方能制止軍閥混戰之正確的方向和認識誰真是革命的隊伍。希望我們的讀者把這一觀點傳播到各自的社會層去，使我們的影響圈可以擴大開去。這時候，我們恰巧接到了『軍閥混戰成績一覽』的來稿，我們很歡喜地登在這裏。

到這一期為止，我們這只開航到革命爭鬪的大爆發地去的戰艦，總算在狂風險浪之中繼續航行了半年。自然，這不是什麼可以安慰的成績，也不是以此就可滿足的。不過，我們相信這一航行是有些貢獻給讀者了的。這期以後，我們當更運用過去的經驗，來充實本誌的內容，發揮本誌底主張。希望讀者們之不斷的鞭策與同情的聲援！

讀者底踴躍的投稿——通信，批評，驅露等類文章——是被期待着！

一九三〇·五·五節編者

藝術劇社爲反抗無理被抄封， 逮捕告上海民衆書

藝術劇社於四月廿八日被上海特別市公安局無理抄封
了！

親愛的民衆們！藝術劇社，只是在公演中和諸位見面
兩次，在意識上，給了諸君一個深刻的認識，蒙社會上給
我們以十二分的同情和愛護；現在被統治者橫加摧殘了，
當然這是我們痛心的，同時也是親愛的民衆們所引爲莫大
失望的！——親愛的民衆們，以前得了你們的同情，現在
要懇請你們的援助了！

藝術劇社爲什麼要被檢查？不但檢查，並先後捕去社
員四五人，在你們愛護之下的她，受此莫大的侮辱與創

2 藝術劇社爲反抗無理被抄封，逮捕告上海民衆

傷，想是大家所引爲羞辱而不能忍受的罷！——不，諸君定能盡保護的職責而向統治階級猛力反抗的！

現在要在下面敘述當時被搜查，逮捕的經過。

那天晚上八時左右，特來警察，包探等二十餘人，前後包圍，一個個虎狼似的手持兇器，在屋內強加檢查，結果，搜出了些演劇用的破衣服，草帽等，他們說這些東西是預備化裝到工廠裏去的。當時有社員某君特請來黃包車夫一人搬運行李，被他們認爲糾集工人開會。還有假子彈兩粒與學徒軍裝，都是二次公演“西線無戰事”時在學校裏借來的，破衣帽及草鞋等都是公演『炭坑夫』『阿珍』等劇所需要的化裝道具。他們那走狗們毫無常識，指鹿爲馬，信口開河，真是可笑可恥！

黃包車夫因爲搬行李進了室門，難道勞働者一進室內便犯了烏法律麼？室內向有好些襯衣，長衫，和服等，他們都任意拿去，這是他們執行烏法律的警察們所應有的搶劫行爲麼？

這些都是充分地表現統治階級在革命高潮快要到來而本身快要崩潰時，爲了企圖苟延殘喘，便對民衆們加以非理的壓迫！

親愛的民衆們！這決不是藝術劇社單純的問題，而是

整個的革命鬥爭問題。我們隨時隨地都沒有分毫自由，層層的壓迫早就迫得我們沒有退縮的餘地了。藝術劇社爲革命的鬥爭而犧牲了，同樣將有別的集團會遭受野蠻的搜查逮捕是意中的事。

現在我們已準備聯合上海各革命團體起來反抗。對於這樣殘暴的統治階級，不僅要抗議，並且要集中我們革命的力量來消滅他們！只有消滅他們，才有我們的出路！

但是親愛的諸君！我們單獨的力量是薄弱的，聲援我們的團體雖不少，要做大的鬭爭，必須要有大的力量，所以要希望你們用全力來幫助我們，給我們以文字上行動上極大的聲援！集中我們的力量，向敵人殺去！我們的口號是。

反對無理的抄封！

反對無理逮捕社友！

反對摧殘戲劇運動！

藝術劇社啓

爲藝術劇社被封事告國人

敬愛的諸父老兄弟們：

文化是促進社會的進化的。

戲劇運動是文化的一分野。

在現社會中，戲劇在他的種種特質上，尤其是切要的一種文化運動。

關心社會進化的人，決不會任意地摧殘文化運動和文化機關的。

一部古今的歷史，便是我們的明證。

我們的戲劇聯合會，爲推進社會的進展，完成新興戲劇的任務起見，已於上月以在滬的十三個劇團正式的成立。

會員的一份子『藝術劇社』在牠兩次的公演，雖沒有多大的對於社會貢獻，我們很可以證明他是一個有力的新興劇團了。他們所演的戲劇也大體爲各先進國屢演不一演之劇，態度頗爲平正。我們是正希望他蓬勃的進展，可是在四月廿八日的下午，突然地被當局的檢束，並捕了同志五人，還將做戲用的假子彈舊軍服作爲反動的證據……。將社內連紙屑都拿去一空。（上海日日新聞）

據說在室內還有傳單。但是在現在的社會中，一個公開的地方，還難保沒有這樣的事。如在滬大中各校也常有這樣的事件發生。當局不能據此對於整個文化運動機關漫以種種罪名，橫加摧折乃至於封閉該社後當局尙繼續逮捕社員。一若非將此新生藝術之花連根拔出不可者。『從來免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是戲劇運動的人豈能默爾傍觀，我們應以滿腔之同情與正義感，反抗當局對文化運動之虐殺。』

我們要得到文化運動的自由！

我們要得到戲劇運動的自由！

戲劇運動聯合會